

物猶如此

清·徐鶴子編述





善導大師
彌陀化身
創淨土宗
楷定古今
本願稱名
凡夫入報
平生業成
現生不退



善導大師畫像

目錄

《物猶如此》重排流通序	25
孝友鑑第一	31
一、孝象	31
二、猿拔母箭	31
三、猿抱母皮死	32
四、犢吞刀	32
五、犢藏刀	33
六、犢銜刀	34
七、孝牛塚	35
八、犢排戶	36
九、羔臥刀	36
十、東莞五乳犬	37
十一、孝義犬	38
十二、犬哺母	39
十三、都押衙犬子	40
十四、稚犬斃虎	40

十五、三孝犬	41
十六、犬瘞母骨	41
十七、李學士宅孝貓	42
十八、烏反哺	43
十九、長興孝鵝塚	43
二〇、蝙蝠識母氣	44
二一、同母牛	45
二二、犬痛同懷	46
二三、羽聲合刻	46
二四、舁無足蟹過斷	47

忠義鑑第二 49

一、明皇象	49
二、元駕象	49
三、象擊賊	50
四、定南公	51
五、粵中戰象	52
六、昭宗猿	52
七、龍泉白馬墓	53

八、陳都督馬	53
九、河北駿馬	54
十、蜀藩白驪	54
十一、二犬助戰	55
十二、崖山鵬	56
十三、眾鳥赴火	57
十四、群蜂投江三日	57
【附錄】	57
十五、南坡義猴傳	59
十六、安福猴	60
十七、白塔山猴	61
十八、瑞昌門外義猴	61
十九、忽雷駁	62
二〇、陳平章馬	62
二一、畢將軍戰馬	63
二二、克勒	64
二三、張行人義驪	64
二四、姚氏二犬	65

二五、金絲犬	66
二六、犬殉主	66
二七、黑兒像贊	67

貞烈鑑第三 68

一、比翼鳳	68
二、許氏園鶴	68
三、聞鶴墮淚	69
四、孤鶴哀鳴	70
五、石鶴夜啼	70
六、鴛鴦悲鳴	71
七、柳家燕	71
八、報恩寺鸛	72
九、雌鸛表貞	72
十、鸞睹影悲絕	73
十一、揚州署青鸞	74
十二、鴛鴦投沸湯	74
十三、烈燕投河	75
十四、燕塚	75

十五、鴈邱	76
十六、雙鴈樓	77
十七、鴈憤偕死	78
十八、鎮江隨舟鴈	79
十九、民舍鴈	79
二〇、銃落鳩	80
二一、衛衙鸛	81
二二、高郵烈鸛碑	81
二三、華亭鸛	82
二四、鴿鬥死	82
二五、相思鳥	83
二六、鄱陽烈雞	84
二七、顏氏鵝	84

慈愛鑑第四 86

一、鹿慟子腸斷	86
二、鹿胎草	87
三、孕鹿哀跪	87
四、鹿母悲鳴	88

五、塵愛子	88
六、覓母隨號	89
七、象泣子	89
八、猿乞子	90
九、猿號追子	91
十、猿遺乳	91
十一、猿垂死乳子	92
十二、老猿悼子	92
十三、猿哀子不食	93
十四、聞牛鳴	93
十五、羊慟羔自躑	94
十六、羊乞產後死	95
十七、溺女感化	96
十八、犬埋子骨	96
十九、豚媼哭聲	97
二〇、狙指腹	98
二一、鼠狼救子	99
二二、鶴自拔髦	99
二三、燕痛雛墜	100

二四、慈鶯一	101
二五、慈鶯二	101
二六、免母鸛悲傷	102
二七、鳥帶箭餵雛	103
二八、黃衣女乞兒命	104
二九、雞囑兒女	104

【附錄】	105
-------------	------------

三〇、雙鯉救子	106
三一、鱖護子	107
三二、魚乳	108
三三、魚為子貸命	108
三四、虫敦 虫禺堡茆	109

恤孤鑑第五	110
--------------	------------

一、鬥穀於菟	110
二、虎憐孤苦	111
三、狐衛小鴛鴦	111
四、犬哺貓	112

五、李氏貓	112
六、貓代乳	113
七、鳥覆棄嬰	113
八、百鳥飼杜鵑	114
九、鵲替哺	114
十、來鶴寺鸛	115
十一、慈雞說	115
十二、雞翼雛	116
十三、鵝護雛	117
十四、仁魚	117
十五、蛛留一絲	118

脊舊鑑第六 119

一、義鹿塚	119
二、象悼亡	119
三、能仁寺猴	120
四、東峰雙猿	121
五、蜀烏猿	121
六、巧哥捷兒	122

七、詩送野賓	123
八、果然	124
九、犬戀主	125
十、貓戀主	126
十一、白香山鶴	126
十二、陳州鶴	127
十三、三燕殉墓	128
十四、蠟丸如故	128
十五、鴻贖婦	129
十六、景州雁	130
十七、隴山鸚鵡一	131
十八、隴山鸚鵡二	132
十九、滇南二鸚鵡	132
二〇、韓通判鸚鵡	133
二一、郎無恙否	133
二二、秦吉了	134
二三、李氏鳩	134
二四、徑山寺雞塚	135
二五、烏郎蒼女	136

二六、覓偶而來	137
---------	-----

踐信鑑第七	138
--------------	------------

一、申州虎	138
-------	-----

二、虎赴西關約	139
---------	-----

三、黃耳塚	141
-------	-----

四、圍城犬負米	142
---------	-----

五、博羅犬	143
-------	-----

六、鶴寄詩	143
-------	-----

七、燕寄詩	144
-------	-----

八、雁繫書	145
-------	-----

九、飛奴	146
------	-----

十、真定鵠	146
-------	-----

十一、五時雞	147
--------	-----

十二、潮雞	147
-------	-----

十三、飛魚失書	147
---------	-----

守廉鑑第八	149
--------------	------------

一、周藩馴虎	149
--------	-----

二、豹廉	149
三、浯溪白驢	150
四、芮氏犬	150
五、陸氏犬	151
六、丹穴鳳	152
七、禽避食卵	152
八、審山鶴	153
九、池上鳴鶴	153
十、介鳥	155
十一、黃山白鵬	155
十二、越王鳥	156
十三、信天緣	156
十四、烏蛇食花氣	157
十五、蟬五德	157

翼善鑑第九 **159**

一、鹿繞墳鳴	159
二、群鹿感孝	159
三、虎避孝子	160

四、虎釋孝女	160
五、虎守忠義屍	161
六、善士義虎墓	162
七、虎護高士廬	163
八、義虎傳	164
九、三馬驚逸	166
十、牛助孝子	166
十一、群鳥銜土	167
十二、群鳥集舍	168
十三、庭鳥哀泣	168
十四、仁鳥蔽樹	168
十五、日南雙鴈	169
十六、神鷹	169
十七、龜負孝子	170
十八、龜負閣	171
十九、龜銜樹	171

救難鑑第十 **173**

一、義虎橋	173
-------	-----

二、孫堅馬	174
三、苻堅馬	174
四、馬躍水援主	175
五、向生騾	175
六、牛鬥虎	176
七、牛鬥盜	177
八、伏波灘犬	177
九、義靈	179
十、平望鎮犬	180
【附錄】	180
十一、楊褒犬	182
十二、犬救溺	182
十三、犬救火一	183
十四、犬救火二	183
十五、犬救火三	184
十六、犬咋虎	185
十七、犬斃蛇一	185
十八、犬斃蛇二	186

十九、燕侶營巢	186
二〇、鸚鵡救火	187
二一、畫眉警盜	188
二二、鸛吞蛇	188
二三、龜濟將軍	189
二四、巨魚救商	190
二五、鱔救火傷	190
【附錄】	191
二六、仁蜂	191
二七、蟻齧械	192
酬德鑑第十一	194
一、鹿報恩一	194
二、鹿報恩二	195
三、鹿報恩三	195
四、華容象	196
五、虎助祭	196
六、虎送新婦	197

七、病馬報恩	197
八、鄔氏犬	198
九、蕪湖犬	199
十、龕中犬	200
十一、閤者犬	200
十二、母犬投兔	201
十三、獺賄	202
十四、鼠薦卷	202
【附錄】	203
十五、鼠捧珠	203
十六、鶴銜珠一	204
十七、鶴銜珠二	204
十八、夢雉拜	205
十九、雀銜環	205
二〇、雀獲盜	206
【附錄】	206
二一、黿報恩一	207
二二、黿報恩二	209

二三、龜報恩三	210
二四、白魚書	210
二五、龍宮方	211
二六、龜引路	212
二七、龜授方	213
二八、禹門鯉	213
二九、鯉報延齡	214
三〇、放鯉增紀	215
三一、鯉負舟	215
三二、群魚解毒	216
三三、定風珠	217
三四、蟻入闥	217

雪冤鑑第十二	219
---------------	------------

一、毗陵猴	219
二、金華猴	220
三、馬俞復仇	220
四、牛報兩世仇	221
五、牛白冤	222

六、牛報怨	223
七、犬斷仇頭	224
八、犬殺狄靈慶	225
九、寺僧犬	225
十、崔仲文犬	226
十一、武林犬	226
十二、太原客犬	227
十三、西華門外犬	229
十四、范翊犬	230
十五、犬魂白冤一	230
十六、犬魂白冤二	231
十七、豬道人	232
十八、大鳥助鶴	233
十九、小鳥助鶴一	234
二〇、小鳥助鶴二	235
二一、鴉集鈴索	235
二二、盱眙鴉	236
二三、綠衣使者	237
二四、鵲銜草衣	237

二五、鳥銜誣牒	238
二六、高平縣雞	238
二七、龜訴客冤	239
二八、丹陽蛙	240

【附錄】	240
-------------	------------

二九、蝌蚪呼冤	241
三〇、百獅池蟹	241
三一、蠅集筆端	242

知幾鑑第十三	244
---------------	------------

一、荊州馬	244
二、慕容廆馬	244
三、陸糧長馬	245
四、牛前知	246
五、鄭韶犬	248
六、劉都督犬	249
七、秦氏犬	249
八、潞安犬	250

九、分水犬	251
十、靈貓覆酒	252
十一、燕培城	253
十二、鸛留箋	253
十三、蛤知不第	254

通慧鑑第十四	255
---------------	------------

一、天狐指竅	255
二、豬得舍利	256
三、豬修行	257
四、鼠聽經	258
五、念佛鳥	259
六、佛現鳥	259
七、鶴檢書	260
八、鸚鵡警夢	260
九、鸚鵡念經一	260
十、鸚鵡念經二	261
十一、鸚鵡念佛一	262
十二、鸚鵡念佛二	263

十三、鸚鵡念佛三	263
十四、鴈鵠念佛一	264
十五、鴈鵠念佛二	265
十六、雞念佛立化	265
十七、明宇寺雞	266
十八、鵝聽經一	267
十九、鵝聽經二	267
二〇、鵝聽經三	268
二一、鵝聽經四	268
二二、魚知經數	269
二三、萬魚念佛一	269
二四、萬魚念佛二	270
二五、萬魚頂經	270
二六、萬螺還經	271
【附錄】	272
二七、蜘蛛龕	273
二八、蜘蛛塔	273
二九、蜈蚣聽說法	274

《物猶如此》重排流通序

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皆當作佛。佛視一切眾生皆是佛，故《梵網經》云：「我是已成佛，汝是未成佛，若能如是信，戒品已具足。」以能信自己是未成之佛，必定要改惡修善，發自利利他之大菩提心，以期斷盡煩惱，親證即心本具之真如佛性。能信一切六道眾生是未成之佛，必定要極力勸導，互相維持於同類，決無相爭相殺之惡作。必定要戒殺護生，大設方便於異類，決無食彼益我之慘心。人由不知自己與一切眾生皆是未成之佛，故不惜殺人盈城盈野以相爭，與殺彼之身，以期悅我之口腹也。

世人殺生，習以為常，大小事體，皆須行殺。祭神、祀祖、養親、待客，無肉則不能為禮。以極苦極慘之事加諸物，用表我之誠懇孝敬。在迷情邊論，則尚有可取，在實際上論，則大為可憐也。以一切眾生，從無始來，輪迴六道，互為父母、兄弟、妻子、眷屬，互生。互為怨家對頭，循環報復，互殺。佛於諸大乘經中，屢為勸誡，而見聞者少，即得見聞，而信受奉行者更少。於是佛以大慈，現諸異類，供人殺食，既殺之後，現諸異相，俾一切人，知是佛現，冀弭殺劫，以安眾生。如蛤蜊、蚌殼、牛腰、羊蹄、豬齒、鰾腹，皆有佛棲，驚人耳目，息世殺機，載籍所記，何能備述。未殺之前，均謂是畜，既殺之後，方知是佛。是知殺生，不異殺佛，即非佛現，亦未來佛。殺而食之，罪逾海嶽，急宜痛戒，庶可解脫。

須知人物雖異，靈蠢互形，蠢人識暗，靈物智明。五倫八德，固不讓人，其誠摯處，比人更深。敢以我強，殺食其肉，致令未來，常受人食。歷觀史籍，自古及今，凡利人利物者，子孫必定賢善發達。凡害人害物者，子孫必定庸劣滅絕。故孔子之贊《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餘慶餘殃者，正慶正殃之盈餘也。正慶正殃，乃積善積不善之本人，受於來生後世，比餘慶餘殃，當超過百千萬億倍焉。人若知此，斷不肯以一時之小快愉，致永受大禍害於無窮也。

清嘉、道間，江西廣豐，徐太史謙，字白舫，隱居著書，以期覺世牖民。志切戒殺，博覽群書，凡物類之懿德懿行，輯為一書，分孝友、忠義、貞烈、慈愛、恤孤、眷舊、踐信、守廉、翼善、救難、酬德、雪冤、知幾、通慧，十四鑑，而名其書為《物猶如此》。蓋欲見者聞者，咸皆發起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體天地好生之德，不戕異類。推吾儒胞與之懷，普庇群生。念彼物類，尚有如此種種懿行，而吾人以六尺之身，與天地並立為三，稱為三才，又復受聖賢之經書教誨。若不以繼往開來，贊天地之化育，仁民愛物，慰天地之慈心。則不但有負於天地聖賢教育之深恩，且大有愧於飛走潛泳之異類也。興言及此，宜如何孝親、敬兄、忠主、盡義，以敦五倫而行八德也。宜如何博愛普濟，以實行一視同仁之大道也。宜如何克己修持，以期無忝所生，不為天地鬼神所鄙棄，不為一切物類所輕藐也。

徐公人品極淳，學問極博。惜宿世善根種得不清，現生亦未親近明眼善知識，致於佛法、外道，邪正真偽，不能分別。故所著《海南一勺》中，以外道偽造之《心經》中卷、下卷，下卷有二種，此三種偽造之經，與真正佛說之《心經》，並收同列，一體同尊，無所軒輊。此種處，有令不知佛法之人以邪為正、以偽為真，令諸外道，以正為邪、以真為偽之弊。此書前十三鑑，唯論倫常，或無不當。第十四「通慧鑑」中之批，難免有邪正不分之失，閱者幸詳察焉。

福建永春李俊承，法名慧覺，多年經商南洋星洲。以次子宜宗之病，匯洋一千六百圓，祈光印送挽回劫運，糾正世道人心，戒殺護生等經書。光以世道人心，愈趨愈下者，由於宋儒破斥因果輪迴，謂為佛以此騙愚夫婦奉彼教耳，實無其事。由是善無以勸，惡無以懲，以馴至於殺父殺母，共妻共產，互相殘殺，莫之能止。欲挽殺劫，宜從戒殺生起。戒殺之書甚多，其感人心而息殺機者，此書可推第一。以物類尚能有此各種懿行，有人心者，何敢恣意殺食乎？序中又為發明吾與物類，皆是未成之佛。佛欲弭世殺劫，不惜現身異類，亦受人殺，既殺而知為佛現。知好歹者，當不敢仍舊恣意殺食，以自貽伊戚也。此書雖不言戒殺，實為戒殺之冠，以其振聵發聵，令人觀感興起，各自思曰：「物猶如此，人何讓彼？」極力敦行，期無愧恥。自茲勉盡天職，生不為行肉走屍，力修淨行，死則直往極樂世

界。將見禮讓興而兵戈息，天下太平。正智開而邪執消，佛化廣布。因令重排，儘彼之款以印送之，俾見聞者，悉得作人作佛之軌範焉。

民國二十五年，丙子季春，常慚愧僧釋印光謹撰。

《物猶如此》重刊序 此由上海道德書局刊布時作

《物猶如此》一書，為吾邑徐太史白舫晚年所編。太史諱謙，別署鶴子，清庶吉士。性耽善籍，生平刊以行世者，約六十餘種。沈文肅公，稱其博大精深，集善書之大成，非過譽也。是書搜羅富，徵引切，採擇精，體例嚴。分案并言外，各加詩箋，以宣其蘊。即所謂「借他對面菱花鏡，各自澄觀自諦思」，用心於覺世牖民者，重以周矣。

閒嘗論之，人自二五凝成以來，賦此虛靈不昧之良，莫不具有正性。及其知誘物化，本真旋失，名雖為人，實無異於禽獸。況復倒行逆施，為禽獸所不為者，又不知凡幾。蓋一點虛靈，被六根遮隔，擺脫不開，而正覺不現，並禽獸有不如矣。佛氏有言：「蠢動含靈，皆有佛性。」編內自「孝友」迄「通慧」，凡十四鑑，以物為鑑，較以古為鑑，尤深切。蓋物得氣之偏，尚知止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乎？

余夙嗜此書，喜其花樣翻新，足資借鏡，勝他善籍感人深。往歲友人顧沛琦補版，經余一再校對。乙亥春，太原寒世子有志重刊，郵書索序於兒

子鐘時，時轉稟於余。余欣然起曰：「有是哉！寒世子之樂善不倦也，洵與余心同理同，志同道同，是即大善知識也。三生片石，善緣久締，豈必謀面為相識，而未謀面為不相識耶！」

記曰：「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今寒世子繼太史之志，而為之排印。行見麻沙廣播，太史之墨瀋筆花，悉化為祥雲甘露，灑遍大千，挽頽風而弭浩劫，胥於是乎在。而寒世子善念之纏綿，善機之洋溢，善量之廣大宏深，益無量無邊矣。嗚呼！世人好閱說部，曷若案頭置此一書，自己朝夕熟玩而憬悟也？世人每積資財以貽子孫，曷若授此一書，令子孫熟記而憬悟也。真常之道，悟者自得，及早猛省，毋令物類笑人。耿耿此心，質之寒世子將毋同。時

中華民國二十有四年，歲次乙亥，花朝日，江西廣豐叔榮林熙恩沐手謹撰。《物猶如此》刊竣漫書簡端十首 江西廣豐白舫徐謙，時年八十有一

性善人為萬物靈，如何讓物獨惺惺。新翻花樣拈公案，別有傷心老淚零。

不乏完人史冊間，貞廉忠孝考班班。塵封可惜拋高閣，都道青天何處攀。

且莫驚奇且莫疑，從來萬物聖人師。借他對面菱花鏡，各自澄觀自諦思。

去來六道浩無涯，改換皮毛片念差。不朽靈根生意盎，淤泥中綻白蓮花。

軀殼雖殊性不殊，天光靈炯現真吾。渾侖無物無人始，一個團團太極圖。

不邀福報不邀名，只竭當前徑寸誠。此是乾坤浩然氣，千秋掩卷尚移情。

聞風起懦志軒昂，道在天倫日用常。通慧終篇寄深意，齊開法眼認家鄉。

未曾聞見等恒沙，會意何勞載五車。先我同心無限淚，漫將博物擬張華。

子雲老矣愧雕蟲，三百詩成感慨中。安得琵琶聲裂帛，不同低唱綠楊風。

世情厭故喜聞新，貴物何嘗薄待人。但願人人心轉善，普天孝子與忠臣。

孝友鑑第一

(二十四案)

孰無父母，孰無兄弟。猗嗟物兮，孝友如是。
歌者傷心，聞者隕涕。輯孝友。

一、孝象

劉時用言：見一老象將死，其子取草飼之，已不能食，則運鼻周拭其身，雙淚如雨。及母死，子泣躍而仆。

鶴子曰：一腔血淚，滴滴從心坎流出。昊天罔極，何處想起，真覺滄海無盡，血淚亦無盡也。

詩曰：乾陀萬里斷歸魂，運鼻周身半淚痕；
血乳三年《說文》：象，一乳三年。勞苦甚，何能寸草報深恩。

出《矩齋雜記》

二、猿拔母箭

鄧芝，射中猿母，見猿子為母拔箭，吮其血，以木葉塞瘡口，悲哀不已。
芝投弩而歎曰：「山獸猶哀母，人可不如猿耶？吾從今不獵矣。」

詩曰：拾橡攀蘿不暫離，弓聲霹靂黑風馳；箭鋒洞處君休喜，看取猿兒吮血時。

出《聖師錄》

三、猿抱母皮死

吉州有捕猿者，殺其母，以皮並其子賣之龍泉蕭氏。示以母皮，子抱皮跳躑立斃。蕭氏子為作〈孝猿傳〉。

鶴子曰：殺其母，而以皮示其子，不知是何肺腸？傷天地之和，觸鬼神之怒，莫此為甚。

詩曰：孤影空庭落月淒，前宵猶傍白雲棲；驚心瞥見魂銷盡，覓母黃泉掩面啼。

出《聖師錄》

四、犢吞刀

流陽縣王屠，鼓刀解牛為業。買子母牛二，先擬縛宰其母，磨厲以須。適有叩門者，置刀而出。犢乘間銜刀，至鄰舍孫老家，觸門以角。孫故業農，出見犢口有刀，吞之猶餘其半，須臾吞畢，對之哀號。方驚異間，屠

以不見犢與刀，尾之來。孫問之，乃知犢之吞刀，蓋不忍其母之就死也。問原值，加倍買之，解母牛縛，牽以來。犢見而號，號而跪，母牛亦臥而舐其首至尾。孫意謂犢無生理矣，數日竟無恙。後牯牛力田數年，犢亦力田二十餘年，至孫老之子而後死。死後有聞吞刀之異者，剖腹視之，屠刀在腹胃間，有厚皮包之，如新鋸之括於囊橐焉。

柳崖子曰：傳有犢為其母潛埋屠刀事，近世吾鄉王雅村，亦聞有之。此之吞刀，其情更慘。依依孫老家，力田至死，可謂母子不孤恩矣。

鶴子曰：驚天動地事，僅見此犢。我讀此案，始而咋舌，既而斂容，既而墮淚，既而起舞。

詩曰：吞刀鑿鑿莫疑虛，叩角獨尋孫老廬；子母乍逢仰天慟，一時狂喜更何如。

出《柳崖外編》

五、犢藏刀

雲南安寧州趙屠，宰一母牛，既縛矣，入室取桶。其犢在旁，遽銜刀石隙。屠覓刀不得，鄰人告其故，屠不信，取刀置原處，隔窗視之，見其犢

如前所為。趙大悲悔，遂入華山為道士，日叩神懺悔。養此二牛二十年，死而瘞之。

鶴子曰：此與送羊母子入寺之安屠，皆能發勇猛心，放下屠刀者，《寒山子詩》所云「蓮花生沸湯」也。

詩曰：刀頭轉瞬血飛紅，小犢銜刀計已窮；二十年間隨母飯，華山消受好松風。

出《同生錄二編》

六、犢銜刀

嘉靖乙卯，胡撫鎮賢，統兵禦倭。過臨山，小憩樹下，見屠兒將椎一牛。一犢尚隨乳，私銜利刃至車溝內，以蹄踏沒泥中，屠遍索不獲。胡語其故，後沒於陣。

鶴子曰：藏刀石隙，而母幸生。埋刃車溝，而母竟死。犢之救母一也，而有幸有不幸，豈非數之前定哉？然孝心耿耿，流傳至今，何嘗磨滅。

詩曰：藏刀深密畏人知，此境此情良可悲；底事旁觀喜饒舌，累他母子永分離。

七、孝牛塚

金谿前參政漆尉山，為余言：邑南四十里，地名九都，田家姓黎者畜一子母牛。子齒剛半歲，七月間，田家縛乳牛於家，駕母牛耕隴上。耕畢，放牛牧洲渚。日亭午，風雨晦冥，雷電交作，牛忽為霹靂所擊。田家招集隴上人，委斃牛於河。歸見乳牛臥圈中，憐而嘆息曰：「若母已為雷擊死於某隴上洲渚矣。」乳牛遽起，悲鳴不已。次日，黎放牧他所，去洲渚猶里許，即騰躍奔至其母被擊處，躑躅號啕，不飲不食，屢逐不起。既而鞭之歸，歸則脫韁逸去。偵之，則復繞哭前處，一晝夜不絕聲，撞地頭破而死。鄉人哀其孝，瘞於死所，封其墓，表曰「孝牛塚」，至今尚存。此順治丙申七月事。

鶴子曰：一乳牛耳，而能傷慟其母如此，且傷慟而竟能以身殉母死如此

詩曰：膝下初離盼未歸，昨宵含乳夢依依；英靈尋母河洲遍，怒蹴寒濤十丈飛。

八、犢排戶

桐廬人，畜一牯一犢，同日鬻之。農者取犢，屠者取牯，並驅出門。屠引牯渡溪，入其家。犢立溪外，引首長鳴，農鞭之不動，促之行，每數步必回顧。越複嶺，穿支徑，至田家，置之欄中。屠夜具湯鑊，旦將烹牯，聞戶外牛鳴甚急，牯應之亦急。屠起視之，則農向所買犢也，排戶而入，跳依母旁，牯亦連舐其頸。屠雖悍忍，惕然動心，反湯滅火而寢。農失犢所在，求之數日，遇屠具言其事，相與嘆息，農並以原值贖牯而去。

李斯義曰：子鳴母應，情何眷戀。排戶而入，情何急切。讀此令人惻惻。

詩曰：犢來已不望生還，幸母全軀返故山；迢遞屠門溪隔斷，夜深誰引叩柴關。

出《警心錄》

九、羔臥刀

邠州屠者安姓，家有牝羊並羔。一日，欲刳其母，縛上架之次，其羔忽向安雙跪前膝，兩目涕零。安驚異良久，置刀於地，去喚一童稚，共事刳宰。及回，遽失刀，乃為羔口銜之，置牆陰下，而臥其上。安疑為鄰人竊，

忽轉身趯起羔兒，見刀在腹下，遂頓悟，即解下母羊，與羔並送僧寺乞長生。自身尋捨妻孥，投寺內竺大師為僧，名守思。

鶴子曰：霜鐘一杵，大眾試靜思，此羔瞥見縛母時，若何心碎；跪屠時，若何血迸；臥刀時，若何膽戰；隨母入寺時，若何足蹈。孝哉羔乎！毅哉屠乎！

詩曰：殺機一動幾時休，羔跪屠前枉淚流；轉眼擘開生死路，何人刀下肯回頭。

出《同生錄二編》

十、東莞五乳犬

孝犬，廣東東莞縣隱士陳恭尹家牝犬子也。牝犬色白而尾駢，四足皆黑。恭尹痛父死國難，矢志不進取，隱居山中，以吟飲自縱，不與時人通。此犬隨恭尹，未嘗須臾離。每出，則犬先行數百步，若以為導者。遇豺狼蛇虎，則亟返，齧恭尹衣袂曳之還，若不使前者。恭尹悟即旋，犬又隨後離數十步，作大聲嗥，若以為衛者，以是為常。夜則於廬舍前後巡且吠，達旦不少休。數年，犬一乳五子，皆牡，既長，恭尹分贈前後左右鄰家畜，皆能司門戶不怠。初分之歲餘，母犬日往各家，視乳犬一周，若訓之勤者。有食，乳犬輒讓母犬食。乳犬既壯，母犬即不往視，而乳犬每早輒齊來恭

尹家視母犬。又數年，母犬病癰，瘦將死，乳犬日齊來，爭與母犬舐癰，遂癒。每至元旦，五乳犬輒齊來繞母犬，搖尾，若為母犬賀歲狀。後母犬死，五乳犬皆哀號不止。恭尹憫之，瘞之後山。五乳犬每早輒齊往瘞處哀號，如是者數年不輟。

蘅塘退士曰：此文當與昌黎〈董生行〉參看。

鶴子曰：元孝先生，高懷亮節，時露詩歌。迄今讀《獨漉堂集》，慷慨激烈，想見其為人。此犬托身忠義之門，得其主哉！觀其始終事主，忠矣。五子之孝，殆其母忠於所主之冥報乎。

詩曰：劫火餘生笑種瓜，仙厓衛主守煙霞；不慚獨漉堂前走，孝子鐘靈義士家。

出陳定九《孝犬傳》

十一、孝義犬

唐禁軍大校齊瓊家，畜俊犬四，常畋迴廣囿，輒飼以梁肉。其一獨填茹咽喉齒牙間以出，如隱叢薄，然後食。食已，則復至。齊竊異之，一日，令僕伺其所往，則北垣枯竇，有母存焉，老瘠疥癢，吐哺以飼。齊奇歎久之，乃命篋牝犬歸，以敗茵席之，餘餅餌飽之。犬則搖尾俯首，若懷知感。

爾後，擒奸逐狡，指顧如飛將，扈獵駕前，必獲豐賞。逾年牝死，犬加勤效。後齊卒，犬日夜嗥吠。越月，將有事於邱隴，留犬以禦奸盜。及懸棺之夕，犬獨來，足踏成坳，首叩棺見血。掩土未畢，犬亦斃。

李斯義曰：犬陰養其母，瓊愛犬而並及其母，犬益感恩。可見子之孝親，人物皆然。而瓊之恩，亦足以致犬之死。則世之不加恩養，而欲人之以死效者，亦見之左矣。

詩曰：病母銜恩豢養豐，赤心報主死生同；豈唯孝犬人間少，更有棲棲國士風。

出《聖師錄》

十二、犬哺母

詹材，德興田舍民，家貧，犬生子無食。鹿坡王氏，相距半里，求其子歸，飼以糟糠。每食竟，即掉尾返故處，嘔以哺母。至暮復然，風雨不輟。有士人為賦〈孝犬歌〉。

詩曰：敢辭風雨路艱辛，朝暮徘徊傍母身；安得家家歡菽水，白頭誰念倚閭人。

出《警心錄》

十三、都押衙犬子

秦州都押衙石從義家，有犬生數子。其一獻戎帥琅琊公，自少至長，與母相隔。及節使率大將與諸校，會獵郊原，其犬忽子母相遇於田中，忻喜之貌，殆不可狀。獵罷，各逐主歸。自是，其子逐日於使廚內竊肉，歸飼其母，至有銜其頭、肚、肩、脅，盈於衙將之家，衙中人罕有知者。

李斯義曰：母子至性，久相隔而偶相遇，其喜自倍於尋常。閱此，不覺興感而歎！

詩曰：宋鵲韓盧蹴陣雲，乍逢母子兩欣欣；何勞考叔嘗羹請，不似東方遺細君。

出《玉堂閒話》

十四、稚犬斃虎

村民趙五，其家犬生子，甫兩月，隨母行，母為虎噬。五呼集鄰里壯士，持矛逐之。稚犬奔銜虎尾，虎帶之走。犬為荊棘掛胃，皮毛殆盡，終不肯脫。虎因繫累行遲，眾追及，斃刀下。

李斯義曰：稚犬捐軀不顧，真是天性。可見天下巨奸肆虐，匹夫切齒，便可畢命。故惡不可肆，小不可欺，率皆如是。

詩曰：犬銜虎尾疾飆馳，虎怒咆哮犬不知；雪滾刀光虎頭落，孝心天亦與扶持。

出《警心錄》

十五、三孝犬

淮安城中民家有母犬，烹而食之。三子各銜母骨，抱土埋之，伏地悲鳴不絕。里人見而異之，共傳為「孝犬」云。

鶴子曰：泚潁掩親，迫不及待，想見三子悲哀含骨，蒼黃抱土時也。

詩曰：爭相銜骨妥荒隅，伏地悲號淚血枯；人子愈多親愈苦，一抔何處待青烏。

出《聖師錄》

十六、犬瘞母骨

黃琛甫，新昌人，有牝犬，為邏卒所食，棄骨屏處，其子含之瘞諸野。

李斯義曰：世有殮而不葬，待其富貴擇佳阡。因循歲月，家計蕭條，卒至欲葬而不能者，皆棄骨也。

詩曰：狺狺何事意倉皇，含骨逡巡古道旁；過客爭詢埋母處，野風吹遍土花香。

出《警心錄》

十七、李學士宅孝貓

李學士文園家，畜貓，生二子，牝牡各一。後牝死牡在，其母每臥，則必枕其子。子為所枕時，帖耳瞑目，癡若土木，蓋恐驚母臥也。或身癢，偶小轉側，母即怒齧爪裂，往往血毛絲落，子伏首順受無敢逸。如是者數年，留心察之，百不失一。母後以癩死，子哀泣嗷嗷，晝夜不絕聲，飼之不食。偶窗前有繫物繩垂下，及旦視之，貓縊其上，糾纏百結，急不可解。眾咸歎異，呼為「孝貓」。

浮槎散人曰：性真之地，原不可以施報論。顧恩勤鞠育，彼儼然人者，且有視等行路者焉。蠢茲一貓，而竟虐之不敢避，事之唯恐傷。卒之母死，而不惜以身殉也。人何求多，苟能無愧此貓，亦庶幾乎！

詩曰：絲毛雨落血涔涔，孺慕依依夢裏尋；誰謂烏員仙蛻去，片魂枕母臥花陰。

出《秋坪新語》

十八、烏反哺

慈烏曰孝烏，長則反哺其母，嘴小而白。

鶴子曰：《運斗樞》云：「烏陽烏陽，氣仁故反哺。」唯仁斯孝，天性然也。

詩曰：為雛銜食羽毛摧，雛長酬恩老漸催；愛日無多休錯度，何能反哺到泉臺。

出《禽經》

十九、長興孝鵝塚

天寶季年，長興沈氏畜母鵝，育卵而腸出以斃。其雛悲鳴不復食，啄敗薦覆母，復銜芻草列前，若祭奠狀，向天悲叫而絕。沈以為異，函而埋之，後人因呼「孝鵝塚」。

李斯義曰：一鵝雛耳，即知孝母，人於父母當何如？曾見有人飲酒食肉，嘻笑戲謔於讀《禮》時，自托高致，此必無人心者。讀此，能不愧殺？

鶴子曰：親沒如此悲切，不知親存若何依戀也。

詩曰：事死何如及事生，仰天泣血涕縱橫；為兒捨命身難贖，泉下誰聞慟母聲。

出《寰宇記》，又載《人譜類記》

二〇、蝙蝠識母氣

鮮于氏，眉州人，因合藥，礫一蝙蝠為末。及和劑，則有數枚小蝙蝠圍聚其上，目皆未開，蓋識母氣而來也。一家為之灑淚，誓後合藥不用生命，更勤於放生。藥未服，而疾旋癒。以上「孝鑑」

李斯義曰：蝙蝠識母氣而來，可見母子一氣同體，生死相關，故斷不可以生命合藥。夫傷物以救己命，即能救亦屬殘忍，況未必能救耶？憶予乙亥歲，安孺人病篤，醫家謂用全鰲和丸可救，予不許。醫暗製服，竟不瘳。夫不能救，而徒傷物命，可慨也！嗣是，凡遇炮鰲，即不為我殺，亦永不復食，以當懺悔。

鶴子曰：靜觀蝙蝠識母氣圍聚一事，不特當時盡室灑淚也，至今予讀之，亦為掩卷淚涔涔下。昔孫思邈著《千金方》，濟人廣矣，而以物命為藥，神讓其不得白日輕舉。後思邈取草木之藥，代蟲虻水蛭之命，作《千金方》三十篇，乃仙去。又華陽陶隱君，見其執役門人桓闔，先馭鶴而升。陶曰：「某行教修道，勤亦至矣，得非有過而淹留在世乎？願為訪之。」三日桓

君降，密語陶曰：「君之陰功著矣。所修《本草》，以蟲虻水蛭輩為藥，功雖及人，而害物命。以此一紀後，方署蓬萊都水監。」陶乃以草木代物命者，著《別行本草》三卷以贖過，後得道。夫以濟人為懷者，猶以戕物命而難逭天譴如此，此可悟天心好生，非厚於人而薄於物也，章章矣。

詩曰：藐孤雙睫未曾開，哪識遙尋母氣來；縷縷斷魂猶戀子，藥鐺煙外影徘徊。

出《警心錄》，又見鄭暄《昨非庵日纂》。

二一、同母牛

宣城王氏兄弟，不和協，因而析爨，猶相牴牾。兄畜牝牛產犢，鬻於戚。繼又產一犢，而牝牛死。戚復鬻犢於其弟，同兄犢置牧場中。迨晚，兩犢同宿兄欄內，弟力挽不出。自是往來迭宿，似識為同母生者。兄諭弟曰：「牛猶若是，可以人而不如獸乎？」弟感泣，友愛如初。

鶴子曰：兩犢戀戀不捨，物之性光發現處。兄弟怵怵忽動，人之性光發現處。

詩曰：愧殺操戈共室人，相傾相軋忽相親；看渠兄弟溫存意，也似姜家布被春。

二二、犬痛同懷

咸溪童鏞，家畜二犬，一白一花，共出一母。性狡獪，解人意。後白者忽目盲，不能進牢而食，主人以草藉簷外臥之。花者銜飯吐而飼之，夜則臥其旁。及白者死，埋之山麓間，犬乃朝夕往繞數匝，若拜泣狀。臥其旁，必移時而反。

鶴子曰：骨肉之恩，手足之愛。是犬，生則推食以食，沒則竭誠盡禮，洵無忝友于矣。

詩曰：釜中豆泣更燃萁，犬性纏綿乃若斯；含飯傷心黃土隔，夕陽子影下山遲。

出《建寧志》

二三、羽聲合刻

有宦閩者，攜雙鸚鵡歸江右，兩禽晨夕相依如昆季。宦者以其一贈陳子右^一嗣，韓子人穀，各得其一。陳、韓固親串，過從無間，鸚鵡時互相問「哥哥好」。未幾，陳子齋中，有異物搏鸚鵡死。陳子痛之甚，除地瘞之，又語人穀賦詩弔之。詩成，人穀持告。其家羽輒騰擲架上，曰：「哥哥死！」

哥哥死！」傷惋不勝，遂不食，越日亦蛻去。二子廣乞名詞，為之志述。江右、三吳諸詞人，皆有作。因彙為一集，顏曰《羽聲合刻》。鄧子左之為之序。物固多情如此。

鶴子曰：互相問曰「哥哥好」，說不盡別後惓戀之況。聞兇信曰「哥哥死」，說不盡當時慘裂之慟。

詩曰：同來閩嶠樂如何，誰料參商飲恨多；旅鴈分飛雲水斷，幾曾芳訊到哥哥。

出《因樹屋書影》

二四、鼻無足蟹過斷

松江幹山人沈宗正，每深秋，設斷於塘，取蟹入饌。一日，見二、三蟹相附而趨，近視之，一蟹八腕皆脫，不能行，二蟹舁以過斷。因歎曰：「人為萬物之靈，兄弟朋友有相爭相訟，至有乘人危困而擠陷之者。水族之微，乃義如此！」遂命拆斷，從茲不復嗜團臍矣。以上「友鑑」

吳長卿曰：古語以手足痿痺為不仁，非也。兄弟，手足也。兄弟而不仁，乃真痿痺也。蟹無足不能行，二蟹負之而趨。吾不知其兄弟乎？朋友乎？

然此乃真手足也。一象被傷，則群象相扶之，病則相守之，死則向南跪拜，哀鳴三匝，相與以木覆之。吾不知其兄弟乎？朋友乎？然此亦真手足也。

鶴子曰：物之真性到十分，可以動人。人之真性到十分，可以動天。

詩曰：欲行且止倩誰扶，一蟹蹒跚八腕無；安穩中流向前去，餘生相傍老菰蒲。

出《闡義》

忠義鑑第二

(二十七案)

乾坤正氣，乃鐘於物。義膽忠肝，淋漓快筆。
掩卷激昂，靈風拂拂。輯忠義。

一、明皇象

唐明皇，每賜酺御樓，引大象拜舞，動中音律。及西幸蜀，祿山驅舞象入洛陽，大宴群酋。出舞象給之曰：「此自南海奔至，以吾有天命，雖異類必拜舞。」令之舞，象皆憤怒，努目不動，祿山盡殺之。

李斯義曰：舞象不助逆以欺群酋，此與眾梨園之歔歔泣下，何異？人物同情，雖撓死奚懼哉！

詩曰：裂眦刀頭死若生，象魂泣拜錦官城；慟心凝碧池頭宴，不獨錚錚雷海清。

出《警心錄》

二、元駕象

元有駕象，明太祖登極，不肯拜跪，竟死爇下。

《閒居偶錄》載，明林子羽〈義象行〉云：「有象有象來大都，大江欲渡心咨且。誘之既渡獻天子，拜跪不與眾象俱。象奴勸之拜，怒鼻觸象奴。賜酒不肯飲，飼之亦不哺。屹然十日受饑渴，俯首垂淚憤且吁。天子命殺之，眾官束手莫敢屠。侍衛傳宣呼壯士，披甲各執丈二殳。眾戰久不克，兵捷象乃殂。憶昔君王每巡幸，象當法駕行天衢。珊瑚錯落明月珠，被服美錦紅氍毹。紫泥函封載玉璽，萬樂爭擁群龍趨。玉璽歸沙漠，龍亦歸鼎湖。所以老象心，南來誓死骨為枯。嗟爾食祿人，空負七尺軀。高高白玉堂，赫赫黃金符，伊昔軒冕今泥塗。嗟爾食祿人，不若飯豆芻。象何潔，爾何汙！天子垂衣治萬世，俾全象德行天誅。嗚呼！象兮古所無。嗚呼！象兮古所無。」

詩曰：忍看荊棘臥銅駝，意氣殳前骯髒多；不讓將軍王保保，一時色壯舊山河。

出《聖師錄》

三、象擊賊

義象塚，在馬隆州。明天啟間，水西安氏叛，率眾犯州。滇省戒嚴，撫軍調陶土司禦之。陶有一象，日將暮，伏山澗中，鼻吸泥水數斛，突出咆哮跳躍，鼻噴泥水，直抵賊壘，賊眾驚駭，歛捲一賊，擲空墜死。陶牙將

乘機逐北，遂獲大捷。及曉收師，象中毒弩而斃。土人德之，瘞於南山，春秋祭掃，至今不替。

鶴子曰：彼竭我盈，故克之，象何智且勇哉！不幸中弩而斃，丹誠耿耿，精靈如在，於象乎奚傷！

詩曰：隻身辟易萬貔貅，血食南山春又秋；鼻捲賊頭齊破膽，風雲長護馬隆州。

出《滇黔紀遊》

四、定南公

明廣西有象，封「定南公」。吳三桂日橫，欲將象解京，象昂首直觸。象奴百計勸勉，終不服。三桂大怒，刀矢不能傷，以火炮攻斃之。

詩曰：粉骨飛灰不顧身，象奴苦勸象彌瞋；赤心只有蒼天鑑，愧爾承恩拜爵人。

出《聖師錄》

五、粵中戰象

數年前，粵中獲一戰象，諭之降，不許，死則點首。乃以火槍三百環射之，麤爛死，死猶屹立不仆。

徐仲光贊曰：披堅有年，死敵其律。地絕天窮，吾事斯畢。崩角未能，洞胸奚恤。以此強項，告彼柔膝。

詩曰：斷頭無憾效孤忠，戰象斑斑浴血紅；屹立乾坤留浩氣，火槍煙裏化清風。

出《懸榻編》

六、昭宗猿

唐昭宗有猿，隨班起居，賜以緋袍。朱梁篡位，召此猿令殿下起居。猿徑趨座前，跳躍奮擊。朱怒，立殺之。

鶴子曰：朱則孤恩，猿不負德。宰相張文蔚輩，何處容身哉！

詩曰：乾坤瀕洞罷朝參，恩渥難酬淚暗含；也忝玉皇香案吏，堂堂豈肯事朱三。

出《聖師錄》

七、龍泉白馬墓

龍泉縣有白馬墓，開國勳臣胡公深所乘之桃花馬也。公以征陳友定，遇害，其馬馳歸門外，悲嘶氣絕。夫人義之，因葬焉，標曰「白馬墓」。

詩曰：奔回匹騎一門驚，繞墓飛沙怒未平；月夜騰空風鬣動，長嘶猶趁舊屯營。

出《聖師錄》

八、陳都督馬

二忠祠，在鉛山陰漿口。正統十三年十一月，處州賊葉希八，劫車盤嶺。副都督陳榮，帥二千兵，同指揮戴禮，合兵進剿。榮至祝公橋，賊誘入周道塢宋家礮，兩山伏甲，首尾相擊，榮、禮力戰死。榮馬自十三都躍入縣堂，三跳而斃。鄉人憫其忠，立祠祀之。

詩曰：帶來戰血遍身流，三躍公堂怒不休；都督忠魂應未遠，揚鞭待我陣雲頭。

出《鉛山縣誌》

九、河北駿馬

流賊破河內，縣令丁運泰大罵，被磔。所乘馬駿甚，賊將騎以入縣，至堂下大嘶人立，狂逸不可制，觸牆而死。

徐仲光贊曰：本自可生，亦知無責。悼彼傾崩，忍忘鞭策？彼肉則麤，我心斯石。是馬是人，大河以北。

詩曰：觸死衙前怒尚嘶，令君與馬赤心齊；願為厲鬼先驅賊，萬顆頭顱踏作泥。

出《懸榻編》

十、蜀藩白驃

張獻忠之破蜀也，蜀藩率子女、宮人，投井死。王所乘白驃，躑躅其旁，亦跳入殉焉。後樵蘇者，值天陰時，於蜀宮故址，往往見白驃出沒蔓草間。

詩曰：無聲躑躅有餘悲，宮井苔花好護持；莫遣銀床秋雨塌，此中碧血尚淋漓。

出《聖師錄》

十一、二犬助戰

紹興二十九年冬，撫州宜黃縣，劇盜謝軍九，鳩眾百輩椎埋剽劫，戕殺李縣尉家。知縣李元佐，適在郡，尉遣弓兵討捕。都頭劉超前行，王宣繼之，與盜遇，超即遁。宣所部，不及盜之半，大呼鏖戰黃山下。宣素畜二犬，每出必從，是時亦奮呼，噬盜死者二十人，遂奔潰。宣退休山上。已而盜復還，盡斷死者首，攜以出，蓋慮為官兵所識。宣望見，怒曰：「我殺之，而縱彼取頭顱去，何憑報級？」率眾趨下，再戰移晷，反為所敗。宣與二兵得三級，馳取徑路，絕田而西。方穿橐桔中，陷於淖，盜追及，俱遭屠戮。二犬守其屍，部伍環集。以事白於縣，元佐回邑，厚恤三家，命治棺往斂。犬凝立，經日不食，見家人，搖尾迎之，導至屍前。宣歸葬，犬亦死。

李斯義曰：宣討賊甚力，二犬相從噬賊，已屬難得。更難其死而守其屍，葬則殉，其難耳！

詩曰：莫云用犬猛何為，追賊如風肉亂飛；可惜功成銜恨死，戰場駐馬客歔歔。

出《警心錄》

十二、崖山鵬

崖山之敗，陸秀夫負祥興帝赴海。時御舟一白鵬，奮擊哀鳴，和籠墜海死。

明張廷實〈白鵬歌〉云：

「君不見瀘南秦吉了，饑死不入蠻夷邱。又不見唐家孫供奉，奮跳欲斷朱三喉。嗟爾白鵬急主難，委質翻配三忠儔。憶昔海黃霧四塞，天狗如雷墮東北。三辰鏖戰日無輝，伏屍百萬海盡赤。六軍披靡可奈何，雲從飛龍赴碧波。白鵬籠中起躑躅，恨不握劍揮長戈。劍欲截斷參政首，戈欲鑷絕宣慰脰。請回飛龍駕雲車，直抵中原揮一帚。皇天不祚趙孤兒，白日不照吾心悲。聳身直翅輕一擲，竟與金籠飽鯨鯢。嗚呼！白鵬乃羽族，報主恩義何其篤。如何廁中拉脅奴，禽獸之心人面目。太倉飽士多如林，算來何如養此禽！羽衣縞裳奪霜雪，忠肝義膽追鸞鶴。只今茫茫海天角，魂逐三忠戲溟漠。千回化作精衛翔，悲鳴直待滄溟涸。」詩見《閒居偶錄》

鶴子曰：「和籠墜海死」五字，如見鬼神閃惚情狀。

詩曰：海哭天哀戰血紅，更無人到倩開籠；茫茫精衛無窮恨，都付崩濤慘霧中。

出《聖師錄》

十三、衆鳥赴火

鳳凰山，在蒙化府城西南，昔有鳳鳥死此。每歲季冬，眾鳥哀弔其上。土人於鳥來夜，燃炬候之，鳥輒赴火死。

詩曰：橋山風肅月黃昏，阿閣輝光久拜恩；草莽微臣慚後死，煌煌大義炳乾坤。

出《廣輿記》

十四、群蜂投江三日

正德間，鎮江北固山下，有群蜂擁王出遊，遇鷺鳥攫其王啖之。群蜂飛鳴不去，自投江中，前後死者三日乃盡。楊邃庵相國一清，令家僮瘞焉，表其塚曰「義蜂」，作文祭之。以上「忠鑑」

徐仲光贊曰：垂裳蒙難，禍由輕徙。左右伊何，臣罪萬死。慟彼銛鋒，慘此滔水。五百田橫，共成一是。

出《聖師錄》

【附錄】

《池北偶談》云：金山有「義蜂塚」。鎮江府廨，有蜂一筒，逸出，其主斃，群蜂相揉藉爭死之，不下萬餘。嘉靖中，鎮江嚴同知者，為立「義蜂塚」。徐尚書養齋問，作〈蜂塚歌〉，紀事云：「群蜂勢方屯，主蜂自殘折。意氣許與成君臣，義心欲奮秋陽烈。摧軀抉股同死君，田橫門客多如雲。後人重死不重義，捧頭鼠竄何紛紛！微蟲感恩乃至爾，吁嗟萬靈不如此。金山山高江水寒，孤塚蒼茫為誰起。」《西園雜記》云，嚴名應階。《綠雪堂雜言》云，在北固山，楊邃菴閣老表為「義蜂塚」。

《亦復如是》云：有姚姓者，善養蜂，歲獲蜜數千斤，家以小康。余嘗至其家，姚告余曰：「蜂一日兩衙，應潮上下，不差時刻。或風雨將至，則潮愆期，以驗陰晴，恆不爽也。」時余正同姚觀蜂衙，適牆角雨塌，收蜂之器，壓損其一。見內所營之窠，中聳一臺，大如桃李。一蜂大於眾蜂，青蒼色，獨居於上。姚曰：「此蜂王也。」余曰：「觀此，則王元之之〈蜂記〉，所謂『營巢如臺，擁王而行』者，句句實錄。《化書》云：『蜂有君臣之禮。』不誠然乎？」姚曰：「蜂，微物也，胡亦有知？」余曰：「不觀之蟻乎，其居有等，其行有隊。昔人謂：『蟻有君臣之義，故字從義。』蜂與蟻皆微物，蟻既有知，則蜂應亦有知也。況凡物莫不有知，如駝知泉脈，老馬知途，燕知戊己，蝠知庚申，鶴知夜半，雞知將旦，鵲知太歲，鼃知應更，魚知丙日，鼠知拱立，狐知聽冰，蜃知噓樓。極之歲蘭知元日，桐與棕櫚知閏月。草木無情之物，且亦有知，則血氣之類，其有知宜也。」

不過得氣之偏，知僅於此，不能就所知而擴充之，所以為物。人則萬善皆備，無所不知，所謂人為萬物之靈也。盡其量，則為聖人。唯梏之反覆，不特近於禽獸，其一知之明，且有時反不能如物也，可危哉！」

詩曰：萬蜂爭擲浪花堆，三日江雲慘不開；諫獵書曾回漢武，侍臣惜乏馬卿才。

十五、南坡義猴傳

建南楊子石袍，告予曰：吳越間，有鬻髻丐子，編茅為舍，居於南坡。嘗畜一猴，教以盤鈴傀儡，演於市，以濟朝夕。每得食，與猴共。雖嚴寒暑雨，亦與猴俱。相依為命，若父子然，如是十餘年。丐子老且病，不能引猴入市，猴每日長跪道旁，乞食養之，久而不渝。及丐子死，猴悲痛旋繞，如人子躃踴狀。哀畢，復長跪道旁，淒聲俯首，引掌乞錢。不終日，得錢數貫，悉以繩錢入市中，至棺肆不去，匠果與棺。仍不去，伺擔者，輒牽其衣裾。擔者為舁棺至南坡，殮丐子埋之。猴復於道旁乞食以祭，祭畢，遍拾野之枯薪，廩於墓側，取向時傀儡，置其上焚之。乃長啼數聲，自赴烈焰中死。行道之人，莫不驚歎而感其義，爰作「義猴塚」。

張山來曰：有功世道之文，如讀《徐阿寄傳》。

詩曰：事生事死費躊躇，腸斷南坡舊草廬；烈火焰中魂冉冉，彩霞天半擁飆車。

出宋曹《會秋堂文集》

十六、安福猴

康熙九年庚戌冬，積雨雪，自十月至十二月二十四日，雪益甚，行者多失足至死。安福縣，有戲猴行乞者，擔二簍，登邑之狗爬嶺，風凜衣敝，卻行不得上，遂僵死嶺半。是時，猴計窘，四望，前有客三人，趨別道，急前扭之。三客力求脫不得，問猴：「有所訴乎？」即叩頭。命猴前引，至嶺半，則一死人，棄擔在道。客驚謝曰：「不速去，恐後來者，謂我輩有戎心，殆矣！」猴向客哀號不已。客問：「有何事，當如所請。」猴取死者鎖鑰，啟簍，得銀三兩，猴平稱給三客。客曰：「以此具棺乎？謝不能。」猴搖首再四。曰：「給吾輩辦事，葬主人乎？」即諾諾應聲。三客同力掘穴，將瘞屍，猴告且止，更取擔上草蓆十貼，出簍中木棉數斤，割八蓆，分棉三分之二，授三客令裹骸。客為泣下，一一經紀。封土畢，即白猴曰：「願攜汝歸養，汝何如？」猴不應，繞土三匝，慟號跳躑，首觸石而死。三客始知先餘棉、蓆者，為當葬自身也。即縛束猴，與戲猴者為合塚，葬嶺上道旁。三客還，為安福人道其事。湘潭郭幼隗為〈義猴傳〉。

詩曰：相依為命慟途窮，慘慘彤雲獵獵風；願附主人同蒿禾葬，生埋熱血雪花紅。

出《曠園雜誌》

十七、白塔山猴

正德辛巳，有夫婦，以弄猴為衣食者十稔矣，寓嘉州白塔山。主者死，葬於塔之左，猴日夜號。其婦更招一丐者為夫，猴舉手揶揄之。婦弄猴使作伎，猴伏地不應，鞭之輒奮叫。入夜走主者之墓，抱土悲號，七日而死。

詩曰：羞抱琵琶塞耳聽，也同七日哭秦庭；嘉州白塔山前路，哀嘯寒楓鬼火青。

出《聖師錄》

十八、瑞昌門外義猴

咸熙中，有翁嫗弄猴瑞昌門外。一日嫗死，翁葬之。未幾翁死，無人葬，猴守之日久，人憐而葬之。咸稱為「義猴」。

詩曰：待誰負鍤妥翁身，蹙踴無殊子喪親；落木蕭蕭啼不住，酸風愁絕路旁人。

出《聖師錄》

十九、忽雷駁

秦叔寶所乘馬，曰「忽雷駁」。常飲以酒，每於月明中試，能豎越三領黑氈。及胡公卒，嘶鳴不食而死。

詩曰：四蹄奔月躡青煙，颯爽英姿馬亦然；何處敝帷埋駿骨，欲澆醺醖野風前。

出《西陽雜俎》

二〇、陳平章馬

淮南統軍陳瑋，加平章事，拜命於朝。李昇時執政，謂瑋曰：「吾將詣公家道賀，且求快婿，公其先歸。」瑋策馬去，中路馬蹶而墜。頃之，昇至，瑋力疾出，昇慰訊已，匆匆告別。瑋召馬數之曰：「吾今日拜官，又議親事，爾乃墜我，畜生！」不忍即殺，使牽去，勿與芻秣。是夕，圉人竊具芻粟，馬視之而已，達旦不食，如是累日。圉人以告，瑋復召語之曰：

「爾既知罪，吾赦爾。」馬跳躍而去，是日乃飲餼如故。璋後出鎮宣城，罷歸而薨。旬日，馬悲鳴而死。

詩曰：的盧今日竟妨吾，數罪何辭謝秣芻；故相恩深難寸報，靈輒努力效前驅。

出《稽神錄》

二一、畢將軍戰馬

畢再遇，兗州將家也。開禧中，戰累有功。金人認其旗幟，即避之。後居於雪，有戰馬，號「黑大蟲」，駿駟異常，獨再遇能御之。再遇死，其家以鐵絙羈圉中。會嶽祠迎神，聞金鼓聲，意謂赴敵，仰嘶奮迅，斷絙而出。其家慮傷人，命健卒十人，挽之而歸。好言誠曰：「將軍已死，汝莫生事累我家。」馬聳耳以聽，汪然出涕，喑啞長鳴而斃。

詩曰：烏騅伏櫪失重瞳，百戰沙場翊大功；熱血滿腔何處灑，仰天一慟颯靈風。

出《聖師錄》

二二、克勒

清時和碩親王有良馬，曰「克勒」，猶漢言「棗騮馬」也。高七尺，自首至尾，長可丈有咫。耳際肉角寸許，腹下旋毛若鱗甲然。翹駿倍常，識者詫為龍種，王愛之。王薨，馬躑躅哀鳴，未幾，隨斃。

詩曰：龍種奇姿一顧空，天人駕馭必英雄；世無伯樂誰真賞，昂首悲嘶萬里風。

出《聖師錄》

二三、張行人義騾

同年張鶴洲行人，嘗乘一騾，甚愛之。康熙甲辰，鶴洲以科場事下刑部，餽粥不繼，乃以騾抵逋於人。一日過市，酸嘶悲鳴，墮其新主，而逸歸張邸。稍近之，輒蹄齧不已。家兄西樵，官吏部，為賦〈義騾行〉。嗚呼！此騾勝華歆、賈充、褚淵、六臣之徒多矣。

詩曰：義騾日下競稱奇，消得瑯琊吏部詩；新主縱然芻秣好，不如故土樂忘饑。

出《池北偶談》

二四、姚氏二犬

吳興姚某，開元中，被流南裔，隨行者奴二犬二。奴曰附子，其子曰小奴，性俱悍，居南久之，惆悵思鄉，計害其主，庶家得歸。姚僻處，鄰里不聞。附子忽白主云：「郎君燕人也，今流離萬里，倘有不祥，奴當扶櫬歸北。頃覺衰憊，恐溘然朝露，小輩無能為役，則郎君遺骨，長此漂泊他鄉矣，願早圖之。」姚喻其意，云：「汝欲我死耶？」奴曰：「正爾慮之。」姚請約來朝。及晨，奴父子豐膳，婉勸加餐。姚停觴哽咽，見二犬依依左右，適奴入時，與之食。因撫二犬云：「豢汝多年，今奴殺我，汝知之乎？」二犬亦哽咽不食，顧主悲號。俄附子至，一犬突咋其喉，斃。一犬疾入廚，咋小奴喉，亦斃。又咋附子之婦，斃之。姚遂免難。

鶴子曰：奴父子陰謀叛逆，炯炯在二犬心目中，含憤切齒，豈伊朝夕哉！前此臥月吠花，傍主自若。後則轟霆掣電，斬草除根。犬乎犬乎，義也而神矣！

詩曰：一般豢養兩般心，觀變迎機智勇沉；劍客空空輸痛快，驚魂乍定涕沾襟。

出《廣輿記》

二五、金絲犬

沈處士恆吉，購一金絲犬，長不逾尺，甚靈警，晨夕與俱，憐惜備至。三載，處士病，犬不食數日。及卒，殮於正寢，犬盤旋而號，竟夕方罷。停柩期年，犬常臥其側。將葬，一觸而斃。

詩曰：主沒何依淚暗吞，繞墳不住吠黃昏；賤軀豈惜酬知己，縱伴黃泉未報恩。

出《聖師錄》

二六、犬殉主

劉釗，鐵嶺衛人，畜一犬，出入必從。釗常以馬負薪山中，犬尾之。一日，犬獨歸，向釗子國勳，鳴躍不已。勳異之，隨所往，見釗為盜所殺，棄屍石間，取其馬去。勳營葬畢，眾皆歸，犬獨守塚，日夜悲泣，淚涔涔溼草土。數日挾土及棺，死棺旁。

鶴子曰：伏戎於莽，殆因奪馬起殺機耶。此馬甘心事仇，視主死而不顧，犬賢馬多矣。

詩曰：林下風腥馬曷歸，家人畢葬獨依依；淚痕滴處無乾土，傍塚煙寒草不肥。

出《聖師錄》

二七、黑兒像贊

黑兒，崔子鎮先生所畜貓也。甚愛之，與同臥起，字之曰「黑兒」，則應。先生每出，黑兒必送至戶外。及歸，黑兒聞履聲，躍而喜，先生亦喜，與飲食焉，如是者十餘年。一日，先生病，黑兒伏侍，不離床第，察其居止有憂色。亡何，先生沒，黑兒繞棺哀叫，累晝夜不食，而斃於棺下。先生子公超，義而葬之，名「黑兒塚」。予聞而驚歎，因畫其形，並為之贊曰：相彼狸狌，性則執鼠，馴性者良，貪饕者鄙。亦有名種，深毛修尾，溫柔善媚，依人而已。唯茲黑兒，人且難比，識主性情，解主言語。主出主歸，徘徊延佇，徘徊若悲，延佇乃喜。寢則侍衾，興則候履，歷十餘年，如僕如子。主疾知憂，沒則號毀，無以酬恩，不食而死。殉秦三良，殉齊二士。誰謂物蠢，而不可擬？葬之龍門，大河之涘。陵谷有遷，塚不崩圯。庶幾千載，齊名黃耳。以上「義鑑」

詩曰：吁嗟古道棄如塵，生死相依幸托身；貌得狸奴毛髮動，瓣香未許負心人。

出宋珏作

貞烈鑑第三

(二十七案)

愛河滔滔，溺情而死。情根正性，物乃如此。

地老天荒，無終無始。輯貞烈。

一、比翼鳳

南方有比翼鳳，飛止飲啄，不相分離。雄曰「野君」，雌曰「觀諱」，總名曰「長離」，言常想離著也。此鳥能通宿命，死而復生，必在一處。

詩曰：比翼于飛薄紫霄，預思離別恨迢迢；分明夙慧三生在，一縷情絲未盡銷。

出《嬋媛記》

二、許氏園鶴

許氏園，有二鶴，其雄斃焉。歲餘，客有復以二鶴贈者，孤鶴踴躍避之，不同飲啄也。雄鶴窺其匹入林澗間，意挾兩雌，倏然躡跡，則引吭長鳴相搏擊，至舍之去乃已。夕，雙鶴宿於池，則孤鶴宿於庭，其在庭也亦然。每月明風和，雙鶴翩跹起舞，嘹唳和鳴，孤鶴寂處不應。或風雨晦明，寒湍瀉石，霜葉辭柯，哀音忽發，有類清角，聞者莫不悲之。主人長其羽翮，

縱之去。是故縈悅之操，鋒刃不能變也。鷖鳥之信，寒暑不能奪也。九三不恆，亦孔之醜也。

鶴子曰：此陳大樽先生三慨之一也。先生節義文章，光華宇宙。讀〈許氏鶴記〉，至今楮墨間，凜凜挾冰霜氣。致命時，年甫四十，殆所云「鋒刃不能變」耶！

詩曰：一般風月各悲歡，茹苦心頭欲訴難；子影碧空何處去，故園回首暮雲寒。

出《陳忠裕集》

三、聞鶴墮淚

湘東王修竹林堂新構，太守鄭裒，送雄鶴於堂，雌者尚在鄭所。霜高月冷，無夕不唳，孤客艤舟，聞者淚墮。時有野鶴飛赴堂中，驅之不去，即鄭之雌也。交鳴頡頏，翩然並舞，宛轉低昂，妙契弦節。

鶴子曰：始則望空孤唳，霜月亦助淒清。繼而對影和聲，風雲且為飛舞。

詩曰：悲莫悲兮生別離 古句，生離重遇舊相知；人間倘借雙飛翼，哪有徐郎破鏡悲。

出《情史》

四、孤鶴哀鳴

滎陽縣南百里餘，有蘭巖山，峭拔千尋。常有雙鶴，素羽皦然，日夕偶影翔集。相傳昔有夫婦隱此山數百年，化為雙鶴，不絕往來。忽一鶴為弋人害，其一鶴歲常哀鳴，至今響動巖谷，莫知其年歲也。

鶴子曰：此雙鶴三生公案也，是耶非耶？翩何姍姍其來遲耶？

詩曰：幾生修到兩胎仙，仙骨珊珊也可憐；夢覺松濤成往劫，分明雙影夕陽邊。

出《搜神記》

五、石鶴夜啼

仙人尹蓬頭，還西川鶴鳴觀，乘石鶴而去。先是，觀前有兩石鶴，不知何代物也。蓬頭乘其雄者上升，其雌者中夜悲鳴。土人驚怪，爭來擊落其喙，至今無喙石鶴一隻存焉。

詩曰：一鶴空山嘯風雨，仙騎雄鶴去何所；他年雲外倘歸來，欲話滄桑石無語。

六、鴛鴦悲鳴

元魏顯宗延興三年，因田鷹獲一鴛鴦，其偶悲鳴上下不去。帝惕然，問左右曰：「此飛鳴者，為雌為雄？」對曰：「臣以為雌。」帝曰：「何以知之？」對曰：「陽性剛，陰性柔，以剛柔推之，必是雌矣。」帝慨然而歎曰：「雖人鳥事別，至於資識性情，竟何異哉？」於是命放所獲鴛鴦，並下詔禁斷鷺鳥不得畜焉。

詩曰：片語回春感至尊，秋江蓼影尚驚魂；而今結伴雙飛去，同拜金雞下赦恩。

出《第一功德錄》

七、柳家燕

元元貞二年，雙燕巢於燕人柳湯佐宅。一夕，家人持燈照蠹。雄驚而墜，狸奴食之。雌徬徨悲鳴不已，朝夕守巢，哺雛成翼而去。明年雌來，復巢其處。巢有二卵，人疑其更偶也，窺之，抱雛之二殼耳。自後春來秋去凡六載，唯見其孤飛焉。

詩曰：雙雛誰倚隻身棲，獨返家山海霧迷；故侶雖亡遺壘在，年年不忍補新泥。

出《聖師錄》

八、報恩寺鶴

吳，報恩寺浮圖頂，巢二鶴，以遊以宿，出入必俱。一日，其雄掛脛輪索中，奮翼自擲，空懸弗脫。雌下首大鳴，若籲於人。眾憐之，莫能升。遂宛轉而絕。雌依其旁弗去，群鳥欲磔之，輒引喙怒逐不使近，逮毛骨盡化，然後已。風雨之夕，翱翔往復，哀鳴嗷嗷，若號慕焉。

鶴子曰：予美亡此，誰與獨處。當日痛憤之狀，激楚之音，宛在耳目間也。

詩曰：倒懸誰解望蒼冥，慘對飄輪未蛻形；自此無心更鳴埵，孤飛夜傍塔燈青。

出《秋燈叢話》

九、雌鶴表貞

泰州鹽場蘭若，樓窗外老樹顛，有鶴巢焉。雌鶴伏卵其間，村民伺雌覓食，潛以鵝卵易之，鶴不知也。久之，雛破卵出，則鵝也。雄鶴訝其不類，謂雌與他禽合，怒而噪之，雌者亦鳴不已。既而雄者飛去，少頃，諸鶴群

集視其雛，咸向雌而噪。雌者無以自明，以喙鑽牆隙死。吳野人作詩紀其事。以上「貞鑑」

詩曰：猜嫌毋乃太癡情，個裏疑團恨未平；休笑牆茨難遽掃，女貞枝上月分明。

出《聖師錄》

十、鸞睹影悲絕

罽賓國王購一鸞，欲其鳴，不可致。飾金繁，饗珍羞，對之愈戚，三年不鳴。夫人曰：「嘗聞鸞見其類則鳴，何不照之以鏡？」王從之。鸞睹影悲鳴，沖霄一奮而絕。

詩曰：聞續鸞膠不斷絃，貞心炯炯向誰傳；明明鏡裏翩躚影，哪信空花盡幻緣。

出《異苑》

十一、揚州署青鸞

《雙槐歲鈔》，有〈貞鸞〉、〈烈鴛〉二詩。因憶昔揚州署中，有青鸞二，飲啄必俱。一日，其雄為鹿觸死。雌日夜哀鳴，不忍聽聞，數日亦死。予感其義，作〈青鸞操〉。

詩曰：嘉名疇錫果長離，五彩翩翩對舞誰；顧影生憎無賴月，記曾雙照夢回時？

出《池北偶談》

十二、鴛鴦投沸湯

明成化六年十月間，鹽城天縱湖漁父，見鴛鴦群飛，弋其雄者烹之。其雌者隨櫂，飛鳴不去。漁父方啟釜，即投沸湯中死。

按《情史》記，劉世用在高郵湖，見漁者獲鴛鴦事，與此略同。

詩曰：霎時毒霧幕湖深，逐櫂何人辨苦音；欣躍沸湯同畢命，碎身粉骨也甘心。

出《聖師錄》

十三、烈燕投河

德興夏氏子，好彈射飛禽。見梁間巢雙燕，戲彈之，斃其雄。雌啁啾悲鳴，逾時自投門前陂水死。時人作〈烈燕歌〉以傷之，歌云：「燕燕于飛春欲暮，終日呢喃語如訴；但聞寄淚來瀟湘，不聞有義如烈婦。夏氏狡童好遊獵，彈射飛禽類幾絕；梁間雙燕銜泥至，飛鏃傷雄當兒戲。雌燕兀兀如呆癡，不能人言人不知；門前陂水清且泚，一飛徑溺澄瀾底。傷哉痛恨應未休，安得化作呂氏女，手刃斷頭報夫仇。」

詩曰：倦羽翛翛喜乍依，喪群自恨闍先機；孤魂不逐流波逝，猶傍空梁故壘飛。

出《聖師錄》

十四、燕塚

襄陽衛敬瑜早喪，其妻灞陵王整妹也，年十六。父母舅姑，咸欲嫁之，泣而不許，截耳置盤中為誓，乃止。戶有燕巢，常雙來去，後忽孤飛。女感之，謂曰：「能知我乎？」因以縷誌其足。明年復來，孤飛如故，猶帶前縷。女吟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復雙飛。」燕春來秋去，殆七霜矣。後復來，女已死。燕繞舍哀鳴，人告之葬處，即飛就墓，哀鳴不食而死。因葬其傍，曰「燕塚」。唐李公佐，有〈燕女墳記〉。此案可入「貞鑑」，可入「眷舊」。

一說，姚玉京，嫁襄州小吏衛敬瑜，衛溺死，玉京守志。常有雙燕巢梁間，為鷺鳥所獲。其一孤飛，悲鳴徘徊，至秋，翔集玉京之臂，如告別然。玉京以紅縷繫其足，曰：「新春復來，為吾侶也。」明年果至，玉京作詩云云。後玉京卒，燕復來，周迴悲鳴。家人語曰：「玉京死矣，墳在南郭。」燕至墳所亦死。每風清月皎，或見玉京與燕，同遊灞水之上焉。或云：「玉京」即王氏乳名，加「姚」者，從母姓也。

李斯義曰：玉京與燕，可稱雙節。贈詩哀婉，讀之淚下。

鶴子曰：燕傍玉京墓而死，此碣信可標「雙節塚」矣。顧一則填海之石虛銜，一則覆盆之冤未雪。空梁月淡，幽閣燈寒，此六、七年間，相對清況，雖各深懷抱，而恩義之感均也。洎乎秋風一別，春社重來，舊壘依然，故人安在？蕭蕭白楊之郭，依依紅縷之情，後死者何以為懷哉！

詩曰：孤壘空房各自哀，分飛猶幸聚泉臺；回頭無限春風淚，不許桃花傍塚開。

出《南史》

十五、鴈邱

元遺山，金人，嘗赴試并州。道逢捕鴈者，捕得二鴈，一死，一脫網去。其脫網者，空中盤旋，哀鳴良久，亦投地死。元遂以金贖得二鴈，瘞汾水旁，壘石為識，號曰「鴈邱」。因賦〈致魚兒詞〉云：「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天南地北雙飛客，老翅幾回寒暑。歡樂趣，別離苦，就中更有癡兒女。君應有語。渺萬里層雲，千山暮雪，隻影向誰去？橫汾路，寂寞當年簫鼓，荒煙依舊平楚。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暗啼風雨，天也妒。未信與鶯兒燕子俱黃土，千秋萬古。為留待騷人，狂歌痛飲，來訪

鴈邱處。」欒城李仁卿治和云：「鴈雙雙，正分汾水，回頭生死殊路。天長地久相思債，何似眼前俱去。摧勁羽，倘萬一，幽冥卻有重逢處。詩翁感遇。把江北江南，風嘹月唳，並付一丘土。仍為汝，小草幽蘭麗句，聲聲字字酸楚。桐江秋影今何在，蕭瑟欲迷隄樹，露魂苦。算猶勝王嬙青塚真娘墓，憑誰說與。對鳥道長空，龍艘古渡，馬耳淚如雨。」

李斯義曰：或曰：「此情癡也。」不知至忠大孝，俱是癡拙人做出。敗節喪名，卻被聰明人做盡。癡是其真誠一念，可以扶植萬古綱常，即所謂其愚不可及也。

鶴子曰：原跋妙矣，燕塚、鴈邱，天然佳對。而玉京之詩，贈於生前。遺山之詞，唁於死後。南郭、橫汾，輝映千春矣。空中盤旋良久而死，試度其心，一似悔恨其脫網而獨去也者，悲夫！

詩曰：片碣苔花古墨香，勝他瘞玉白楊旁；至今秋影荒蘆畔，雙照汾河舊夕陽。

出《情史》

十六、雙鴈樓

王天雨云：「予舍後有張姓者，獲一鴈，置於中庭。明年，有鴈自天哀鳴，庭鴈和之。久而天鴈遂下，彼此以頸絞死於樓前。後名其樓曰『雙鴈樓』。此正德年間事。」

詩曰：一別茫茫兩度秋，悲嘶幾盡白雲求；斷魂不得雙飛去，煙黯空庭月黯樓。

出《聖師錄》

十七、鴈憤偕死

宏治間，河南虞人獲一雌鴈，鍛其翼，畜諸場圃，以媒他鴈。每見雲中飛者，必仰睇。至次年來賓時，其雄與群鴈飛鳴而過，雌認其聲，仰空號鳴。雄亦認其聲，飛落圃中，交頸鳴鳴，若相哀訴者。良久，其雄飛起半空，欲去徘徊，視其雌不能飛，復飛落地上。旋轉叫號，聲益悲惻。如此者三、四回，度終不能飛，乃共齧頸蹂蹴，遂相憤觸而死。

按《聖師錄》記，顧敬亭稼圃旁，羅者得一鴈，其偶聞聲落地，交頸哀鳴，血盡而死。事絕相類。

詩曰：仰霄無計奮雲端，幾度徘徊去就難；義不獨生誓同死，當天曠日照心肝。

出《情史》

十八、鎮江隨舟鴈

萬曆癸丑，鎮江錢參將部下，有卒獲一鴈，籠置舟尾。空中有一鴈隨舟悲號，舟中鴈連聲應之。江行百里，不肯暫捨。將登岸，籠中鴈伸頸向外大呼，空中鴈忽下，二鴈以頸相交不放。舟中人異之，亟向前擘開，已俱死矣。錢聞大怒，同舟兵卒各杖之。其獲鴈人，病月餘死。

李斯義曰：《昏禮》「親迎奠鴈」，鴈順陰陽往來，且不再偶，和且信也。和則不離，信則不二，故共飛鳴，同生死，於此可識倡隨之義。

鶴子曰：隨舟而空際悲號者，雌耶雄耶？雄則義夫，雌則烈婦。其連聲相應也，迫乎有生離之慘。其近岸大呼也，岌乎有死別之悲。語云：「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此則鴻毛而重於泰山矣。

詩曰：百里隨舟不暫違，死時交頸兩依依；長江有盡情無盡，悔傍蘆花淺水飛。

出《警心錄》

十九、民舍鴈

王一槐，司鐸銅陵時，言有民舍除夜燎煙，祓除不祥，一雄鴈觸煙而下，家人以為不祥也，烹之。明晨，一鴈繞鳴簷上，數日墮地而死。

鶴子曰：忍作殘害，是為不祥。

詩曰：無端虐焰誤戕身，香遍屠蘇慶歲新；鼎鑊殘魂應待妾，願隨金谷墜樓人。

出《聖師錄》

二〇、銃落鳩

老友陳大介，嘗館山家。見獵人銃落一鳩墜地。又一鳩來就拊視，且口銜他物飼之，不受。又以翼水蘸其火傷處，卒不可活，乃宛頸哀鳴而去。有頃，從樹顛下墜，觸地死，蓋重傷其匹也。陳引其人諫曰：「若中一鳩，而二鳩死。鳥且死義，若獨何心？」其人遂折銃改業。

施愚山曰：此與獲鹿子，而鹿母腸寸斷，相類。彼重母子，此重夫婦。

鶴子曰：試想瞥見其匹傷銃墜地時，正爾雙棲，火光迸射，肝膽何等驚裂，心口何等急籌，萬苦中沸，莫可言狀。然後銜物拊視，意望其匹之起死回生也，而不效。既而四顧徬徨，不惜濡翼，意猶望一絲之或生也，而又不效。死之志，已斬然於宛頸哀鳴頃矣。既去之後，未墜之先，此一霎間，孤立樹杪，下視痛絕，聲也無，淚也無矣，噫！

詩曰：百計求生無望矣，傷心慘目竟如此；到頭死別勝生離，地下重逢悲又喜。

出《矩齋雜記》

二一、衛衙鸛

衛衙梓巢鸛，父死於弩。頃之，眾擁一雄來，匹其母，母哀鳴百拒之。雄怒，盡啄殺其四雛。母益哀憤，氣哽而死。群凶乃挾其雄逸去。

詩曰：杜老曾歌義鶻行，雄心芒角莽崢嶸；忍教孤寡齊吞盡，萬樹陰風獵獵生。

出《聖師錄》

二二、高郵烈鸛碑

高郵州有鸛，雙棲南樓上。或弋其雄，雌孤棲。旬餘，有群鸛偕一雄與共巢，若媒誘之者然。竟日弗偶，遂皆飛去。孤者哀鳴不已，忽鑽嘴入巢隙，懸足而死。時遊客見之，無不嗟訝，競為〈烈鸛詩〉弔之，復立「烈鸛碑」。

詩曰：風雨南樓子處哀，群雌粥粥浪疑猜；墨花一片韓陵石，消受詩人下拜來。

出《聖師錄》

二三、華亭鶴

華亭董氏庭前，植虬松一株，枝幹扶疏，亭亭如蓋，有雙鶴結巢其顛。後雄被彈死，其雌孑然獨處，日夕哀鳴，越數日亦死。

詩曰：風捲濤飛月墮天，金丸無計避韓嫣；雙棲不羨華亭鶴，繞樹孤飛唳碧煙。

出《聖師錄》

二四、鴿鬥死

江浙平章夔宅，養二鴿，其雄斃於狸奴，家人以他雄配之，憤鬥而死。謝子蘭作〈義鴿詩〉以弔之，詩云：「翩翩雙飛奴，其羽白如雪；烏員忽相殘，雄死雌蹙蹙。絕食累數日，悲鳴聲不歇；蒼頭配他偶，捍拒項流血。血流氣亦憤，血盡氣乃絕；嗟爾非鴛鴦，天配不再結。嗟爾非睢鳩，所性殊有別；於人擬共姜，之死同一轍。奈何閨壺內，往往少貞烈；夏姬更九夫，河間不堪說。聊為義鴿行，以激夫婦節。」

詩曰：血灑雪衣甘鬥死，心懸天日忍偷生；援琴漫撥求凰引，聽否悲吟義鴿行。

出《聖師錄》

二五、相思鳥

相思鳥，產於蘇屬近海諸處，閩中亦有之。大與瓦雀等，紅喙，黃綠羽翰，其形甚妍。聲小而韻，飛則並飛，止則同止。每於秋季，鄉人羅而取之，以鬻於市。愛者畜以雕籠，籠分二格，鎖其一，其一放之不去，時飛翔於籠之左右上下，頃亦自歸籠內。若失其一，其一悲鳴亦死。殆比翼鳥之流歟。

鶴子曰：《情史》云：「紅蝙蝠，出瀧州，皆深紅色，唯翼脈淺黑，多雙伏紅蕉花間。採者若獲其一，則一不去。又嶺南有紅飛鼠，出入必雙，人獲其一，必雙得之。」又周索《孝子傳》云：「蜎，虫禺屬，或黃或黑，通臂，輕身，善緣，能於空中轉輪，好吟。雌為人所得，終不獨生。」吁，蠅娟微物，亦知「一與之齊，終身不改」之義乎！

詩曰：朝朝暮暮苦相思，思到魂銷欲盡時；心有千行萬行淚，何能說與主人知。

二六、鄱陽烈雞

王楫，鄱陽卜者，邸中畜雌雄二雞。雌正抱雛，適客至，楫命童取其雄，將烹之。雄叫呼，雌聞聲走至，孜孜注盼，哽咽悲鳴，若欲訴楫而免雄之死者。楫弗悟，竟殺之。雌躑躅哀鳴，不復顧群雛，終夕唧唧不食，凝立砌下，沉沉如醉，少焉氣溢其吭，遂喘而死。

李斯義曰：竟有「生同室，死同穴」之意。

鶴子曰：寫其雌急迫痛切情狀，由有聲而無聲，字字驚心動魄。

詩曰：求生不得枉號呼，割愛何心顧眾雛；如醉如癡滿腔恨，可憐到死尚模糊。

出《警心錄》

二七、顏氏鵝

慶元三年，有客離榷場，赴淮，至顏氏店。顏語其妻，明日宰雄鵝餉客。夜聞柵中群鵝悲鳴，迨旦取鵝，群鵝向前啄顏衣，遮繞不退。顏攜杖擊散，

竟殺其雄。其一雌二雛，皆悲躍而死。群鵝舉翅拍地自撲，七日不飲水食穀。以上「烈鑑」

李斯義曰：呂子云：「疾痛相救，憂思相感，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物亦有同然者，故聞其難也，群相救護。其不可救也，或以死殉，或悲傷至不飲食。至若父子不相救，親戚不相弔，則人處物類下矣！

鶴子曰：雌之死也為烈婦，雛之死也為孝子，同群之自撲也為義友。而托足於戾氣之門，惜哉！怨毒循環，何時了結？

詩曰：雛隨母死婦隨夫，同類摧腸絕復甦；釜繞游魂齊掩泣，旁觀談笑動心無。

出《警心錄》

慈愛鑑第四

(三十四案)

閩楚溺女，吳越焚子。骨肉自戕，天怒未已。
母曰禽犢，真性淡髓。輯慈愛。

一、鹿慟子腸斷

許旌陽，少好獵。一日，射死一鹿，鹿母為子舐瘡痕，良久亦死。剖腹視之，腸皆斷矣。即大悔悟，折其弓，入山修道，後證仙果。

李斯義曰：一悔便可入道，人苦不知悔，果能悔而改，其造詣自無所不至。

鶴子曰：「良久」兩字中，多少心淚！

詩曰：殺心放下即仙心，慘聽哀鳴淚不禁；沉痛盡頭共兒死，此情無古亦無今。

出《警心錄》

二、鹿胎草

陳惠度，於剡山射一孕鹿，既傷，產下小鹿，以舌舐子身乾，而母乃死。惠度見之慘然，遂棄弓矢為僧，建惠安寺嵯縣東。鹿死處生草，曰「鹿胎草」。

詩曰：舐兒痛恨徹心頭，禮懺蓮臺悔未休；芳草萋迷埋鹿處，斑斑猶有淚痕流。

出《人譜類記》

三、孕鹿哀跪

邵文立，梁時人，世業烹屠。欲殺一鹿，鹿懷甕當產，就庖哀切，跪而流淚。文立以為不祥，剗割之。旋身患惡瘡，乃自悔責，傾居產，建小莊嚴寺焉。

詩曰：不恤充庖念子哀，血飛霜刃已戕胎；誰知哽咽心頭語，跪訴屠前怒未回。

出《警心錄》

四、鹿母悲鳴

章邵，富而貪。出遇鹿，鹿避去，獲其子，撲殺，棄林中。鹿母遙見，悲號不已。是日，邵欲有所謀。一子甫弱冠，先父行，倦而假寐大樹下，以伺父。邵至，見衣襖，抽刀刺喉，劫取而行。漸曉，視衣襖，乃知殺者其子也，悲號痛悔，已無及矣。

鶴子曰：殺鹿子，即殺其子。天道報施，不俟終日，可畏哉！此人立心貪狡，平居即有勸以苦報，勢必悍然不信。即苦報臨頭，且以為命數當然。烏知厲魄之不汝宥哉！

詩曰：滿腔殺氣莽縱橫，不到兒亡氣不平；轉盼殺人還自殺，林中未斷鹿悲聲。

出《警心錄》

五、麀愛子

廬陵吳唐，好射獵，矢無虛發。時方春煦，率其子出獵。值一麀與麀戲，乍見唐，引麀潛去。麀未知畏也，躍而前，唐射殺之。麀驚還悲鳴。唐置麀於地，自藏茂草中，麀來舐麀，又射之。既而又一麀至，方張弩，箭忽

自發，中其子。唐投弩抱子，撫膺而哭。忽聞空中呼曰：「吳唐！塵之愛子，與爾何異？」驚視間，忽有虎突出搏唐，折臂而死。

鶴子曰：風和日麗，引颺嬉春，是何活活潑潑世界。吳唐殺心一動，忽變為慘霧陰霾。子之中箭也，鬼之呼空也，虎之突搏也，真覺觸處為難，無處躲逃。

詩曰：抱子號啕首試回，弩機未發萬靈哀；葉飛谷動風悲嘯，鬼導山君白日來。

出《宣室志》

六、魔母隨號

孟孫，獵得魔，使秦西巴持歸。魔母隨之而號，西巴不忍，縱之。孟孫怒，逐西巴。居一載，取以為其子傅。左右曰：「西巴有罪，今以為子傅，何也？」孟孫曰：「秦西巴以一魔而不忍，又能忍吾子乎？」

詩曰：乾坤萬古不銷沉，只此慈悲一寸心；誰放西巴仙佛手，空山目送淚涔涔。

出《警心錄》

七、象泣子

象見子皮，而無遠近，必泣。

詩曰：毛裏相關豈暫忘，皮存子死九迴腸；老來不盡西河淚，千古酸心慟樂羊。

出蔣濟《萬論》

八、猿乞子

臨川東興人，入山得猿子，挈歸，猿母隨逐至家。此人縛猿子於庭樹示之，母遽搏顙向人若乞哀狀。終不肯放，竟擊殺之。猿母悲啼自擲而死，破腸視之，寸寸斷裂。未半年，疫起，其家滅門。

顏光衷曰：不忍一鬣，可以為傳。則忍此猿者，尚可為人乎？抑又有感焉，母子天性，其懇怛一脈，寄在畜生道中者，猶能感動疫鬼，況冤人乎？況仁人孝子精氣之所勃舉、所會鐘，而有不興雲澍雨、裂石貫日者乎？

詩曰：乞子猿哀顙搏庭，忍看并命血風腥；霎時樹杪陰雲合，恍惚虛空怒百靈。

出《搜神記》

九、猿號追子

桓溫入蜀，至三峽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至船，至便氣絕。剝取其皮，因見腹中腸，皆寸寸斷。桓聞之怒，命黜其人。

鶴子曰：至便氣絕，慘痛莫狀。

詩曰：百里追兒徑躍航，峽雲陰慘不飛揚；霑裳只聽三聲耳，啼到無聲聲更長。

出《傷心錄》

十、猿遺乳

一彭姓善弩，入山見隔溪老猴方乳兒，發弩射之，中傷其臂。猴知不能支，勉抱子飽食其乳，猶摘木葉數片，盛餘乳置子旁。聲鳴嗚然，若教子取食狀，大號而絕。諸子環視，亦鳴嗚而號跳不已。

詩曰：念乳無多暫止饑，相看含淚兩歔歔；秋風也似淒情甚，不忍溪頭捲葉飛。

出《傷心錄》

十一、猿垂死乳子

武平產猿，毛若金絲，閃閃可觀。猿子尤奇彩，性馴不離母。母黠不可致，獵人以毒傅矢，伺母間射之。母度不能生，灑乳於林飲子，灑已氣絕。獵人取母皮向子鞭之，即悲鳴而下，斂手就制。每夕，必寢皮乃安，甚者抱皮跳躑而死。

李斯義曰：生死惓戀，慈孝之至。欲縛其子，而先射其母，莫忍於此矣！

詩曰：毒矢相加顧子悲，藏身無計誤金絲；乳中滴滴心頭血，腸斷慈魂入夢時。

出《警心錄》

十二、老猿悼子

齊武帝於華林，為子響作齋，嗚咽移時，左右莫不掩涕。他日，出景陽山，見老猿遠擲悲鳴。後堂丞曰：「猿子前日墮崖死，其母求之不見，故爾。」上因憶子響，歔歔良久不自勝。

鶴子曰：嗚咽耶，擲鳴耶，涕不知其何以淫淫耶，情不知其何以不自勝耶！人耶？物耶？同耶？獨耶？

詩曰：悼子崖顛骨未收，聞猿駐驛幾回頭；景陽山畔秋蕭瑟，水咽雲低各自愁。

出《南史·魚復侯子響傳》

十三、猿哀子不食

昔人有畜子母猴者，一日，鳶殺其子。猴哀鳴不食，徑往廚中取一片肉戴頂上，伺於庭中。鳶果來搏肉，猴兩手扯擘其翅，齧腦食髓。

詩曰：隻影淒涼老淚垂，啼聲不斷自忘饑；區區一饌償兒命，快絕猿心痛絕時。

出《合璧》

十四、聞牛鳴

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鐘伯敬曰：慧人一語，使人恍然不敢言殺，不待慈氏下生說法勸解也。
韓范曰：「介葛盧識獸音，佛圖澄識鐸音，物理之通，有不可測者。」學究家，莫以目所未見為怪。

詩曰：悔生駢角失團圞，哽咽人前欲訴難；回首三犧成往事，可憐老淚尚闌干。

出《左傳》

十五、羊慟羔自躑

宋真宗，祀汾陰日，見一羊自躑道左，怪問之。左右對曰：「今日尚食殺其羔。」真宗不樂，自是不殺羊羔。

鶴子曰：《冊府元龜》云：貞觀十八年，幸九成宮，行次顯仁宮。太宗手詔皇太子曰：「吾昨見麋鹿懷孕者多，縱有空身，其子甚小。母亡而子存者，未之有也。昆蟲無知，唯推己以及也。」又《甲申雜記》云：御廚進羔兒肉，宣仁曰：「方羔而烹之，傷夭折也。」卻而不食，有旨，不得宰羊羔以為膳。又《同生錄》云：明太祖當齋時，禮部尚書牛諒言：「古禮，凡大祀齋日，宰犢牛為膳，以助精神。」太祖曰：「太牢非常用，致齋三日，而供三犢，所費太侈。夫儉可以制欲，淡可以順性。若無節制，唯事奢侈，徒增傷物之心，無益事神之道。」諒曰：「《周禮》古人所定，非過侈也。」太祖曰：「《周官》之法，不行於後世多矣。唯自奉者，乃欲法古，何哉？」吁！仁君愛物之心如此。大哉王言，培養國家元氣不小。

詩曰：黼幄推恩軫物情，道旁羊躑訝哀鳴；玉盤片片羔兒肉，暗有慈魂哭子聲。

出《同生錄二編》

十六、羊乞產後死

白龜年，曾入仙洞得素書，能辨禽獸語。一日，過潞州，太守知其能，延與之談。適將吏驅羊三十群過庭下，中一羊，鞭之不肯行，且悲鳴。守曰：「羊有說乎？」龜年曰：「羊言：『腹中有羔，將產，俟產訖，甘就死。』」守乃留羊驗之，既而果生二羔。

李斯義曰：禽獸語即不能辨，而其喜其哀，可立辨也。物愛其胎，與人何異？故於物之有胎者，宜更加憐惜。

詩曰：人羊轉轂詎荒唐，爭羨盈庖李贊皇；休怒行遲鞭見血，為兒一步一迴腸。

出《昨非庵日纂》

十七、溺女感化

弋陽方家墩吳某，犬生數子，令其僕攜溺諸河，僕私烹之。犬躡僕後，目睹其狀，號叫酸悲，以頭觸柱而死。村婦曰：「彼犬也，而猶愛其子，況於人乎？」溺女之風漸熄焉。

詩曰：母魂慘慘繞刀盤，溺女滔滔欲挽難；休薄吳兒心木石，村姑片語且迴瀾。

出《廣信府志》

十八、犬埋子骨

宋元徽中，石元度畜一黃犬，生子色白，母愛憐異常，每銜食飼之。及長，元度出獵未歸，犬母必門外望之。後元度患氣嗽，漸危篤。醫云：「須白犬肺湯。」索諸市，不得，乃殺白犬，取用其肺。犬母跳躍號叫，累日不息。其家人烹犬，與客食之，投骨於地。犬母輒銜置空房中，旋移後園桑下，掘土埋之，日夕向樹哀吠。而元度疾竟不瘳。未終時，謂左右曰：「湯不救我疾，枉殺此犬。」其弟法度，自此不食犬肉。

李斯義曰：楚靈王，聞群公子之死也，自投車下。讀此，知愛子之情，人物同也。

鶴子曰：《呂氏春秋》云：昔趙簡子臣陽城渠胥，有疾。醫謂：「得白騾肝則生，不得則死。」簡子殺所愛白騾，剖肝予之。與元度病烹犬相類。渠胥之疾瘳與否不可知，而元度因之而死。世之治病者，慎勿輕視物命，反傷人命也。元度臨終「枉殺」一語，莫作囁語看。當知冤報，人物無殊。其告左右也，大有痛自悔恨之心，此必眼光落地時，確有所見而云然者。

詩曰：埋骨荒園桑土新，幾回銜飼歷酸辛；怕揮老眼思兒淚，滴到黃墟草不春。

出《述異記》

十九、豚媼哭聲

唐果毅，鄆縣人，客來，恆買豚設饌。衛士家生十豚，俱買盡。其最後買者，煮尚未熟。果毅對客坐，忽聞婦人哭聲。意疑其妻，向家視之，不哭。至廳，又聞哭聲，視妻，復不哭，如此數回。後更向家，即聞哭聲在門外，在門外，即聞哭聲在家中。其客大驚，不安席，細聞哭聲，似云：「男女生十個，都被果毅吃盡。」聽之了了，惻然，皆散去。果毅驚而得病，數旬而沒。長安共傳其事焉。

鶴子曰：古德云：「欲知世上刀兵劫，且聽屠門夜半聲。」似此陰陰慘慘，真是滿門殺氣鬱蒸。分餉者眾客，尋債者一身。試問那時苦況，有座客替汝否？

詩曰：彭生豕立逐輿啼，媼哭豚兒更慘淒；說與老饕渾不信，睽車翻笑易無稽。

出《迪吉錄》

二〇、狙指腹

南唐李後主，獵青龍山。一牝狙觸網，見主雨淚稽顙，指其腹。主戒虞人保守，是夕誕二子。還幸大理寺，錄囚，繫有大辟婦，以孕在獄，未幾誕二子。主感狙事，罪止於流。

鶴子曰：狙性詐，而愛子情何摯也！李雖亡國主，而全狙之生，盡物性矣。感狙而曲全孕婦，盡人性矣。一念慈祥，有時流露，孰謂叔寶無心肝哉？

詩曰：敢同暮四與朝三，但乞生兒死亦甘；解網主恩同感泣，一時佳話遍江南。

出《湘山野錄》

二一、鼠狼救子

相國張文蔚莊，在東都北坡。莊有鼠狼穴，養子四，為蛇所吞。鼠狼雌雄情切，乃於穴外圪土，恰容蛇頭，伺蛇出穴，入所圪處，出頭，度其迴轉不及，當腰齧斷，而擘蛇腹，銜出四子，尚有氣，置穴外，銜豆葉嚼而傳之，皆活。何微物，而有情有智如是乎！

鶴子曰：情急智生，破涕為笑矣。不知四子他日亦念及此時親恩否？

詩曰：狼子休云盡野心，狡狴智勇讓渠沉；長蛇浪喜撐腸飽，殺業深時怨毒深。

出《北夢瑣言》

◎按此原有「鶴隨雛死」一案，出《警心錄》。云：鴈門遠法師，未出家時，善弩射，嘗射鶴雛，鶴母隨死等。須知遠公自幼好學，深通六經莊老，諸書皆未見其有善弩射等事。此確由《警心錄》之訛傳，故刪之。

二二、鶴自拔髦

大業二年，太守何稠，課州縣送羽毛，民爭捕，殆無遺類。烏程縣人入山捕採，見一大樹高百丈，上有鶴巢養子，欲取之，高不可上，操斧將伐樹。鶴知人必取，恐殺其子，乃自拔髦毛，片片投地。

李斯義曰：嗟乎！厚蓄以致傾喪者，世不乏人。觀此，知散財為保身之要也。

鶴子曰：上官誅求無藝，飛檄所到，急如星火。不特民罹其殃，抑且物流其毒，念之哉！

詩曰：麤糗戢影老巖阿，無術將雛避斧柯；願捨己身全子命，喜心比似怨心多。

出《警心錄》

二三、燕痛雛墜

閩之遠海近番處，有燕名「金絲」者，首尾似燕而甚小，毛如金絲。臨卵育子時，群飛近沙汊泥有石處，啄蠶螺食之。蠶螺背上肉有兩筋，如楓蠶絲，堅結而白。故此燕食之，肉化而筋不化，並津液嘔出，結為小窩，附石上，久之，與小雛鼓翼而飛。海人依時拾之，故曰「燕窩」。而予近聞之漳人，殊不然。大海中有高山，冬月，群燕來巢其上。春取小魚，累之窩中，人取之林中，窩毀子墜，顛覆闌干。燕之雌雄，群然悲鳴，傷物特甚。嗚呼！誰謂燕窩蔬房哉？生命之苦，過火燭刀割矣。蘇長公謂：「雖八珍之美，投箸而不忍食。」此物此志耶！

詩曰：海山巢覆燕同悲，鬻子恩勤亦閔斯；匕箸尚縈陰慘氣，腥風搖燭綠迷離。

出《泉南雜記》

二四、慈鶯一

吳遜客陪侍御苑，有取小金衣者，母聲慘噪，還之乃息。紀詩云：「不念飛禽愛子情，綠陰深處捕雛鶯；可憐調舌綿蠻韻，變作驚心痛裂聲。要識放寬堪託子，須知渡蟻得延生；還渠子母融融樂，禁苑須教莫浪驚。」

鶴子曰：教兒調舌，是天地生機，失子驚心，是天地殺機。生與殺，機甚微也。前人有詩云：「勸君莫打三春鳥，兒在巢中望母歸。」讀之淒切動人。昨非菴詩云：「鳥鵲哺雛時，萬分心愛護；一啄十餘呼，一飛十餘顧。辛苦養將成，驀被罟師捕；哀鳴及追逐，我不忍聞睹。」屠赤水《戒殺詩》云：「物我從來本一真，幻形分處不分神；如何共嚼娘生肉，大地哀號慘殺人。」吁！普願有情人，不惜隨緣，為罟師垂涕而誦之，是亦廣長舌也。

詩曰：睨睨聲和侑玉卮，宮娥笑打小黃鸝；煙花還我春無限，母子枝頭話別離。

出《同生錄二編》

二五、慈鶯二

有人取黃鶯雛養竹籠中，其雌雄接翼，曉夜哀鳴於籠外，時來哺之，見人略無畏怖。一日，移雛他籠，置密室，雌雄銜食至，瞥見空籠，繚繞飛鳴，一投火中而死，一觸籠而死。

鶴子曰：哀哉雌雄，憐子痛子，竟至於此！想見寸腸慘裂，慈魂雙繞，心猶含痛也。

詩曰：此恨綿綿死未平，為兒激烈太傷情；金衣公子心悲否，無復爺娘喚汝聲。

出《太平廣記》

二六、免母鸛悲傷

太倉劉家河天妃宮，永樂時建。一日，僧自外歸，見釜煮二卵，問從何來？童曰：「於鸛巢取之。」僧命還巢中。童曰：「卵已熟矣，還之無生理。」僧曰：「豈望其生，但免母鸛悲傷耳。」越數日，忽出二雛，僧異焉。令童探巢，果卵生也。巢內一木尺許，五色錯文，香風馥郁，持下供佛前。後倭舟避風泊河濱，入寺見木，願酬白金五百，僧與之。數年倭復入貢，訪前僧，死矣。僧徒問香何寶？曰：「此香焚之，死魂還體，聚窟洲所出返魂香也。」

李斯義曰：「免鸛悲傷」一語，不忍讀。貪彼微利，喪我至寶，世人往往如是。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則不貪便是至寶，安論返魂香哉？

鶴子曰：二雛於沸湯裏重生，母喜出望外，不知何似。巢中仙香，殆留之以酬老衲耶，惜僧雛未試於其師圓寂時也。

詩曰：縱非完卵免親傷，三復僧言意味長；安得眾生無夭札，不煩更覓返魂香。

出《警心錄》

二七、鳥帶箭餵雛

鄧艾征涪陵，見一鳥餵雛，挾矢射之。箭初發，鳥驚避，以諸雛尚在，不忍遠飛去。再發，中之，鳥帶箭分餵其雛，復銜餘餌在側，若教子取食然，哀鳴而氣絕。諸雛環視，亦俯仰哀鳴不已。艾大悔曰：「我違物性，殆不久人世矣！」

鶴子曰：《警心錄》載，艾征涪陵，見猿抱子在樹，中以弩，其子拔箭捲樹葉塞之，與《同生錄》異。然一慈一孝，並足風世。

詩曰：驚絃欲避顧雛棲，帶箭驚惶意慘淒；至竟英雄回首易，悔心幾個鄧征西。

出《同生錄二編》

二八、黃衣女乞兒命

衢州里胥，催租民家，貧無以備餐，有伏雞擬烹之。里胥恍惚間，見桑下黃衣女子，向前乞命，且曰：「自死不足惜，不忍兒子未見日光耳。」胥驚異，至屋側，見一雞伏卵，其家將宰，力沮之。後再來，雞乃抱雛，見胥踴躍似感恩狀。既去，行數百步，一虎猝躍出，忽一雞飛撲虎眼，胥獲免。

鶴子曰：胥如虎，而動惻隱，虎心善矣。不然，難逃真虎口也。是雞靈幻莫測，真慈母，真俠士。

詩曰：片念仁慈轉殺機，伏雞誰遣幻黃衣；柔腸兒女尋常事，不料雄心奪虎威。

出《警心錄》

二九、雞囑兒女

常熟一差役，催糧於鄉，宿旅舍。聞鄰嫗囑兒女曰：「明晨主人烹我餉官差，我死後，爾曹各自小心。門檻內外不可停，主人足下不可去。」次日，差挨戶催糧，值鄰家供膳，縛母雞，已操刀矣，雛繞母悲鳴。差亟前曰：「止止！爾將母雞及群雛，與我放生，我代爾完糧。」鄰家欣然與之。

後數年，差投三峰寺出家。長老曰：「汝果實心削髮，須求本寺眾僧，絕火三日，方留汝。」差遍懇眾僧。滿三日，出門取火，忽猛虎當門，眾僧怨之。差曰：「大眾既為予忍餓三日，今甘死，待予往。」出門取火，虎不為害，後悟道證果。

出《勸誠類鈔》

【附錄】

《廣信府志》云：興安胥鄭某，往鄉催糧。夜宿，似聞隔壁人語曰：「我明當就烹，若輩幸自愛，無擾害人。」諦聽之，咿咿喔喔，乃雞母與小雞語也。清晨，謂主人：「毋宰雞餉我，幸饋以生。」胥得雞去，至岑山，雞奮飛入洞。胥跡之，見白金布地，喟然曰：「天賜我乎，我安置此？」遂建橋修路，力行善事。棄家為僧，守戒律終其身。

詩曰：蠹吏回心便好人，雞窗絮語豈前因；餘生虎尾掉頭去，笑悟碧空身外身。

三〇、雙鯉救子

吳江人劉子嶼，有魚塘一所，至冬，築小堰以放塘水，竭澤取魚。水放將半，見二大鯉，越出堰外復躍入，如此再三。子嶼異之，觀所至，乃新育小鯉數百尾，聚一窟中，不得出，故二鯉往來跳躍，且銜且涉而救其子，雖身陷死地不恤也。子嶼愀然嘆息，乃去堰放魚。越二年，鋤地得金，遂至鉅富。

顏光衷曰：天地間，只是此有情種，到處堪憐堪痛。被二鯉活活畫出仁人孝子之脈，橫溢四海矣。

鶴子曰：彭尺木〈南園放生池碑銘〉云：「勿謂是魚，其形甚細；苟含生性，天地同氣。」又云：「爾有室家，魚有妻子；相煦相濡，至於沒齒。」讀此，使人猛發慈悲心。

詩曰：銜兒騰出幾躊躇，盡室難依丙穴居；同隊不須過河泣，主恩波及到枯魚。

出《迪吉錄》

三一、鰮護子

學士周豫家，嘗烹鰮，見有鞠身向上，以首尾就烹者。訝而剖之，腹中纍纍有子。乃悟物類之甘心忍痛，而護惜其子如此其至也。

俞仲寬曰：經言：「一切畏刀杖，無不愛壽命。」故驚禽投案，望救魏君。窮獸入廬，求生歐氏。近者，聞周學士烹鰮事，益歎有生愛戀，其情可憐。嗟乎！當其被擒執時，旁見親聚，欲戀不得，抱苦就終，含悲向盡。或慘受屠割，或生投鼎沸，種種痛苦，徹入骨髓。思之毛豎，言之魂驚。今人或見自家兒女，小有損傷，便言痛苦。至於殺物，則恣意慘毒，了無悲憫，何不怨之甚也！

劉念臺先生《人譜》云：「鰮名護子魚，仁人不忍食之。試觀沸湯慘痛時，尚捨身護子若是，食者快心，讀者酸鼻矣。」故烏菴道人詩云：「有命盡貪生，無分人與畜；魚鰮無聲類，見死瞪兩目。掙命砧几間，張口不能哭；死猶護其子，鰮烹將身鞠。」又昔人《戒殺瑣詠》曰：「毋謂動物蠢，愛生同吃緊；黑魚惜其胎，曲腰就湯殞。」蓋謂此也。

詩曰：饗人鹽豉久調和，沸鑊旁觀慘若何；一點護兒心不死，自身餘肉已無多。

出《傷心錄》

三二、魚乳

唐太宗貞觀十七年，帝觀魚於西宮，見魚躍，問其故。漁者曰：「此魚乳也。」於是止網。

鶴子曰：生機洋溢，宛然周文王靈沼氣象。

詩曰：微生响濕沐皇仁，新乳魚兒躍錦鱗；藻影花光朝雨後，綠波灩灩十分春。

出《冊府元龜》

三三、魚爲子貸命

李冲元，將破一魚，先夢皁衣嫗曰：「妾腹中有五千子，妾生，五千子亦生，妾死，五千子亦死，敢望哀憐，特貸一命。」元遂放之，立意戒殺，後於水濱得珠。

詩曰：曾聞薛偉化魚身，魚腹如何也幻人；但貸兒生甘就死，慈心極處每通神。

出《慈心寶鑑》。他本作「鰕」。

三四、虫敦 虫禺堡茆

虫敦虫禺，形如蟬，其子如蝦，著草葉。得其子，則母飛來就之。

鶴子曰：蝙蝠來尋母，母死而氣常存。虫敦虫禺來就子，子離而心常合。

是中消息，微乎微乎！

詩曰：飛來認取葉斑斑，母子潛通一氣間；蜾蠃空勞呼似我，相親畢竟不相關。

出《酉陽雜俎》

恤孤鑑第五

(十五案)

彼亦人子，哀此藐孤。何怙何恃，無食無襦。
物且保赤，旁觀歎歎。輯恤孤。

一、鬥穀於菟

鬥伯比，生子文，云卽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云卽子田見之，遂使收之。楚人謂乳曰「穀」，謂虎曰「於菟」「於」音讀「烏」，故名之曰「鬥穀於菟」。

鶴子曰：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置之寒冰，鳥覆翼之。自昔聖君賢相，生多磨折，萬靈呵護，不特楚令尹子文也。鬥，子文姓也。

詩曰：呱呱何在隱深蘆，夢澤風雲氣象殊；豈識他年賢令尹，無人乳哺遣於菟。

出《左傳》

二、虎憐孤苦

婺州根溪李姥，年六旬餘，數子相繼疫死。一孫七齡，相依為命。時方春，姥偕孫往擷茶，一虎躍出林間，徑攫其孫。姥挺身直前，攀虎大慟，述平生孤苦，且曰：「不如食我。」虎聞言，垂目弭耳，若慚悔狀，疾走而去。姥悲喜，挈孫以歸。

李斯義曰：語意悲切，猛如虎亦為感動。《中孚》「信及豚魚」，實有此理。

詩曰：虎前痛哭訴酸辛，乞宥孤孫食老身；羞惡心中兼惻忍，誰云物性不如人。

出《警心錄》

三、狐衛小鴛鴦

鴛鴦養雛於土窟破塚之間，鴛鴦不在，狐則為衛其子。

詩曰：鴛鴦他出代看雛，難得多情破塚狐；敢假虎威凌弱幼，記曾雲水在梁俱。

出《類林》

四、犬哺貓

宋，張孟仁，妻鄭氏，孟義，妻徐氏，共室而居，妯娌無間，寸縷不入私室。其乳貓為人竊去，犬哺其兒。太宗聞之，旨表其門曰「二難」。

詩曰：未聞黃耳哺烏員，失乳遺孤慘可憐；一視同仁忘物我，滿庭春盎太和天。

出《宋史》

五、李氏貓

李氏，大庾嶺民，畜二牝貓，各產四子。更出迭入，交相哺之，習以為常。旬日後，一牝為犬所噬，其一銜死者之子，置己窠，與其子合。死者之子，含怒作聲，意不相安。貓母遍舐環附，纏綿先後，不忍捨也。久之，乳力不能周，日以羸瘠，而奔走遮護如初時。終其擁哺，能自食，乃已。

李斯義曰：推幼幼之心，以及人之幼，全始全終，即聖人萬物一體之意，不謂物且有然！

詩曰：生死交情若此深，陵孤遑復念苔岑；試思一樣同胞視，何等慈悲懇到心。

出《警心錄》

六、貓代乳

唐時北平王家，貓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死焉，二子欲乳咿咿，聲甚慘，初不知其母死也。其一方乳已子，起而聽，走而救，銜一子置於其棲，又往如之，反而乳之，若己子然。

詩曰：訝母酣眠喚不醒，咿咿索乳兩伶仃；此情慘痛憑誰告，難得關心掩淚聽。

出《聖師錄》

七、鳥覆棄嬰

漢敬隱天后生時，會值擾攘，母棄之南山下，隆冬苦寒，再宿不死。外家偶過，聞啼聲，憐之。因往就視，有飛鳥舒翼覆兒，以為神靈，攜歸養之，後為后。

詩曰：雪裏啼聲竄虎狼，阿嬌歸抱外家藏；翩翩孰庇椒房貴，莫是丹山老鳳凰。

出《東觀紀》

八、百鳥飼杜鵑

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為飼之。

鶴子曰：杜少陵詩云：「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瞋；仍為飼其子，禮若奉至尊。」又云：「寄巢生子不自啄，群鳥至今與哺雛。」正云此也。

詩曰：眾巢效力飼雛饑，長養春風二月時；豈但蜀人思杜宇，銜恩百鳥不勝悲。

出《博物志》

九、鵲替哺

大慈山之陽，有拱木，上有二鵲，各巢而生子。其母，一為鷲鳥所搏，二子失母，啁啾不已。其一方哺子，見而憐之，赴而救之，即銜至一處哺之，不異其子。

詩曰：昨同樾蔭慟離儔，銜子巢中撫字周；底事風人詩未及，均平心但美鵲鳩。

出《聖師錄》

十、來鶴寺鸛

邵伯埭，有來鶴寺，與佑聖觀為鄰。嘉靖癸巳，有鸛營巢其間，各二雛。佑聖之鸛，為弋者所斃，其雛嗷嗷，日待哺於來鶴之鸛。鸛字均己子，候其羽成，飛鳴相逐，依依不捨，一時詫為異事。

李斯義曰：漢第五倫，謂兄子與己子，有寐與不寐之分，言不能無私也，鄰又有間矣。均之一字，不意得之羽類。

詩曰：哺雛如母憫牙牙，故侶同棲歷歲華；身在東家夜常起，婆心一半在西家。

出《警心錄》

十一、慈雞說

陳子官京師，荊婦歸，鮮以夙興相警者。恐入公遲，畜雄雞一，令司晨也。匹以一雌，已而生卵，僕好事，作窠使伏之。甫得雛四，而雌雞已斃，窠內四雛，悲鳴不已，若失恃者然。雄喪偶，亦忘其為誰氏子，既而一雌匹之。雌至，環繞於雛之籠外，若瞰其幼而孤，若有憫恤狀。命僕啟籠納之，竟呼雛若己子，覆之藉之，飲之食之。其四雛亦欣欣依戀，竟似母去重來，不復悲鳴矣。陳子感而歎曰：雞亦有繼母乎？雞亦有繼母而慈其前

母之子者乎？雞有五德，誰知又有一德，可異也。雖然，慈愛為性，物固有然，物豈能盡然哉？抑慈愛為性，物且有然，人豈有不然哉，而何以猶有不盡然者哉？人唯不能盡然，則凡天下能得繼母之慈者，宜知幸矣。天下為繼母而不慈前母之子者，宜知鑑矣。

悅旦自跋曰：余兄弟髫齡失恃，賴繼慈母張太孺人撫如己出，得以成立，慈愛真出天性。然以吾母方之天下，百不得一。今見窗禽，慈愛若此，深為雛幸，益念余兄弟昔日之幸也。

詩曰：伯勞哀泣繞親車，此獨恩勤更有加；倘使萱庭盡慈愛，孤兒何至衣蘆花。

出《廣虞初新志》

十二、雞翼雛

余家近年買一雞，雌而色白。已而買四雛，一斃於鼠。雛失母，日夜哀號，白雞憫而翼之，哺以食。晨則俟雛食已，率就朝暾，臥而舒翼，俾諸雛環偎其體，若恐伏地之冷也者。暮則率雛歸籠，有不知入者，引至籠口攔入之，已亦並入雛籠擁護之，每日如是。後雛長籠窄，不能入，乃率雛群中宿焉。越年餘，得一小雄雞，有他雞啄雛者，必怒而與之鬥。時復有啄他雛，則捨此而與彼鬥焉。又余二姑家，其伏雌護他雛，亦復相似，何物之恤孤比比也！

詩曰：食息呼雛夙夜偕，相依如母戲苔階；是何風日太初世，繪出融融無我懷。

出王福徵述

十三、鵝護雛

常州陳四家，有黑白二雌鵝，兩窠相並，各哺數雛。未幾，黑鵝死。白鵝每晨必至其窠，呼雛與己雛，同啄園中。晚必領其雛至窠，乃去。

李斯義曰：幼幼之道，物有之矣。奈人之殘刻性成者，骨肉仇讎，不唯不育其雛，而且欲破其窠也，獨何心哉？

詩曰：朝暮看雛各出窠，垂憐一日幾摩挲；故園更有淒情處，紅掌青苔舊跡多。

出《警心錄》

十四、仁魚

海中有仁魚，嘗負一小兒登岸，偶以鰭觸傷兒，兒死，魚不勝悲痛，亦觸石死。

鶴子曰：無心死兒，痛悔莫及，未觸石而死之先，魚腸已寸斷矣。

詩曰：悲憤茫茫未有涯，仁魚保赤願空賒；死含餘恨猶噓氣，散作慈雲庇萬家。

出《聖師錄》

十五、蛛留一絲

陳恂六，偶坐簷下，見大蜘蛛結網簷畔，又一小蜘蛛連其旁，結小網於右。俄大網破，大蛛盡收其絲於腹中，將另結焉。獨右畔一絲牽連小網，若去，則小網無所依，必毀。乃盤旋梁柱間，遲疑良久，竟不收而去。

李斯義曰：天下唯大能字小，強可庇弱。若勢處強大，唯圖自便，不顧弱小之成毀，此不仁之甚者也。當此際而能存遲疑顧慮之意，則施恩無窮矣。

詩曰：巧蛛收網雨黃昏，欲去遲疑小網存；人世張羅爭利己，誰留繾綣一絲恩。

出《警心錄》

眷舊鑑第六

(二十六案)

衣不如新，人不如故。古道云亡，悠悠陌路。
感物情長，如泣如訴。輯眷舊。

一、義鹿塚

銀臺侯廣成先生家，放一鹿於堯峰，且數年。侯死，鹿跳躑斷角，累日不食，亦死。山僧憐而葬之，碣曰「義鹿塚」。

徐仲光贊曰：遂性離藩，依仁脫俎。生既蒙恩，沒亦從主。無天可呼，有邱其所。折角摧肝，孤峰抔土。

詩曰：嘯傲深山樂未曾，侯羸死後恨填膺；年年鹿塚憑誰薦，一掬寒泉付老僧。

出《聖師錄》

二、象悼亡

日南貢四象，各有雌雄。其一雌死於九貢，至南海百有餘日，其雄泥土塗身，獨不飲酒食肉。長史問其所以，輒流涕若有哀狀。

詩曰：象中苟粲黯神傷，身辱泥塗肉味忘；宴爾新婚花燭爛，何人回念舊糟糠！

出《博物志》

三、能仁寺猴

淳熙間，知策長老住持山陰能仁寺，畜猴甚馴，名「孫大」，以遺總管夏侯恪。策每訪恪，猴識轎乘僮僕，即跳躑掣頓不已。恪憐之，仍歸策。策住山六年，辭去不得，一日凌晨為遁計。猴覺其不類常時，即泣下絕食，日未亭午而死。

李斯義曰：世人或棄舊求新，此猴只戀舊主。人而若此，豈有背主罔上之行哉！

鶴子曰：此猴竟以死送別耶，何情之激烈也！然優於朝秦暮楚者多多矣。斜陽拾橡之時，破窗落葉之夜，顧影寡耦，呼名誰應？長老何堪回首哉！

詩曰：捨舊謀新恥未能，六霜丈室伴禪燈；悽惶亦欲追隨去，又恐關河累老僧。

出《警心錄》

四、東峰雙猿

鐵漢和尚，居金陵牛首東峰下，獨坐數十年。嘗畜二猿子自隨，有所須，猿輒解意。與龍眠方學士坦庵拱乾善，特構一軒，方來即居之，額曰「坦軒」。和尚化去，二猿悲鳴不食死，葬於塔側。學士題其遺像云：「兩個獼猴杖一根，獻花石上獨稱尊；怪公事事能超脫，留此贓私誤子孫。」

鶴子曰：此與華林覺禪師侍者大空、小空相類，然二空不聞隨師去也。

詩曰：無心鴻爪印泥中，畫裏雙猿侍遠公；一切有情都有性，可能拋性說真空？

出《池北偶談》

五、蜀烏猿

蜀中產烏猿，性最黠，能解人意。楚帥進於上林，其使者歸，猿長號而絕。宋宗卿徵輿作詩弔之曰：「瀟湘寒月九疑風，盡日哀吟雲水中；借得上林無限樹，卻教歸魄入巴東。」

詩曰：魂隨歸使到巴山，也勝思鄉怨劣頑；無恙峽雲無恙月，不須怊悵未生還。

六、巧哥捷兒

紹興程生幕於蜀，以一八哥、一猴自隨，字八哥曰「巧」，字猴曰「捷」。客來則猴前導，客坐則八哥呼茶。及一切應用而細小者，輒令八哥銜之。客戲之曰：「林逋常妻梅子鶴，子殆僕捷妾巧耶？」捷與巧，亦深相得，左之右之，馴習而向程生。一刻不見，輒互相覓，覓見而愈馴。

一日，生小院把酒對花，諭猴司閤，勿令俗客至。諭八哥：「巧兒，我圍帶在室，可取至。」八哥應命飛入室，方出戶，有老雕自天陡下攫得之。八哥度不能免，鬆口落帶花階上，呼曰：「程相公！程相公！八哥被老雕攫去，帶子在花階上。」又呼曰：「猴哥！猴哥！」聲愈哀而遠。生回首，不見巧哥，階上帶猶存，鮮血漉漉，毛羽紛飛。大叫一聲，酒杯擲十步許，摔坐凳幾碎。須臾猴已至，向天哀號，跳四五尺，猙獰拍手，繞帶血而轉者數十回。生謂之曰：「捷，我與若及巧哥，性命之依也。今巧哥遭惡雕，若能為我雪此恥，為巧復仇乎？」猴點頭，若解意者。

署前有旗竿高數丈，近頂有斗。猴晨起，持一雛雞，盤竿而上，蹲斗中，以一手擎雛雞露斗旁。一雕旋而下，將及斗，猴躍起攫得之，詳視裂殺之，而下置生前。生曰：「若即殺我巧哥者乎？」猴擺手，意以為非是。次日

凌晨，又持雛雞往斗間如前狀，抵午，攫二雕裂殺之，又置於生前。生曰：

「二雕中有殺我巧哥者乎？」猴又擺手。至三日，群雕方盤旋大樹間，猴入廚取碎肉可升許，散而布於地。猴藏樹間，群雕下貪食，猴審良久，疾下攫其一，急趨生前，活而按之。生曰：「此果殺我巧哥之罪雕乎？」猴點首。問：「何以知之？」猴指其翅間有血片，又有紅條掛於爪，視之，果即八哥所繫者。

程生設巧哥位，謂猴曰：「捷兒，行刑！」猴遂瀝其血，滴巧哥位前，碎裂之。拜已，不勝歔歔焉。此案亦可入「雪冤」

詩曰：同群鳥獸且忘形，驟聽哀號入杳冥；妙手空空仇已得，血風灑處泣幽靈。

出《柳崖外編》

七、詩送野賓

王仁裕，嘗從事漢中巴山，有採捕者獻猿兒焉。憐其小而黠，名曰「野賓」，呼之即應。後壯盛，縻絜稍懈，逢人必齧，縱鞭箠亦不畏。於是題詩紅綃繫於頸，詩曰：「放爾丁寧復故林，舊來行處好追尋；月明巫峽堪憐靜，路隔巴山莫厭深。棲宿免勞青嶂夢，躋攀應愜碧雲心；三秋果熟松梢健，任抱高枝徹曉吟。」使人送入孤雲兩角山，縱之，不復來矣。後罷

職入蜀，行次幡塚廟前，漢江之壩，群猿自峭岩連臂而下，飲於清流。有巨猿捨群而前，於道畔古木間，垂身下顧，紅綃宛在。從者指之曰：「此野賓也。」呼之，聲聲相應。立馬移時，不覺惻然。縱轡之際，哀叫數聲而去。及陟山路，尚聞嗚咽聲。遂繼吟曰：「幡塚祠邊漢水濱，此猿連臂下嶙峋；漸來仔細窺行客，認得依稀是野賓。月宿縱勞羈縻夢，松餐非復稻粱身；數聲腸斷和雲叫，識是前年舊主人。」

李斯義曰：離合聚散，悲喜交感，兩情惓惓，如有故人之意，讀此令人惜別。

鶴子曰：黯然銷魂，唯別而已。二詩纏綿婉約，如讀江醴陵賦，野賓生色多矣。

詩曰：紅綃詩就諷回環，送別孤雲兩角山；幡塚重逢各含淚，餘聲猶繞亂峰間。

出《警心錄》

八、果然

交州及西南諸山有果然獸，其名自呼，狀大於猿，體不過三尺。而尾長過頭，鼻孔向天。雨則掛木上，以尾塞鼻。毛長柔滑，白質黑文，彩色斑

爛，而頰多髯。喜群行，老者前，少者後，食相讓，居相愛，生相聚，死相赴。柳子厚所謂「仁讓孝慈」者，是也。羅願云：「人捕其一，則舉群啼而相赴，雖殺之不去。謂之『果然』，以來之可必也。」

詩曰：生死相隨不獨留，雍容嘯侶碧山頭；孝慈仁讓人間少，誰錫嘉名柳柳州。

出《本草綱目》

九、犬戀主

復州簽判廳，主管諸司錢物，常畜犬以警盜，有黃犬十餘年矣。吳興周礪居官，尤加意飼養，犬一如感恩者，常坐臥其傍。泊滿秩，其侄皋代之，以小兒女多，慮為所驚，牽付蓮台寺。明日復來，如是者再三。礪未去，嘗訪皋，犬認所乘轎，迎繞戀戀，伺其退，即隨以行。皋會意，始置船中。後船至巴河，犬登岸未返，而舟人解纜東下。犬望見跳躑，嗥鳴奔隨，凡三、四十里。礪顧見之，命小船呼載，既得上，不勝喜，遂至湖州。

李斯義曰：十餘年豢養，去而復來，終不忍捨，恩義所結耳。余嘗讀程嬰、李善諸傳，輒不禁慨然興歎！

詩曰：託君宇下感恩多，古剎回頭悵若何；邂逅主人無限喜，看渠逐櫂下巴河。

出《警心錄》

十、貓戀主

蘇州齊門外，陸墓一小民，負官租，出避。家獨一貓，催租者持去，賣之閭門鋪商。忽小民過其地，躍入懷，為鋪中所奪，輒悲鳴顧視不已。至夜銜一綾袍，內白金五兩餘，投之而去。

詩曰：此身已矣憶奴無，寂寞花陰念主孤；去住兩難心苦甚，留金料足抵官租。

出《聖師錄》

十一、白香山鶴

唐劉禹錫詩序云：「友人白樂天，去年罷吳郡，挈雙鶴雛以歸。予相遇於揚子津，閱玩終日，翔舞調態，一符相書，信華亭尤物也。今年春，樂天為秘書監，不以鶴隨，置之洛陽第。一旦，予入門問訊其家人，鶴軒然來睨，如舊相識。徘徊俯仰，似含情顧慕填膺，而不能言者。因作〈鶴歎〉，以贈樂天。」

詩曰：萍水曾逢揚子津，洛陽宅裏復相親；多情尚認劉賓客，同憶長安遠宦人。

出《唐詩金粉》

十二、陳州鶴

陳州倅盧某，畜二鶴，甚馴。一創死，一哀鳴不食，盧勉飼之，乃就食。一旦，鳴繞盧側，盧曰：「爾欲去，不爾羈也。」鶴振翮雲際，數四徊翔乃去。盧老病無子，後三年，歸臥黃蒲溪上。晚秋蕭索，曳杖林間，忽一鶴盤空，鳴聲淒斷。盧仰祝曰：「若非陳州故侶耶？果爾，即當下。」鶴徑投懷中，以喙牽衣，旋舞不釋，遂引之歸。後盧歿，鶴亦不食死，家人瘞之墓左。

鶴子曰：哀鳴不食，是眷念同群。鳴聲淒斷，是眷念故主。

詩曰：放鶴徘徊不忍飛，孤山無子老何依；黃蒲溪上重相遇，豈接盧敖島嶼歸。

出《聖師錄》

十三、三燕殉墓

宋清溪王氏女，性柔惠，好陰德。堂有巢燕，一日，其母為貓噬，三雛餓將死，女以紅稻飼之，長大飛去。其冬女病死，明春燕復來，飛繞不已。母曰：「吾女已死，葬園中矣。汝若覓之，可相隨也。」燕隨母至墓，飛鳴哀惋，以喙啄墓皆死。

李斯義曰：燕賴女以生，復從女死，所謂一死一生，乃見交情耶！從古忠孝節烈，不過此一念真誠，激而為千古完人。讀此，令人長歎，亦令人起舞。

詩曰：三雛失母哺誰依，仗女恩勤倖免饑；如雪梨花春黯淡，年年魂繞故園飛。

出《警心錄》

十四、蠟丸如故

金安撫使田琢，少從軍塞外，所居有雙燕來巢，土人欲捕之，田曲為全護。忽一日，飛止坐隅，呢喃不去。田悟曰：「來朝秋社，汝當歸，殆話別乎？」口占詩以贈之，詩云：「幾年塞外歷崎危，誰道烏衣亦此飛；朝向蘆汀知有意，暮投茅舍重相依。卿憐我處頻迎語，我憶卿時不掩扉；明

日西風悲鼓角，卿應先我我何歸。」細書為蠟丸，繫其足。明年瓜代而歸，越八稔，任潞州觀察判官，偶坐廨舍之含翠堂。忽雙燕至，一飛簷戶間，一上硯屏，諦視之，繫足蠟丸固在。乃知此燕，蓋塞垣贈詩者也。同年龐才卿繪為圖，作長歌記之。

李斯義曰：榆塞荒涼，人物相依，吟詩贈別，可稱佳話。距經八載，雙燕忽來，蠟丸如故，亦異矣哉！

鶴子曰：蠟丸詩，抒情款款，含意深深。作伴還鄉，送雙飛而慶幸。塞居懷舊，悵子影之飄零。主客兩層，纏綿都到。

詩曰：等是楊花不住身，蠟丸珍重八回春；似曾相識來雙燕，還覓緘詩贈別人。

出《耳新》

十五、鴻贖婦

天津弋人得一鴻，其雄者隨至其家，哀鳴翱翔，抵暮始去。次日，弋人早出，則鴻已至，飛號從之。既而集其足下，弋人將並捉之，見其伸頸俯仰，吐出黃金半錠。弋人悟其意，乃曰：「是將以贖婦也。」遂釋雌。兩鴻徘徊，若有悲喜，遂雙飛而去。弋人稱金，得二兩六錢強。

鶴子曰：黃金何處銜來耶？而弋者悟其贖婦，亦解人哉。不知抵暮獨去後，竟夕中何等輾轉也。

詩曰：秋胡重見喜開顏，幾贖文姬入漢關；人世黃金如此易，不勞再築望夫山。

出《聊齋志異》

十六、景州雁

景州李鏡亭，嘗得一雁，蓄之庭，雜鵝鶩中，甚馴擾。一日，雁群過空中，所蓄雁昂首長鳴，倏一雁飛落，蓋其牝也。交頸宛轉，鳴聲啞啞相應答，如訴離愁，如話久別，而乍相親暱也，久之乃同飛去。明年雁來，前蓄者自投下，啞啞向鵝鶩群，如道故者。至前所棲食處，徘徊顧視，旋復升堂入戶，周歷幾遍。見主人出，伸頸鼓翼，嘹唳長鳴，依戀遲迴之態如不勝。逾刻許，乃翩然而起，追逐其群去。一時觀者，莫不歎異。

鶴子曰：讀至交頸宛轉，哀鳴話別，令人增伉儷之重。讀至啞啞道故，徘徊不捨，令人增友誼之重。及見主人，悲喜交集，依戀遲迴，令人增主恩之重。

詩曰：空際聞聲識故夫，不圖意外遇羅敷；相憐雲路分飛後，碧海紅塵兩地孤。

出《秋坪新語》

十七、隴山鸚鵡一

明皇宮中，養鸚鵡數百，一日，問之曰：「思鄉否？」對曰：「思鄉。」遂遣中貴送還山中。後數年，有使臣過隴山，鸚鵡問：「上皇安否？」使臣曰：「上皇賓天矣。」鸚鵡皆悲鳴不已。使臣賦詩曰：「隴口山深草木荒，行人到此斷肝腸；耳邊不忍聽鸚鵡，猶在枝頭說上皇。」

李斯義曰：天寶之亂，賊臣如祿山，不足論矣。當日張均、張洎輩，在賊中指斥官家，豈豢養不如鸚鵡乎？或曰：枝頭上皇之詩，使臣飾詞耳。何也？郭浩，諂佞之尤者也，其過隴也，按邊也，歸宜曰：「韋皋殺朱泚之使，氣尚烈烈也。」使上惕然思報忠與防奸。「李及款中貴之薄，風尚矯矯也。」使上恍然知揚清與激濁。且隴亭半多流離，秦城不堪食邑，如繪鄭監之圖，使上憂恤民生，思其艱以圖其易。乃計不出此，而徒托諸林間恍惚之聲，造為婉媚淒涼之調，嬖倖之容悅，曾何益於國家哉！

鶴子曰：李評責唐使良是，但古來傳記，物類篤於忠愛者不一，隴山悲鳴，又奚疑哉！

詩曰：聲聲頻問上皇安，曾記深宮帶笑看；隴水不流助嗚咽，鼎湖夢斷路漫漫。

出《警心錄》

十八、隴山鸚鵡二

宋高宗時，隴西獻能言鸚鵡，命養於宮中。久之，問曰：「爾思鄉乎？」曰：「豈不爾思，思之何益？」乃遣使送還隴山。數年後，使者過其地。鸚鵡問曰：「上皇安乎？」曰：「升遐矣。」鸚鵡南向悲鳴不已。

詩曰：隴山南望不勝哀，目送迢迢使節回；五國城頭霜月苦，可曾雁信問安來？

出《聖師錄》

十九、滇南二鸚鵡

李邁菴自記：自滇遊回，有僕染瘴而死。僕攜有二鸚鵡，流淚三日不休，亦死。

詩曰：洱海煙黃瘴不收，主人白骨掩荒邱；如何一樣傷心甚，死到黃泉淚尚流。

二〇、韓通判鸚鵡

韓奉議官隴州通判，家人獲鸚鵡，未幾，忽語之曰：「比苦思鄉。」家人憐而放之。後有自隴差至京師者，憩道旁樹下，倏聞鸚鵡呼曰：「君認我否？我是韓通判家鸚哥，到京煩為我傳語，多謝故人，家山甚樂也。」

詩曰：雲水翛然自在身，誤謀紅稻絆紅塵；關山哪有家山樂，寄語天涯薄宦人。

出《春渚紀聞》

二一、郎無恙否

關中商人，得能言鸚鵡於隴山，愛而厚食之。因事下獄，歸時嘆恨不已。鸚鵡曰：「郎在囹圄未逾旬，懊惱如是。我閉籠累年，奈何？」商感而放之。後商同輩有過隴山者，鸚鵡必於林間問曰：「郎無恙否？幸寄聲，幸寄聲。」

鶴子曰：「自起開籠放白鷗」，此商可嗣響雍陶矣。

詩曰：片言打動主人心，可悟人心感易深；借問郎今無恙否，多情誰似隴山禽。

出《聖師錄》

二二、秦吉了

天后時，左衛兵曹劉景陽，使嶺南，得秦吉了二隻，能解人語。至都進之，留其雌者。雄煩怨不食。則天問曰：「何無聊也？」鳥曰：「吾配為使者所得，切思之。」因呼景陽曰：「卿何故置一鳥耶？」景陽叩頭謝罪，乃進之，則天不罪也。

詩曰：一路雙棲乍別離，難銜紅豆寄相思；影孤怯對瑤階月，何處聲聲叫畫眉。

出《情史》

二三、李氏鳩

畜鳩者，以五月五日翦其舌，取汞硫火煉之，成靈砂，雜米菽，日三飼，變易其心，則能為人言，過於鸚鵡。

李氏有一鳩，甚慧，養之數年矣。日則飛翔於欄楹、簾幕間，不遠去，夕宿於籠，以避狸鼠。見童婢有私持物及摘花者，必告其主人。

晉人賈於吳者見之，願以十金易焉。鳩覺其意，告主人曰：「我居此久，不忍去，公必欲市我他所，我且不食。」主人給之曰：「我友有欲觀汝者，即攜汝歸耳。」至賈家，則捨之去。

鳩竟不食，哀鳴告歸。賈人憐其志，且恐鳩死，而金無取償也，遂捐金十之二，而以鳩還李氏，鳩乃食。

陳臥子曰：鳩，拙鳥也，不輕去就，其儀一兮，是以詩人比之君子。而屈氏猶惡其佻巧，何也？

詩曰：故園桑徑月淒清，情況依依夢不成；萬想千思歸去好，新人恩重報來生。

出《陳忠裕集》

二四、徑山寺雞塚

杭州徑山釋法欽，養一雞，不食生類，隨之若影，不遊他所。及欽入長安，哀鳴三日而絕。今雞塚在山也。

詩曰：三生帶得善根來，久傍禪扉舊綠苔；一片行雲留不住，寒窗風雨助啼哀。

出《宋高僧傳》

二五、烏郎蒼女

湯初煥，佐郡江右，在任生女，及周，郡人饋以鵝，頸為盒擔壓折，折成之字，夫人憐而畜之。後罷郡歸，親黨又饋以鵝，乃缺一掌者，亦憐而畜之。一雌一雄，遂成匹偶。雄曰「烏郎」，雌曰「蒼女」，呼其名，即應聲至。行則讓缺掌者先，食則讓折頸者先。畜至三十餘年，迨夫人歿，二鵝哀號不食死。

鶴子曰：一缺掌，一折頸，偕老三十餘年，漆園所云「以不材終其天年」也。

詩曰：秩然有禮宛如賓，相敬相憐三十春；莫笑老鵝同缺陷，昂藏竟似兩完人。

出《聖師錄》

二六、覓偶而來

山陰陳爾誠，於門前罾獲巨鰲，置廚內水缸。其祖華宇，自外暮歸，窺見缸側一鰲，意其為覓偶而來也，並取置缸內，則聚首眷戀不相捨。誠感歎，遂攜放瀆中。自此舉家戒食鰲。

詩曰：有情眷屬盡堪哀，誰喻蹢躅覓偶來；假使夜闌人未見，不知含淚若何回。

出《警心錄》

踐信鑑第七

(十三案)

燕鴻應候，豚魚孚誠。無輓無軌，車何以行。
白水信誓，陰雨寒盟。輯踐信。

一、申州虎

貞元間，王徵為申州牧，時多虎暴，徵約得一虎者酬十緡。有老卒丁岳，善為陷阱，不數日，得一虎，聚觀者千百人。

時岳方被酒，因衣襟掛樹根，墜阱中。眾駭甚，乃以輓轡下巨索，令岳自縛引之上。岳得索引，去地二、三尺，虎則躡其索而留焉，如此數四。

岳謂虎曰：「爾輩縱暴，理宜翦除，眾所以未即屠者，以我故也。汝能從我，當白太守，捨爾之命，爾其率群輩遠離此土。我當質之天日，不渝此約。」虎諦聽，若有知解。岳再引繩，虎不復留。

既得出，遂白太守曰：「今殺一虎，不足除群虎之暴，乞捨之，令其率群虎去耳。」徵許之。

岳乃積土坑中，虎躍出，嘯風而逝。自是，群虎屏跡。

李斯義曰：為阱得虎而自墜，此時虎何難噬啗，眾何難屠虎。然眾所以不遽屠虎者，以啗故。而虎所以不遽噬啗者，以求出故。從來兩不相害，則可以兩全。啗踐約而虎屏跡，豈不兩得乎哉！

詩曰：食言罕見信由中，心諾潛消坎窞凶；擒虎不難難縱虎，腥風萬壑轉仁風。

出《警心錄》

二、虎赴西關約

山西孝義縣郭外，環山多虎。一樵者，朝行叢箐中，失足墮虎穴。兩小虎臥穴內，穴如覆釜，三面石齒廉利，前壁稍平，高丈許，蘚落如溜，為虎徑。樵踴而蹶者數，徬徨繞壁，泣待死。

日落風生，虎嘯踰壁入，口銜生麋，分飼兩小虎。見樵蹲伏，張爪奮搏。俄巡視，若有思者，反以殘肉食樵，入抱小虎臥。樵私度虎飽，朝必及。昧爽，虎躍而出。卓午，復銜一麋來，飼其子，仍投餒與樵。樵餒甚，取啖，渴自飲其溺。如是彌月，浸與虎狎。

既而小虎漸壯，虎負之出。樵急，仰天大號：「大王救我！」須臾，虎復入，捲雙足，俯首就樵，樵騎虎騰壁上。虎置樵，攜子行。陰崖灌莽，

禽鳥聲絕，風獵獵從黑林生。樵益急，呼大王，虎卻顧。樵跽告曰：「蒙大王活我，今相失，懼不免他患。幸終活我，導我中衢，我死，不忘報也。」虎頷之，遂前，至中衢，反立視樵。樵復告曰：「小人西關窮民也，今去將不復見。歸當畜一豚，候大王西關三里外，郵亭之下，某日時過饗，無忘吾言。」虎點頭，樵泣，虎亦泣。

迨歸，家人驚訊，樵語故，共喜。至期，具豚，方事宰割，虎先期至，不見樵，竟入西關。居民見之，呼獵者閉關柵，矛梃銃弩畢集，約生擒以獻邑宰。樵奔救，告眾曰：「虎於我有大恩，願公等毋傷。」眾竟擒詣縣，樵擊鼓大呼。官怒，詰樵，具告前事，不信。樵曰：「請驗之，如誑，願受笞。」官親至虎所，樵抱虎痛哭曰：「救我者大王耶？」虎點頭。「大王以赴約入關耶？」復點頭。「我為大王請命，若不得，願以死從大王。」言未訖，虎淚墮地如雨。觀者數千人，莫不嘆息。官大駭，趨釋之。驅至亭下，投以豚，矯尾大嚼，顧樵而去。後名亭曰「義虎亭」。南昌王猷定記。

王子曰：予聞唐時，有邑人鄭興者，以孝義聞，遂以名其縣。今亭復以虎名，然則山川之氣，固獨鐘於此邑歟！世往往以殺人之事，歸獄猛獸，聞義虎之說，其亦知所愧哉！

詩曰：虎解回思憫負薪，荷恩急難兩全身；臨歧對泣悲風起，千載荒亭感路人。

出《排悶錄》

三、黃耳塚

晉陸機，少好獵。在吳時，有客獻快犬，曰「黃耳」。機入洛，常將自隨。犬黠慧，能解人語。又嘗借人三百里奴，犬識途導之行。

機羈官京師，久無家問，戲語犬曰：「我家久斷音耗，汝能齎書取消息否？」犬喜，搖尾作聲應之。

機試為書，盛以竹筒，繫犬頸。犬出駟路，走向吳。每經大水，輒依渡者弭毛掉尾向之，因得載渡。到機家，口銜筒，作聲示之。機家啟筒，取書看畢，犬又向人作聲，如有所求。其家作答書內筒，仍繫犬頸，犬復馳還洛。計人行五旬，犬往還才半。

後犬死，葬機家村南二百步，聚土為墳，村人呼為「黃耳塚」。

詩曰：綺年入洛飲香名，黃耳還鄉路幾程；一紙家書萬金抵，洪喬投渚太無情。

四、圍城犬負米

楊光遠叛青州，有孫中舍，居圍城中，族在西州別墅。城閉久食盡，舉家愁嘆。犬徬徨其側，似有憂思。中舍因囑曰：「爾能為我至莊取米耶？」犬搖尾若應狀。至夜，置一布囊，並簡，繫犬背上。犬由水竇出，至莊鳴吠。居者開門，識其犬，取簡視之，令負米還。如此數月，以至城開，孫氏闔門，賴以無饑，愈愛畜此犬。後數年斃，葬於別墅。至其孫彭年，語龍圖趙師民，刻石表其墓，曰「靈犬誌」。

鶴子曰：四郊多壘，勢將拔幟孤城。七日無糧，困更斷炊累月。擬泛舟兮何所，同仰屋以興嗟！當是時也，倉葛怒而呼，臣朔饑欲死矣。猗孫門之靈犬，忿戎莽之逼人。傍主若憂，含情莫訴。寸丹敢竭，雖歷艱阻而甘心。尺素請裁，願負橐囊以報命。怡然出竇，俄而還家。晝伏夜行，獨越阡而度陌。驚聲顧影，想履險而乘危。一時菜色回春，翳桑免餓，伊誰之力歟！夫見義必為，勇也。相時而動，智也。臨蹇不懼，忠也。踐約不渝，信也。厥後馬鬣妥骸，龍圖表碣，宜哉！吁！靈蹤渺渺，尚護片石之苔花。寒食年年，合酌半盃之麥飯。

詩曰：圍城坐困絕餱糧，乞米帖誰郵舊莊；盡室回生靈犬力，虧他一路負歸囊。

出《聖師錄》

五、博羅犬

博羅何字，母死，廬墓。家無僕從，一黃犬，間日輒候墓所。有所需，即書片紙繫頸，家人見之，具備，繫使負還，無或爽者。

詩曰：往來供乏歷年華，廬墓郵書望眼賒；蕭穎士奴輸捷足，陸家黃耳復何家。

出《偃曝餘談》

六、鶴寄詩

才女晁采，養一白鶴，字「素素」。一日，小齋坐雨，念其夫於役，久乏音問。謂鶴曰：「昔西王母青鸞，郭紹蘭紫燕，皆能寄書達遠，汝獨不能乎？」鶴延頸向采，若受命狀。采即援筆直書二絕句繫其足，竟致其夫，尋即俶裝歸矣。

鶴子曰：「曰歸曰歸歲雲暮，其雨其雨怨朝陽。」未免有情，誰能遣此？此情之得其正也。鬱金堂上，望夫山頭，烏得胎仙在在傳書哉！

詩曰：征夫聿至喜無端，鶴使多勞瘁羽翰；翦燭西窗同話雨，詩箋舊淚未全乾。

出《內觀日疏》

七、燕寄詩

長安豪民郭行先，女紹蘭，適巨賈任宗。任久賈於湘，蘭睹雙燕戲梁間，長吁語曰：「我聞燕子自海東來，往還必經湘中。我婿離家數載矣，音耗杳然，存亡未卜。欲憑爾附書，投於我婿。」言訖雨淚。

燕似有所諾。蘭復問曰：「爾若相允，當泊我懷。」燕徑飛膝上。蘭吟詩云：「我婿去重湖，臨窗泣血書；殷勤憑燕翼，寄與薄情夫。」遂小書緘繫燕足，燕飛鳴而去。

任時在荊州，忽雙燕回翔頭上，訝視之，遽泊其肩，有小函繫足。解而覽之，乃妻所寄詩也，感而泣下。燕復飛鳴而去。次年任歸，以詩示蘭。宰相張說，敘其事而傳焉。

鶴子曰：「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彼計以月，此計以年。任之歸，燕之力也。唐人詩云：「嫁得瞿塘賈，朝朝誤妾期；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是商得詩泣下，掛席言旋，視瞿塘賈之爽信何如耶！

詩曰：裁詩好寄任公子，臨發開封帶淚哦；湘月莫遲送雙影，倚樓南望夜如何。

出《情史》

八、雁繫書

汴中人，射雁金明池，得繫帛書。詩云：「霜落秋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矢，窮海孤臣有帛書。至元五年九月一日放雁，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於真州真勇軍。」

詩曰：雁足傳書又子卿，海天雪窖共淒清；孤臣心事更誰寄，望斷寒雲此際情。

出《元史》

九、飛奴

唐曲江張九齡，少養群鴿。與親知書，繫鴿足，依所教處，飛往投之，無一差舛，因目為「飛奴」。

詩曰：雁帛魚書杳莫尋，停雲空自撫幽琴；相思綿渺關山隔，仗爾飛奴達素心。

出《開元遺事》

十、真定鴿

顏清甫幼子，獲一鵓鴿，翎間有書一緘。籤題云「家書付男郭禹開拆」，乃曲阜縣尹郭仲賢也。蓋其父自真定寄至者，時仲賢改授遠平縣尹去，鴿未知也，盤桓尋覓，遂遇害。清甫見之，責其子，使取木匣函鴿，直抵仲賢署，獻書與鴿，具白以故。仲賢憮然曰：「畜此鴿已十七年矣，凡有家書，雖隔數千里能傳至。」命左右瘞之。

詩曰：拜命燕山寄好音，移官何處幾回尋；一緘空繫身先死，地下猶懸未了心。

出《輟耕錄》

十一、五時雞

影娥池北鳴琴苑，有伺夜雞，隨鼓節而鳴。從夜至曉，一更為一聲，五更為五聲，亦曰「五更雞」。

詩曰：風雨瀟瀟夜色清，五更雞唱聽分明；影娥池畔瑤琴靜，恰應譙樓畫鼓聲。

出《洞冥記》

十二、潮雞

移風縣有雄雞，聲如鼓角，每潮至則鳴，時號為「潮雞」。

詩曰：朝潮夕汐信誰知，喔喔雞聲壯且悲；一聽海風先鼓翼，門前正到雪濤時。

出《袖中記》

十三、飛魚失書

謝長裾，往觀魚洞天，每念瓊卿，輒命一魚寄訊。魚飛入青天，輕於片紙，往來甚遠「遠」疑為「速」字之訛。一日，飛至桂海，與龍隱巖龍鬥，失其書。恐長裾責之，立化於西山之後為石馬，即今立魚峰是也。

鶴子曰：歟忽靈幻，魚也龍乎？

詩曰：日望空中接報書，故人問訊近何如；殷勤尺素千鈞託，石馬無聲恨有餘。

出《居錄續卷》

守廉鑑第八

(十五案)

桑扈竊脂，馬不食脂。雞廉狼貪，物性難齊。
我思古人，泌水樂饑。輯守廉。

一、周藩馴虎

先祖方伯公，為河南按察使，時周王府有馴虎，日唯啖豆腐數斤。猛虎如此，何異騶虞。

鶴子曰：似此寅客，愧殺封使君矣。

詩曰：不知肉味有餘歡，守素休嗤骨相寒；豪氣漸平心漸淡，向來虎穴捋鬚難。

出《池北偶談》

二、豹廉

古詩云：「饑豹食有餘。」言豹廉也。

按《字說》：「豹性勺物而取，程度而食，故字從勺，又名程。」程，即豹也。

詩曰：深霧冥冥善晦藏，南山不自耀文章；老饕哪識盈虛理，自古留餘味更長。

出《埤雅》

三、浯溪白驢

莪外大父東川紀公，居浯溪，嘗養一白驢，力而馴，雖饑甚，從不食田中物，公愛之。未幾，人竊去，一日，偶過其地，驢遠望哀鳴，視之，即所失驢也，以四金贖回。後驢衰病，有勸公殺以煎膠者。公曰：「此驢效力十餘年，今因老憊而殺之，不忍也。」適驢在側，淚潸然下。及驢死，埋以破席焉。

詩曰：浯溪水草樂忘年，風雪橋頭忍餓旋；天物豈容輕暴殄，怒渠黃犢慣蹊田。

出《王念菽述》

四、芮氏犬

常州芮氏，家貧，日飼犬以糠粃。其鄰為富室姚氏，犬多餘食。所限僅一小竹籬，姚犬每向籬竇，低聲搖尾，若招呼狀。芮犬蟠曲臥地，唯昂首相應，絕不過食其餘粒，如是以為常。

鶴子曰：《五代史》云：「南唐江州陳氏，族七百口，畜犬百頭，共一牢而食。一犬不至，諸犬不食。」觀此則犬不特知廉介也，且知禮讓。

詩曰：食貧守竇歷星霜，多謝鄰情惠豈忘；糠粃膏粱都有命，觸藩何敢效羝羊。

出《聖師錄》

五、陸氏犬

陸思俊，秀州呂氏老幹也。家畜犬，劇馴，凡七八年。陸夫妻繼亡，遂空其室而扃之。犬猶日臥戶下，僂僂然往來他所，已復歸，常作聲嗚嗚，若有所尋索而淒咽者。鄰人不忍，或以糟糠呼飼之，不食。久而肉消骨立，長號數聲而死。

鶴子曰：犬何介而義哉！霜月寒宵，癯影獨弔，恍若鬼火往來空中感泣也。

詩曰：皮毛脫落臥柴關，老屋荒涼蔓草間；不食嗟來甘餓死，清風想見首陽山。

出《警心錄》

六、丹穴鳳

鳳生丹穴，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身備五色，鳴中五音，有道則見，飛則群鳥從之。

詩曰：歸昌應瑞德徽昭，不易來儀下絳霄；顧視清高桐百尺，勞勞塵世等鷦鷯。

出《孔演圖》

七、禽避食卵

孟虧，人首鳥身，其先為虞氏，馴百禽。夏后之末，民始食卵，孟虧去之，鳳凰隨焉，止於丹山，去九疑萬八千里。此山多竹，長千仞，鳳凰食竹實，孟虧食木實。

詩曰：丹山木實足忘饑，世味濃時古味稀；莫謂玉團非肉食，未開混沌滿生機。

出《括地圖》

八、審山鶴

予嘗記揚署貞鸞事，適觀朱近修〈義鶴記〉，異焉。審山周氏者，養鶴二，順治乙酉，周闔門死，兵掠鶴去，鬻溪上陳氏。其雄哀鳴不食死，雌不偶他雄。一日，翔於野，見審山浮圖，百里外飛赴之，徘徊浮圖下三日。周之遺僕某，聞而往觀，鶴望僕踴躍，投懷不去，遂攜以歸。始供魚不給，繼粟，又不給。鶴自投灶下，伺其飯，啄餘粒。或竟日饑，羽毛凋敝，終不他去謀食。觀者皆太息，或泣下云。

鶴子曰：是雄是雌，節義兼而有之。觀其隨僕遠歸，忍饑竟日，又何其毅然自守耶！

詩曰：未同殉主錯孤飛，甘餓歸來舉目非；含淚相看唯老僕，青苔白骨黯斜暉。

出《居易錄》

九、池上鳴鶴

夫己氏曰：予池上有鶴，介然不群。烏鳶雞鵝，次第爭噪，若相嘲者，鶴亦時復一鳴。予非公冶，不通其意，因戲代贈答，以意斟酌之，成八絕句，聊資一噓云爾。

雞贈鶴曰：「一聲警露靈誰似，五德司晨世不多；未必立群盡嵇紹，重君輕我意如何？」

鶴答雞曰：「爾因爭食泥中鬥，我獨鳴皋松上棲；塵世何知有仙骨，都輕野鶴重家雞。」

烏贈鶴曰：「與君黑白太分明，縱不相親莫見輕；我每夜啼君怨別，七弦琴裏忝同聲。」

鶴答烏曰：「矯矯凌雲出塵表，紛紛攫肉下田中；我音中羽君音角，琴譜雖同調不同。」

鳶贈鶴曰：「詩人稱鶴亦稱鳶，君也聞天我戾天；同病相憐復相笑，饑來一樣癖腥膻。」

鶴答鳶曰：「天空海闊莫相非，清濁仙凡各有歸；碧落彩雲鸞鶴侶，幾時曾見汝曹飛。」

鵝贈鶴曰：「君曾緱嶺隨王子，我幸山陰伴右軍；標格一般人世重，但輸捷足步青雲。」

鶴答鵝曰：「右軍去後欲何依，月白霜高自在飛；見否犧牲及鸞鶴，大都我瘦讓君肥。」

詩曰：鳥言也足解人頤，三百篇中不廢詩；老鶴一聲倩誰語，素心唯有白雲知。

出《唐詩金粉》

十、介鳥

雉，介鳥也，耿介而一志者也。

《爾雅翼》云：「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因地之墳衍以為疆界，分而護之，不相侵越。」

詩曰：稜稜介節仰昂藏，飲啄翛然步武詳；盡日山光自怡悅，時哉何處不山梁。

出《禽經》

十一、黃山白鵬

李太白詩序云：「聞黃山胡公有雙白鵬，蓋是家雞所伏，自小馴狎，了無驚猜，以其名呼之，皆就掌取食。然此鳥耿介，尤難畜之。余平生酷好，竟莫能致。而胡公輒贈於我，唯求一詩。聞之欣然，適會宿意，因援筆三叫，文不加點，以贈之曰：『請以雙白璧，買君雙白鵬；白鵬白如錦，白

雪恥容顏。照影玉潭裏，刷毛琪樹間；夜棲寒月靜，朝步落花間。我願得此鳥，玩之坐碧山；胡公能輒贈，籠寄野人還。』」

鶴子曰：右軍以書籠山陰之鵝以去，太白以詩換黃山之鷗而歸，同一韻事。

詩曰：拜貺雙鷗喜且謳，飄然塵外兩風流；他時好謝碧山月，還汝黃山雲水秋。

出《唐詩金粉》

十二、越王鳥

《羅山疏》云：越王鳥，狀類烏鳶，足長口勾，末如冠。不踐地，不飲江湖，不啖百草，不食魚，唯啖木葉。

詩曰：誰將鳥喙越王稱，木葉充饑冷笑鷹；罕見禽中陳仲子，不啖半李勝於陵。

出《本草綱目》

十三、信天緣

晁以道云：鵜之屬，有曰「漫畫」者，以喙畫水求魚，無一息之停。

有曰「信天緣」者，終日凝立，不易其處，俟魚過乃取之。

所謂「信天緣」者，即俗名「青翰」者也，又名「青莊」。此可喻人之貪廉。

詩曰：終朝凝立冷雲中，付予隨天不怨窮；畫水求魚爭一飽，歡娛無幾轉眸空。

出《本草綱目》

十四、烏蛇食花氣

烏蛇，不食生命，亦不害人，多在蘆叢中，吸南風及其花氣。

詩曰：飲氣餐風體欲仙，蘆花叢裏自年年；不戕生命全生理，應共螭蛇上九天。

出《乾寧記》

十五、蟬五德

昔人稱雞有五德，而作者賦焉。至於寒蟬，頭上有綏，則其文也。含氣飲露，則其清也。黍稷不享，則其廉也。處不巢居，則其儉也。應候守節，則其信也。君子則其操，可以事君，可以立身，豈非至德之蟲哉！

鶴子曰：曹植〈蟬賦〉云：「實淡泊而寡欲兮，獨怡樂而長吟；聲嗷嗷而彌厲兮，似貞士而介心。」駱賓王〈蟬賦〉云：「吟喬樹之微風，韻資天縱；飲高秋之墜露，清畏人知。」合而觀之，寒蟬高品，和盤托出矣。

詩曰：詠蟬深訝玉溪生，難飽徒勞恨費聲；豈識居高心淡定，任他樹樹碧無情。

出陸雲《蟬賦》

翼善鑑第九

(十九案)

善氣氤氲，善量彌綸。云何動物，只是一真。
真誠極處，且泣鬼神。輯翼善。

一、鹿繞墳鳴

伍襲，字世公，居父喪，廬側有一鹿，每襲哭，輒繞墳而悲鳴。

詩曰：荒廬弔影獨銜悲，怪鹿云何共涕洟；一樣椎心風木痛，想他躑躅繞墳時。

出《孝子傳》

二、群鹿感孝

唐孝子褚無量，丁母憂，廬於墓側。有鹿犯所植松柏，無量泣而謂曰：「山中草木不乏，何忍犯吾母塋樹？」因竟夕守護。自是群鹿馴狎，不復侵害。

按皇甫山《逸士傳》云：羅威，字德仁，南海番禺人，母沒盡哀。墓側白鹿，乃馴繞其墓。

詩曰：誤侵瑩木恕無知，怒犯山靈罪敢辭；萬點長條短條淚，鹿群相視亦含悲。

出《唐書》

三、虎避孝子

上虞楊威，少失父，事母至孝。嘗與母入山採薪，為虎所逼，自計不能禦，於是抱母，且號且行。虎睹其情，弭耳而去。

詩曰：抱母驚惶走且哀，磨牙攫爪出蒿萊；回頭底事荒山竄，知是樵蘇孝子來。

出《聖師錄》

四、虎釋孝女

鶴坑隸羅源，其地嶺上有平巔，居民稱為簫上。一田婦歸寧過其處，見虎蹲踞，懼不得免，因疾呼之曰：「斑哥！我今歸省父母，與汝無冤，何忍害我？」虎垂耳竦聽，遽曳尾趨險而行，婦得脫。

李斯義曰：孝心便可免難，從來事到無可如何處，只存一點正經心腸，直行將去，斷不罹於禍，此亦天道也。

鶴子曰：婦哭而哀，情何慘也。讀此，泰山虎拜下風矣。

詩曰：盤陀坐待怒張眸，有女前行哭訴愁；聽到歸寧風動谷，公然讓路虎低頭。

出《警心錄》

五、虎守忠義屍

南都既覆，隆武稱號閩中。福州破，桂藩子永明王，復擁立於肇慶，改號「永曆」。後遁入緬甸，為平西王吳三桂檄取遇害。永曆稱帝後，流離西粵，受制於孫可望。一時忠烈之士，大半殉難。輔臣嚴公起恆、楊公畏知，俱負聲望。可望要封秦王，嚴固拒不許，遣賊遮殺之，推入河中，屍流三十餘里。忽有虎負之登岸，守視不去。賊愕眙，因收葬之。楊公憤激，徒手擊賊，亦被殺。張獻忠諸養子，除偽晉王李定國反正外，如劉文秀、艾能奇等，皆好禍嗜殺，慘甚狴犴。乃此虎猶知忠義，彼逆賊者，真禽獸之不若也哉！

鶴子曰：漢劉昆，為弘農太守，三年，仁風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去。宋均，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為民患，常募設檻阱，猶多傷害。均到任，令屬縣曰：「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奸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阱。」乃除削課制，其後虎相與東游渡江。二事，見《後漢書》。昔則感德政而虎去，今則感忠義而虎來，虎亦奇傑也哉！《後漢書》又載劉陵為長沙安成長，修德而群虎越境，此亦感德政也。

詩曰：誰藏碧血慰泉臺，抗節如山志不回；天憫忠魂葬魚腹，怒濤驅虎渡河來。

出《蓴鄉贅筆》

六、善士義虎墓

清初時，贛邑郭士俊，砥躬淳厚，接物和平，鄉里有善人之目。而事父母極孝，人鮮有知者。時邑有虎亂，往來者必戒嚴而出。郭一日往莊課租，二僕隨往，忽途次密菁中，一虎突出，橫阻於道。二僕棄襦被奔去，郭欲遁，而足不能履。坐而視，俟之，虎亦與郭對坐。郭自分難免，謂虎曰：「余不幸而與汝值，余之數也。請速啖我，毋俾我長慄。」虎忽起近郭身，宛轉相依，如馴習者。郭曰：「汝既不加害，將欲何為？」虎即銜襦被置郭前，若欲為負荷者，仰首躬背而示郭以狀。郭揣其意，繫襦被於背，郭起，虎即隨行。先是二僕遁至莊，以告諸佃，莫不駭嗟，謂郭死於虎，天道無常。頃忽見虎隨郭至，皆反奔入室，扃其門而喧噪。郭曰：「毋恐，虎固與人不相扼也。」悉令關戶出。虎果弭耳帖尾，聽郭指使。於是眾乃返驚為喜，爭啖以肉，虎一一舐而食之，夜宿門外。郭歸，仍負襦被而行。將抵家，村人怪駭，郭悉語顛末。人謂郭盛德，感及於虎，益加敬愛。自此，而虎亂遂弭。適郡久亢旱，有司建壇祈禱，屢牒城社無應。忽郡長夜夢城隍神語曰：「來日北郊外，有一老人攜虎往東行者，能得甘霖者也，

曷往覓之？」次日令吏祗候，郭果至。吏固稔虎不傷人者，勿之忌，拉郭見郡長。郡長奇之，隆禮迎請，告以代祈雨意，郭固謝不能。而郡長請益堅，不得已，登壇拜跪，虎俯壇下。日亭午，有黑雲一縷，蜿蜒如龍狀，起於東南，頃之，大雨如注。郡長喜，欲延郭入郡款謝，而郭堅辭，攜虎去。郡長歸，乃手書「降龍伏虎」四大字，令吏備花酒，鼓吹送其家，郭名於是益噪。後郭死，虎繞榻長吼，家人聞其聲而恐怖，遂不復鳴。殮之日，虎淚如綆，日夕宿棺下。及郭就窆，工竣，虎伏地大吼，觸碑而死。人義之，報郡長，郡長詣郭葬所，見虎頭破而死，惻然悲悼，於郭墓旁，擇地帷裏葬之。封其碑，題曰「郭善士義虎之墓」，至今猶存。

詩曰：虎俯壇前禱雨哀，一般真氣薄風雷；白楊蕭瑟纍纍墓，幾見朱幡哭拜來。

出《井蛙錄》

七、虎護高士廬

成應元《事統》云：劉牧，字子仁，嘗居南沙野中，樂山鳥之啼，愛風松之韻，植果種蔬。野人欺之，多伐樹踐園。牧曰：「我不負人，人可負我？」有一虎近其居作穴，見牧則搖尾。牧曰：「汝來護我耶？」虎輒俯首。歷數年，野人不敢侵。後牧卒，虎乃去。

鶴子曰：人欺善，虎庇善，是人之橫逆，反不若虎之馴良也。

詩曰：鳥啼松韻寂聲聞，穩坐南沙一片雲；可歎抱茅欺杜老，村童幸未遇山君。

出《獨異志》

八、義虎傳

荊溪有二人，髻朮交，壯而貧富不同。窶子無他技，獨微解書數，妻美而豔。富乃設謀，誑言：「若困甚，盍圖濟乎？」窶告以不能故。富子曰：「固知也。某山某甲，豐於財，乏主計吏，覓久矣，若才正應膺此耳。若欲，吾為若策之。」窶感謝。

富子即具舟費，並載其豔者以去。將抵山，又誑言：「吾故未嘗夙語彼，彼突見若夫婦，得無少忤乎？一忤，且不可復進。留而內守舟，吾若先容，可許也。」窶從之，偕上山，富子宛轉引行險惡溪林中。窶胼胝碎破，血出被蹂躪不已。至極寂處，乃蹴而委之地，出腰鐮斫之，隕絕。

富子謂死矣，哭下山，謂豔者：「若夫君，噬於虎矣，奈何？」婦慟哭。富子又誑言：「哭無益，吾試同若往檢驗，不見，乃更造計耳。」婦亦從之，偕上山，富子又宛轉引行別險惡溪林中，至極寂處，擁而求淫之。婦

未答，忽虎出叢柯間，咆哮奮前，齧富子去，斃焉。婦驚定，心念彼習行且爾，吾夫其果在虎腹中矣。不怨客，轉身而歸。迷故途，順途而哭。倏見一老人步於傍，問故，婦陳之。老人言：「爾勿哭，當返諸舟，可歸。爾舟在彼。」遂導之返，見舟而滅，蓋神云。

婦登舟，莫為計。俄而山中又一人哭以出，遙察之，厥雄也。婦疑駭，夫亦疑婦，當為賊收矣，何獨尚存哉？既相逼，果夫果妻也，相攜大慟，各道故。夫曰：「彼圖淫若，固未淫若。圖死我，固未死我。則我可置我憾也。」婦曰：「吾苦若死，若固不死。圖報賊，固自得報矣。我憾何不可置耶！」於是更悲而慰，哭而笑，終歸完於鄉。

祝子曰：視賊始謀，亦何義哉。已而以巧敗，受不義之誅於虎，虎亦巧矣。非虎也，天也。使婦不遇虎，得理於人而報賊，且未必遂，即遂，未若此快也。故巧不足以盡虎，以義表焉可也。

退士曰：以虎齧誑婦，而反為虎所齧，神耶虎耶？以為神虎可也，非直義而已。

鶴子曰：反手為雲覆手雨，古道今人棄如土。彼以黃金而奪聲氣，此以紅粉而換肝腸。人心深險，竟至於此，故擇交宜慎。

詩曰：殺心已伏見嬋娟，一旦金蘭化作煙；人巧十分天更巧，是神是虎總操天。

出祝枝山作

九、三馬驚逸

洛陽郭石洲，言其鄰縣，有翁姑受富室二百金，鬻寡媳為妾者。至期，強被以彩衣，掖之登車。婦不肯行，則以紅巾反接其手，媒媼擁之坐車上。觀者多太息不平，然父母族無一人，莫能先發也。僕夫振轡之頃，婦舉聲一號，旋風暴作，三馬皆驚逸，不可止。不趨其家，而趨縣城，飛渡泥濘，如履康莊，雖仄徑危橋，亦不傾覆，至縣衙，乃屹然立，其事遂敗。用知庶女呼天，雷電下擊，非典籍之虛詞也。

詩曰：恥見金夫不有躬，翁姑奪志訴蒼穹；一呼三馬騰空起，白日冥冥鬼旋風。

出《閱微草堂外集》

十、牛助孝子

徐光大，慈谿人，康熙中，任清河主簿，著廉能聲，以疾卒於官。子雅涵，扶柩歸，渡黃河，忽風起冰合，夾舟不能行。諸人履冰登岸去，雅涵

獨拊柩長號，矢以身殉。眾哀其志，謀以索挽之。甫數武，陷冰坎中，力不能施。雅涵仰天狂呼，血淚交迸。眾束手無策，皆為掩泣。忽來一水牛，趨柩前，以角承之起。眾無不踴躍呼曰：「天憐孝子，驅牛為之助也。」競拽之，立達於岸。闔家感牛德，戒食牛肉，已歷四世矣。

詩曰：哀動河神水不寒，烏犍戮力萬靈歡；請看孝子扶歸櫬，天意何曾負好官。

出《閱微草堂外集》

十一、群烏銜土

顏烏，義烏人，父亡，負土築墓，群烏銜土助之，其吻皆傷，因以名縣。

按《異苑》云：東陽顏烏，以純孝著。後有烏銜鼓集顏所居村，烏口皆傷。一境以為慈烏銜鼓，欲令至孝遠聞，即於其處立縣名「烏傷」，旋改為「烏孝」。

詩曰：荒碣猶存黯夕陽，爭傳顏巷義烏鄉；辛勤銜土成墳後，時聽啼聲隱白楊。

出《廣輿記》

十二、群鳥集舍

宗懷，遭母憂，哭嘔血，每有群鳥數千集於舍，候哭而來，哭止乃去。

詩曰：何處千鳥繞帘帷，哭聞孝子百靈悲；思親各有傷心淚，仰視蒼天兩不知。

出《周書》

十三、庭鳥哀泣

齊蕭放，居喪，以孝聞。廬室前，有二鳥來集，馴庭飲啄。每臨哭時，舒翼悲鳴，若哀泣者。

詩曰：孝動三靈色慘淒，有生各自念孩提；問鳥何亦悲傷甚，聲到心頭不住啼。

出《北史》

十四、仁鳥蔽樹

晉文公，燒山求介之推，之推抱樹，有白鳥成群，繞煙飛噪蔽之。推死後，所焚山數百里，居人不設羅網，呼曰「仁鳥」。

鶴子曰：反哺則孝，護善則仁，成公綏目以祥禽，有以哉！

詩曰：旌善綿田悔已遲，介山一炬到今悲；棠梨寒食煙和雨，尚有啼鳥繞樹枝。

出《拾遺記》

十五、日南雙鴈

虞國，少有孝行，為日南太守，常有雙鴈宿止廳上。每出行縣，輒飛逐車。既卒於官，鴈逐喪還。至餘姚，住墓前，歷三年乃去。

李斯義曰：二鴈之於虞也，生而行止與俱，死而喪葬相隨，天下人子，能如此者有幾？蔡邕廬墓，雉兔馴擾不去，亦孝行之所感也夫！

詩曰：雙飛誰遣此勾留，五馬相隨幾度秋；惆悵墓田離別後，白雲渺渺水悠悠。

出《警心錄》

十六、神鷹

嘉禾守楊公繼宗，為人端莊勇決，愛民禮士。會郡饑荒，死者相踵。公憫念既深，不及關白司道，發倉賑之，全活萬計。仇家以事上司道，以「擅

支倉庫，少給多侵」為辭，行文按公。及展牘，狂風起庭中，有群鷹數十叢集，掠牘飛上，或爪或喙，牘紙粉碎矣。司道怒曰：「鷹亦忤我乎？」遂白撫院。方下舟，群鷹復至，怒睛奮翅，馳逐飛鳴，若詈辱之狀。司道怒，命卒繒獵之。弩者彈，弓者箭，網者絲，而羅繞愈眾，卒莫能退。中一老鷹，迅擲而下，司道急以手蔽面，竟攫其紗帽而去。眾鷹亦復爪喙申文，又紛然碎矣。司道駭異，返駕，事遂得寢。公在郡九年，風雨調和，禎祥疊見。及滿去，七邑男女，攀車挽留。士夫為製〈神鷹錄〉，以傳其德政。

詩曰：萬骨回生隻手持，為民獲罪復奚辭；願書赫赫神鷹錄，傳遍黃堂太守知。

出《堅瓠集》

十七、龜負孝子

留京有孝行，時江水暴溢，居者皆溺。京負母號泣，忽有大龜至前，舉家七口，俱上龜背，行十餘里，至一高岸，龜乃去之。

鶴子曰：大龜拯溺，事奇矣。然以孝行而至，事奇，理固常也。

詩曰：一家魚腹只須臾，跋浪神龜載樂都；仰見天心憐至孝，艱危隨處百靈扶。

出《九江記》

十八、龜負閣

徐瑞，幼時被水，處一閣將沉。聞空中有人言曰：「徐瑞真宰相，可護持之。」時有龜數千負閣，得不沉。後果位宰相。

詩曰：神龜天遣庇賢才，百尺嵒嶢黑浪迴；信是他年黃閣老，六鼇且戴海山來。

出《文苑彙雋》

十九、龜銜樹

餘不亭侯孔愉墓，在城下，古木數株，堅如石。故老云：「愉卒後，龜銜巢木植於此。」至今號「龜銜樹」，溪名「龜溪」，橋曰「龜回橋」。

按《會稽俊賢傳》云：孔愉，字康敬，嘗至吳興餘不亭，見人籠龜於路，愉買而放於溪中。龜行至水，反顧視愉。及封此亭，三鑄印，龜皆左顧。愉悟，遂取佩之。

詩曰：當年翁仲記分明，亭外斜暉亦有情；神物尚留芳澤在，綠陰一帶護佳城。

出顏真卿《石柱記》

救難鑑第十

(二十七案)

物難人救，人難物救。豈唯物救，天也垂救。

不爽鎔銖，善人自救。輯救難。

一、義虎橋

彭城有義虎橋。昔有商於齊魯之墟者，夜歸迷道，墮虎穴，自分必死。虎熟睨之，不加噬，反善遇焉。晝銜物與食，夜為呵護。月餘，人稍諳虎性，乃囑之曰：「吾因失道誤至此，幸君惠我，不及於難。家有父母妻子，久客欲思一見，君能置我於康莊乎？」虎作許諾狀，乃伏地搖尾招之。商喻意，遽上虎背，遂躍而出。置諸道旁，相顧悲鳴而去。後歷數載，商偶經此地，見諸獵縛一生虎，將獻之官。商諦視，即前虎也。虎見商咆哮。商感虎德，與眾道故，出重資以贖虎。眾亦義之，釋縛，縱之深山。後人於此地立橋表焉。

鶴子曰：虎不乘人之危，且全人之生。何世之落井下石者紛紛也？

詩曰：恩酬意外亦奇緣，義虎橋猶過客傳；浪說無情情倍篤，含生同戴有情天。

出《閒居偶錄》

二、孫堅馬

孫堅，討董卓失利，被創墜馬，臥草中。堅眾分散，馬還營鳴呼，軍人隨馬至草中，乃得堅。

李斯義曰：如此馬者，真可謂與人一心者也。嚮使堅死，討卓諸公喪魄矣，則勝負未可知也。堅不死，卓必亡，馬之力歟！

詩曰：江東氣壓萬熊羆，討賊無端折義旗；主帥死生猶未定，悲嘶情急反營時。

出《警心錄》

三、苻堅馬

秦苻堅，為慕容冲所襲，馳騶馬墮澗中，追兵幾及矣。堅計無由出，馬即踟躕臨澗，垂韁與堅。堅不能及，馬又跪而授焉。堅援之，得登岸，而走廬江。

李斯義曰：古稱老馬之智可用，謂其識途耳，不謂堪託死生如此！

詩曰：與人生死一心同，追騎何愁迅若風；天助苻秦王景略，扶危馬亦出群雄。

出《警心錄》

四、馬躍水援主

偽蜀渠陽鄰山，有富民王行思，嘗愛一馬，芻粟餵飼。一日，乘馬往本都，遇夏潦暴漲。舟子先渡馬，回舟以迎行思，至中流，風起船覆。其馬跳入駭浪，接其主浩淼間，遂免溺。

詩曰：勢難共濟浪滔天，悼主舟沉水底眠；國士何曾忘智伯，投軀猶幸報生前。

出《儆誠錄》

五、向生騾

向生，樂平人，有陸圃在懷義鄉，諭其佃僕種豆，僕乃改植山禾。一日，向乘騾按視，怒之，悉加芟蕩。僕恚甚，即入室取利斧出，剗刃已及。向急跨騾走，因傷墜地。騾舉足舐僕，又立齧之，且逐行數十武。僕既逸，乃還護向，復銜草覆向體。迨暮芻者至，乃嘶鳴往迎以視向，遂得脫歸。

李斯義曰：以刃割主，固是大變。然不順人情，加以不堪，實自取之，奚尤哉！

詩曰：超忽追奴過孟賁，無慚都尉與將軍；區區一頃南山豆，來歲何妨督再耘。

出《警心錄》

六、牛鬥虎

天長縣民戴某，朝出。其妻牧牛於野，犬隨之，俄入草莽不出。戴妻牽牛尋之，未百步，見虎據而食之。虎見人至，棄犬而搏人。牛見主有難，忿然而前，虎乃釋人而應牛。互相鬥，不逾時，虎負牛勝，而人遂免難。牧監奏聞朝廷，賜一牛以代耕，前牛待其自終。

詩曰：乳虎懷中氣食牛，未聞牛鬥虎低頭；呼聲一動千山應，風籟蕭蕭白日秋。

出《明紀》

七、牛鬥盜

護持寺村，在河間東四十里。有農夫于某，家小康。一夕，于外出。劫盜數人，從屋簷躍下，揮巨斧破扉，聲丁丁然。家唯婦女弱小，伏枕戰慄，聽所為而已。忽所畜二牛，怒吼躍入，奮角與盜鬥。挺刃交下，鬥愈力，盜受傷狼狽去。蓋乾隆癸亥，河間大饑，畜牛者不能芻秣，多鬻於屠市。是二牛，至屠者門，哀鳴伏地，不肯前。于見而心惻，解衣質錢贖之，忍凍而歸，牛之效死固宜。唯盜在內室，牛在外廄，牛何以知有警？且牛非矯捷之物，外扉堅閉，何以能一躍踰牆？此必有使之者矣，非鬼神之為，而誰為之？此乙丑冬，在河間歲試，劉東堂為余言。東堂，即護持寺村人，云親見二牛各身被數刃也。

詩曰：斧劈重扉婦孺悲，兩牛突至盜紛披；解衣贖命寒侵骨，牢記屠門伏地時。

出《閱微草堂外集》

八、伏波灘犬

伏波灘，入廣之要區，因其地有漢伏波將軍廟，故名也。

某年，有客收債而返，泊其處。船戶數人，夜操刀直入，曰：「汝命當畢於斯，我輩盜也，可出受死，勿令血污船艙，又需滌洗。」客哀求曰：「財物悉送公等，肯俾我全屍而斃，不唯中心無憾，且當以四百金為酬。」盜笑曰：「子所有，盡歸吾囊橐，又何從另有四百金？」客曰：「君但知舟中物，豈識其餘？」乃出券示之曰：「此項現存某行，執券往索可得。唯我清醒受死，殊難為情，請賜盡醉，裹敗蓆而終，可乎？」盜憐其誠，果與大醉，蓆捲而繩縛之，拋擲於河。

甫溺，有犬躍而從焉，俱順流傍岸。犬起，抓擊廟門，僧問為誰，不應。及啟關，見犬走入，渾身淋漓，銜僧衣不放，若有所引。隨至河邊，見裹屍，俱欲散去，犬作遮攔狀。僧喻其意，抬屍至廟，撫之，酒氣熏騰，猶有鼻息。解其縛，驗蓆上有齒痕，始知是犬齧斷，乃與茶湯而臥。

明晨，客醒曰：「盜走水路，我輩從陸告官，當有盜至。」蓋度其必執券而往某行也。僧諾與俱，盜果未至，因告行主人以故，戒勿泄。俄而盜果持券至，主人偽為趨奉，遣客鳴官，遂皆擒獲。客偕犬同歸，終老於家，不復再出，著《義犬記》。

鶴子曰：犬隨躍奔逃時，遑計禍福利害哉？濟則同生，不濟則同死。忠義噴薄，可格三靈。其間機緣湊巧，又安知非伏波將軍陰相也。

詩曰：夜闌犬吠水聲中，引衲灘頭列炬紅；搖尾歸來心事了，花村穩傍主人翁。

出《異談可信錄》

九、義靈

青烏家沈某，在閩時，見一客控蒼衛。後二人以笋輿肩巨犬而行。入肆少憩，群叩其故。

言：「某海鹽人，負販江湖，懋遷多載。前從汀郡船行，買舟載貨他往，為操舟者劉某利余金，中途乘余醉，以氈裹擲江心。所帶隨身犬，號叫入水，銜氈順流而下。氈以犬故得不沉，復抵汀界，為漁人撈救。旋患寒瘡，遂日丐通衢，夜棲古剎。欲回船行，而足不能履，輾轉已越月矣。一日，此犬忽至行銜主衣，引至古剎。某正呻吟，主詢知始末，舁某以歸，犬忽不見。逾旬日，犬回，號叫跳舞。主知犬有異，復隨行數十里，至江岸，遇劉。主窮究某下落，劉色變，遂繫以歸。劉見客，忤無詞。於是控劉於縣，還貨而服其辜。宰宰，指縣令義犬，錫名『義靈』，令某覓輿抬之歸」云。

原跋曰：犬報主，而以身出其難，復仇雪恨，卒賴其功，犬而人者也。

鶴子曰：突去突來，煞有深意，嘉名「義靈」，犬無愧色矣。

詩曰：裏氈擲水浩無津，萬苦回生怨孰伸；犬坐茅輿從古少，斂容看殺道旁人。

出《井蛙錄》

十、平望鎮犬

康熙元年，吳江平望鎮，有徽商，見一店家，縛犬欲烹，商以銀四錢買放，任其所之。不意此犬，隨舟而行。至僻靜處，有盜數人，沉舟子於河，將殺商。商求全屍，乃以大袋倒置商在內，結口擲水。盜去，犬見有後舟來，啼號若訴。徑入水，口銜大袋，稍起，舟人群拽之，解開救甦。商言其故，亟控於官，先擒店主人，物色盜，即賣犬諸人也。一一得之，犬亦隨商至公堂，若為質證者然，盜皆梟斬。

出《果報聞見錄》

【附錄】

《闡義》云：吳有富家奴，徵租於佃者，佃無以應，飲而餽之犬，曰：「以食汝。」奴牽犬挈舟。

道有客附舟，弗忍犬烹也，請償以值。啟橐，金燦然。奴睨而心動，乃佯語客：「若實行仁，而我受金乎？曷以值沽飲？」遂沽酒強客醉，乃以二囊囊客擠水中，悉有其資以去。

客之溺也，犬躍入水中，曳囊泊渚上，沿堤而望。有二農人，耦而治田，解衣隴畔。犬往齧其衣疾走，農追犬，至渚，則囊見焉。遂解囊，而客以酒故，雖濡水，猶惛然微動，不即死，徐之乃甦。叱問，乃知所以，相視而嘻。

客乃大哭曰：「嗚呼！微犬，吾腐魚腹矣。」然莫知奴主名，而囊故有識宛然，視之，主人姓氏也。於是攜囊抵主人，主人大驚，匿客室中，俟奴至。而奴以為客固已死，久之乃來，施施如也。主問租，奴詭辭以對。主出囊，擲示之，奴愕然。主呼客出，奴乃伏。送官，置之法，而還其資。

客攜犬歸，終身養焉。予友李地山自吳歸，為予言如此。

詩曰：悵望奔濤趁舳艫，誰留絲喘剩殘軀；豈知船上操刀盜，即是街頭賣狗屠。

十一、楊褒犬

楊褒，廬江人也，旅遊至親知舍，家貧無備，唯養一犬，欲烹而餉之，已操刀矣。犬乃跪前足，淚眼視褒。異而止其殺，且求之。親知奉褒，將犬歸，常隨出入。褒妻有異志，褒莫知也。歲餘，妻與所私者謀害褒。褒是夕醉歸，妻伺其外來殺褒。既至，甫逾闕，犬齧其足，並咬褒妻，俱傷甚。時褒驟驚醒，罔知所措，大呼有賊。鄰里麇集，搜之，刀墮，縛而送縣，研鞫得實，並伏法。

詩曰：怒窺中葦捍奇災，尚憶驚惶跪客哀；捷報不殊桴應鼓，都從刀下戴頭來。

出《集異記》

十二、犬救溺

湖州顏氏，夫婦出傭，留五歲女守家，溺門首池內。家有畜犬，入水負至岸，復狂奔至傭主家，作呼導狀。顏駭而歸家，見女伏地，奄奄氣息，急救乃甦。

詩曰：悲號幾度繞深池，倘俟爺娘救恐遲；無限徬徨人不見，犬心並不望人知。

十三、犬救火一

晉太和中，廣陵楊生，畜一犬，甚憐愛之，行止與俱有年矣。一日，生被酒，臥大澤草中，不能動。時值隆冬，野火燎原，風急焰熾。犬周走號喚，生罔覺。前有坑水，犬走浸水中，還以身水灑生左右草上，草皆沾濕，火止而免。後生宵行，誤墜空井，犬哀吠徹曉，過者怪之，窺井見生。生曰：「君援我，當有厚報。」人曰：「須以此犬見與。」生有難色。人曰：「若爾，汝不得出。」犬目生，生喻意，諾之。乃出生，繫犬而去。越五日，犬夜走歸。

詩曰：人世可憐憂患多，回思少日荷摩挲；報恩兩度敢辭瘁，筋力非前將奈何。

十四、犬救火二

李信純，襄陽紀南人，家養一犬曰「黑龍」，愛之。偶於城外飲大醉，臥草中。遇太守鄭瑒出獵縱火，信純恰當下風。犬以口拽純衣不醒，北去三五十步有溪，犬即奔往，入水濡毛，於臥處周迴灑之，獲免。犬力盡，

竟斃於側。俄信純醒，見犬死，因大慟，聞於太守，太守命葬之。今紀南有「義犬墓」。

李斯義曰：與楊生事同，而此犬竟以勞斃，惜哉！豈所謂鞠躬盡瘁者耶！

詩曰：主人沉醉幾時醒，九地難埋一點靈；厚葬多勞鄭賢守，墓田春草至今青。

出《警心錄》

十五、犬救火三

上黨盧言，常見路旁一犬羸瘠將死，憫而收養。一日，醉寢，適鄰火發，犬忙迫上床，向言首嚙吠，又銜衣拽之。言驚起，火已爇其屋柱，突煙而出，始得免。

詩曰：災已燃眉勢莫禁，黑甜鄉裏醉沉沉；喪家骨立何人顧，當日渾無責報心。

出《聖師錄》

十六、犬咋虎

樂平縣民章華，元和初，嘗養一犬，每樵採入山，犬必隨。三年冬，比舍有王華者，偕上山採柴，犬亦隨。忽一虎榛莽躍出，搏王盤踞於地，然猶未傷也。章叫且走，虎捨王趁章，既獲，復坐之。時犬潛在深草，見章被銜，突出，躍上虎頭，咋虎鼻。虎不意其來，驚而走。二人僵仆，如沉醉者。犬以鼻襲章口取氣，即吐出涎水，如此數次，章稍甦。犬乃復以口襲王口，亦如前狀。良久能行，相引而起。犬憊伏不能起，一夕而斃。時前山有樵者，目擊其事，故知之。

詩曰：虎奔坐守敢辭疲，起死回生此犬奇；縱使主人魂不返，已拌薄命夜臺隨。

出《聖師錄》

十七、犬斃蛇一

晉泰興二年，吳人華隆，好弋獵。一犬曰「的尾」，每將自隨。後至江邊，被大蛇圍繞周身，犬遂咋蛇死焉。而華僵仆無所知，犬徬徨嗥吠，往復路間。家人怪之，因隨犬往，載華歸，越二日乃甦。華未甦之際，犬終不食。

鶴子曰：江邊行人如織，而毒虺獨阨其身，不得謂非平居喜獵之報也。

詩曰：死生與共寸心安，禦難倉皇力已殫；防護未先滋疚甚，悲來雖餓下咽難。

出《聖師錄》

十八、犬斃蛇二

有士人某，性慈。其親串家，犬生四子，以為不祥也，將棄之河。某見而乞歸，養之。一日將暮，忽聲如風雨，草木披靡，震撼山谷。遙見大蟒，身如車輪，目光閃閃，直趨某，將加吞噬。四犬徑奔蟒，登跳扼其首，競齧之，蟒死，某無恙。

李斯義曰：方某之留養犬子，不過一念之不忍，而卒免大厄。故凡作善事，但盡我心焉耳。若有意求報，則為善之力淺，而誠不足以動物矣。

詩曰：身纏毒蟒吐腥煙，併力酬恩始快然；溺犬路人尚憐死，自家溺女不知憐。

出《警心錄》

十九、燕侶營巢

郁七家，有燕將雛，巢久而毀。鄰燕銜泥，去來如梭，頃刻巢復成。明日，遂育數雛巢中。乃知倉皇急難時，群燕來助力者。

詩曰：卵完難必覆巢時，駭聽曉音相顧悲；來去銜泥風更雨，家家黃口正啼餓。

出《聖師錄》

二〇、鸚鵡救火

鸚鵡飛集遠山，山中禽獸，輒相愛重。鸚鵡自念，此地雖樂，不可久留，遂去。後數日，山中火，鸚鵡遙見，相率入水，濡翎飛而灑之。天神言：「汝雖有志，何能救也？」鸚鵡曰：「雖知不能，然嘗住此山，與若輩為兄弟，不忍見耳。」天神感之，即滅火。

李斯義曰：凡相知在危難中，雖勢不能救，亦當為之竭力。若謂事不干己，漠然置之，於心安乎？

鶴子曰：精衛填海，銜木石以忘疲。愚公移山，感夸娥而下降。試觀千古異行，都成一點真心。火已燎原，莫嘆欒巴之酒。悲哉焦土，難忘介子之廬。濡翼詎效夫鵜梁，戮力爭投於鳧渚。亦知燃眉孔棘，敢竭鄙誠。倘笑爛額空勞，非臣逆料。卒之元精貫日，神力回飆。幸鸞鶴之重逢，慰鵲鴿而永歎。嗟乎！黃金交密，白水盟寒。謬託披肝，但知安樂與共。旁觀袖手，誰似患難相憐。如斯禽者，良可風矣！

詩曰：如山義重力慚綿，知己難忘邂逅緣；烈火陸渾誰撲滅，丹心一縷貫蒼天。

出《警心錄》

二一、畫眉警盜

黃祝，黟縣人，慶元間，為鄱陽主簿。被盜入室，竊衣分置兩囊。署有畫眉，頗馴黠，解人語。是夜，家人熟睡，畫眉忽跳躑籠中，鳴呼不輟。聞者以為遭貓搏噬，起視之。盜驚走，遺其囊，得不失。

李斯義曰：鵝能警盜，不謂畫眉亦能警盜。何人之憤憤，不如物之惺惺也！

詩曰：盡室甜眠盜穴垣，夜深柝靜掩重門；籠中未敢輕饒舌，飲啄多年被主恩。

出《警心錄》

二二、鸛吞蛇

某氏園亭中，有古樹，鸛巢其上，伏卵將雛。一日，二鸛迴翔屋上，悲鳴不已。頃之，有數鸛相向，鳴漸益近，首皆向巢。忽數鸛對喙鳴若相語

狀，颺去。少頃，一鵲橫空來，閣閣有聲，鵲亦尾其後，群鵲向而噪，若有所訴。鵲復作聲，若允所請，瞥而上，銜一赤蛇吞之。群鵲喧舞，若慶且謝者，蓋鵲招鵲搏蛇相救也。

詩曰：何處飛來閣閣聲，口吞赤虺鵲心平；莫非迎到虬髯客，怒掃腥煙一劍橫。

出《聖師錄》

二三、龜濟將軍

毛寶行江上，見漁父釣一白龜，寶贖而放之。後於邾城戰敗投江，有物載之，漸得至岸。視之，乃昔所放白龜，甲長四尺許。龜至中流，猶反顧寶。

李斯義曰：人能以好生為心，雖遇禍不為凶，機緣湊合，若有使之者。

詩曰：鼓鼙聲死哭貔貅，龜載將軍達岸頭；反顧江心陰霧起，長天無際暮濤愁。

出《搜神記》

二四、巨魚救商

徽商某，挾資自淮歸，誤附盜舟。適有漁人獲巨魚，商放之。盜夜縛商，將投之水。偶里許外，有邏卒泊。魚躍入，舟盪，卒醒，得魚喜，就舟取火，因獲盜救商，而魚已重創死矣。商悼而收之，葬以人禮。

徐仲光贊曰：郢破胥哭，燕急荊亡。往即爾艱，早辦一死。幸既脫罟，豈難掉尾。受軀雖微，負心竊恥。

詩曰：好生一念動江神，少緩須臾浪裏身；誰遣邏舟飛到此，是魚智士亦仁人。

出《懸榻編》

二五、鱖救火傷

高懷中，業鱖麵於揚州小東門，日殺鱖數十。一婢憫之，每夜分，竊缸中鱖，從後窗拋入河，如是積年。一日，店焚，婢踉蹌逃出，為火所傷，困臥河濱，夜深睡去，比醒而痛減，火瘡盡癒。視之，有河中污泥堆於瘡處，而鱖行跡宛然地上，始知向所放生鱖，來救之也。高感其異，遂罷業。及拆灶，穴盤活鱖數石，盡舉而縱之河。醫書：河底泥，能塗湯火傷。

出《異談可信錄》

【附錄】

《聖師錄》云：宋傅慶中，家得大蟹，其婢不忍殺，放之溝中。年餘婢病，將卒，夜有大蟹，被泥登婢胸冰之，遂癒。又黃德環，家人烹蟹，將箬笠覆其釜，揭，其蟹仰把其笠，背皆蒸爛，然頭足猶能伸縮。家人愍之，潛放河涇間。後因患熱將危，夜有一物，徐徐上身，覺甚冷。及曙能視，胸臆悉塗淤泥，其蟹在土間，三曳三顧而去，即日病瘥。

鶴子曰：店之焚，殺鱔之毒心，自焚之也。婢之活，救鱔之慈心，自活之也。

詩曰：德怨分明報不空，青衣亦復抱慈衷；痛心殺業何時了，酣夢沉沉火宅中。

二六、仁蜂

太倉張用良，素惡蜂螫人，見輒撲殺之。一日，睹飛蟲誤投蛛網，蛛束縛之，甚急。忽一蜂來螫蛛，蛛避，蜂數銜水溼蟲，久之得脫去。因感蜂義，自是不復殺蜂。

張山來曰：佛氏謂「蠢動含靈，皆有佛性」，良然。

鶴子曰：救密羅之雀，濟涸轍之魚，一切拔困扶危，仁民愛物，皆此一點慈祥之念，擴而充之耳。

詩曰：蟲裏蛛絲望救窮，遊蜂乍見切慈衷；有生牽掛悲塵世，更待何人脫網中。

出《廣虞初新志》

二七、蟻齧械

富陽董昭之，渡錢塘江，至中流，見一蟻著短蘆，環走遑遽。昭之曰：「此畏死也。」欲取著船。船中人詈：「此毒螫物，我當踏殺之。」昭之意甚憐，因以繩繫蘆著船，船至岸，蟻得上。夜夢一烏衣者，從百許人來謝曰：「僕，蟻中王也，不慎墮江，感君活濟，若有急，當相告語。」歷十餘年，所在劫盜，昭之被橫錄為劫主，繫獄餘杭。忽思蟻夢，方結念間，有三兩蟻來，取著掌中語之。夜果夢烏衣人云：「可急投餘杭山中，赦不久矣。」既寤，蟻齧械已盡，因得出，過江投餘杭山，旋遇赦得免。

鶴子曰：憐蟻者如此，殺蟻者當何如？一念慈忍，禍福攸分，理固然也。

詩曰：渡江飄葦意含淒，莫報洪恩與海齊；休訝元駒能斷械，試看一穴潰金堤。

出《警心錄》

酬德鑑第十一

(三十四案)

無德不報，物且有然。德豈期酬，天性纏綿。
出爾反爾，如矢應弦。輯酬德。

一、鹿報恩一

楚元王出獵，群鹿趨山背，王引兵逐之。鹿陷大谷，王塞以兵，詰朝，欲盡其類。既曉兵合，一巨鹿突圍跪請曰：「我鹿首也，為王見逐，欲逃無地。然古者不掩群，故仁及獸。我願日輸一鹿，使王庖不虛，我類亦得蕃息，何如？」王擲弓曰：「汝鹿王也，知愛汝眾。」下令：「殺鹿者與殺人罪同。」後吳侵楚，萬鹿乘月黑奔吳軍，若萬馬聲，吳軍驚遁。楚王為立「鹿王廟」。

李斯義曰：立言哀而婉，可以感動楚王。立功奮而奇，可以仰酬大德。君子宜以愛物為心，立廟非禮也。

詩曰：萬鹿飛馳萬馬聲，昏黃蹴踏破吳營；獵場兵合無嚼類，想到王恩淚雨傾。

出《警心錄》

二、鹿報恩二

石勒，少貧，於臨水為遊軍傭。一日，群鹿過，軍人競逐，勒獲一鹿，縱之。後勒出軍被圍，會有群鹿過，軍競逐，勒得潰圍出。見道旁一老父謂勒曰：「我即群鹿之一也，蒙君不殺，故相報耳。」

李斯義曰：勒放鹿，鹿解圍，是鹿得生，而勒因得不死。其得為趙王，應由縱鹿一心充之耳。

詩曰：眾皆逐鹿獨全生，解救重圍感舊情；因果昭昭人不識，道旁老叟話分明。

出《晉書》

三、鹿報恩三

孫法宗，宅心慈善，每麋鹿觸網，必解放之，償以錢物。後患頭瘡，夜有女郎至云：「我天使也，特來相謝。小恙無恐，取牛糞煮傅之，立瘥。」倏不見。如其言，果驗。

詩曰：麋至羅中向客哀，誰憐挺走角雙摧；頭風不待陳琳檄，冉冉花前鹿女來。

出《南史》

四、華容象

上元中，華容縣有象，入莊家中庭臥，其足下有槎，人為出之。象乃伏，令人騎入深山，以鼻培土，得牙數十以報之。

詩曰：芒刺微傷亦累深，多勞妙手喜回春；也同一飯千金報，滿目悠悠負德人。

出《聖師錄》

五、虎助祭

都區寶者，後漢人，居父喪。鄰人格虎，虎走入廬中，即以簑衣覆藏之。鄰人尋跡問。寶曰：「虎豈有可念而藏之乎？」他日，虎送禽獸以助寶祭。孝慈之至，通於神明，由是知名。

鶴子曰：殺一獸非孝，矧急而求我耶？慈心於物，由孝而推。

詩曰：不腆微誠當野蔬，離離白草谷風徐；虎心善等人心善，隨拜斜暉孝子廬。

出《安城記》

六、虎送新婦

勤自勵，少以勇聞。路過一山，聞虎哮聲，四處尋覓，見一虎墮阱，勤不忍，救而出之。後勤投軍，五載不歸，訛傳已死，妻父以女另擇婿焉。迎娶之夕，道經一山，暴風四起，突出一虎，從者驚散，虎銜新人而去。不三日，勤以軍功授職回家，過此山中，見虎馱一女子，奔至其前，捨之而去。勤細詢之，乃所聘妻也，殆虎來報恩歟！相視驚異，回家成婚。

詩曰：五載從軍返故都，山前放虎記哀呼；報恩雄快多情甚，憐汝羅敷自有夫。

出《紀聞》

七、病馬報恩

元生公，先曾祖父也。余少時聞先君云：公嘗見一西客，以騾馬負運皮貨，內一馬脊背破爛，血肉淋漓，臥不起。客鞭之數百，輾轉於地，終不能起立。公惻然曰：「是馬想不能負運，何苦加鞭？」客曰：「不如此，然則棄之乎？」公曰：「何不賣去？」曰：「元黃如是，其誰肯受？」公問：「索價幾何？」曰：「昔以三十金買得，今唯求一半足矣。」公如數與之，客另雇馬負貨去。是時，人皆笑公愚，且謂馬必不起。公試牽之，馬乃勉強支持起，遂牽至家，調養月餘。瘡癒後，肥健而馴，從不驚蹶，

大稱公意。一日，騎至親友家赴宴歸，公因過飲，行不數里，已在馬背上熟睡矣。路經山麓，旁臨深澗，崎嶇難行，馬至此不前，而公睡如故。馬大嘶，公亦不醒。尋日已西沉，馬長嘶不輟。村人聞馬聲有異，覘之，乃公也，急喚醒焉。公訝曰：「馬若冒險前行，禍必不測，馬誠不負余哉！」後馬死，公泣而埋之。

詩曰：伏櫪誰憐縷喘存，俯鞍沉醉怯黃昏；青山埋骨頻揮淚，何日驚駘再報恩。

出《亦復如是》

八、鄔氏犬

余少時，有蒼頭尤愚者，語余：曩嘗從先王父刑部公，居莘村別墅。鄰有鄔氏犬甚猛，晨夕過舍搖尾，眾皆叱之，先王父獨令愚時飼以餘食。至春月，先王父攜愚一人，從田舍飲且醉，歸行阡陌中，菽麥萋萋，不見前後。有蚩蚩然出於草間者，則瘠狗也，迎人突如，相距五武。世傳瘠狗噬者必死，方皇遽間，且奔且回顧。忽見鄔氏犬，從間道橫截之，相齧狺狺，因得以脫。明日視之，二犬俱斃矣。蓋瘠者屈於猛，良者殄於毒也。先王父命愚瘞之竹林。

陳臥子曰：嗟乎！桑下之餓夫，以一飯而免宣孟。苟非其人，雖歲祿萬鐘，日享太牢，無益也。

詩曰：區區一飯已淪肌，瘠狗摧鋒竟脫危；食客三千俱碌碌，毛生去後報恩誰！

出《陳忠裕集》

九、蕪湖犬

周村有賈某，貿易蕪湖，獲重資，賃舟將歸。見堤上有屠人縛犬，倍價贖之，參養舟上。舟人固積寇也，窺客裝豐，蕩舟入莽，操刀欲殺。賈哀賜以全屍，盜乃以氈裹置江中。犬見之，哀鳴投水，口銜裹具，與共沉浮，流蕩不知幾遠，淺閣乃止。犬泅出，至有人處，狺狺哀吠。或以為異，從之而往，見氈束水中，引出，斷其繩，客固未死，始言其情，另求舟人載還蕪湖，將以伺盜船之歸。登舟失犬，心甚悼焉。抵關三、四日，估楫如林，而盜船不見。適有同鄉賈，將攜俱歸，忽犬自來，望客鳴嗥，喚之卻走。客下舟趁之，犬奔上一舟，齧人脛股，撻之不解。客近呵之，則所齧即前盜也。衣服與舟皆易，故不得而認之矣。縛而搜之，囊金猶存。嗚呼！一犬也，而報恩如是，世無心肝者，其亦愧此犬也夫！

詩曰：倍值售身荷主慈，囊空主在喜兼悲；蕪湖關外千艘泊，愁絕茫茫覓賊時。

出《聊齋志異》

十、龕中犬

扶風縣西，有太和寺，在高岡上。其下有龕，豁若堂，中有貧者趙叟家焉。叟無妻兒，病足，傴僂，常策杖行邑里中。人哀其老病，且窮無所歸，率給以食。叟既得食，常先聚群犬以飼之。後歲餘，叟病寒，臥於龕中。時大雪無衣，裸形俯地，且戰且呻。群犬俱集叟前，搖尾而嗥，已而環其衽席，競以身蔽叟體，由是寒少解。後旬餘，竟以寒死龕中，犬皆哀鳴，晝夜不歇。

詩曰：垂憐群犬日摩挲，老病交侵喚奈何；繞榻溫存號且泣，飽颺饑附勝鷹多。

出《聖師錄》

十一、闇者犬

郭司空釗，太和中，自梓潼移鎮西涼府。時有闇者甚愿，釗愛之，每委以事。一日，遣市紋繒絲帛百餘段，其價倍，釗以為欺也，置於獄。獄既

具，命撻於庭，忽有十餘犬，爭擁其背，吏卒莫能制，大異之。訊其事，閹者曰：「某好誦《金剛經》，自孩稚常以食飼群犬，不知其他。」釗歎曰：「犬尚能感其惠，吾安可以不施恩？」遂釋閹者。

詩曰：犬聲喧雜杖聲中，驟免公庭背血紅；分痛情甘身不顧，一時感動郭司空。

出《宣室志》

十二、母犬投兔

張元，性仁孝。有犬子為人所棄，元見，收而養之。其叔父怒曰：「何用此為？」對曰：「有生之類，莫不重其性命，是以收養之。」未幾，犬母銜一死兔，置元前而去。

詩曰：道旁聞吠費沉吟，母犬酬恩感戴深；見善若無真膽識，多緣片語易初心。

出《後周書》

十三、獼貍

涼州多獼貍，吐魯番，醃而貨之，百錢一頭，味似南方果子狸，而肥大過之。武生折蘭者，膚施人，虬髯偉質，食兼數人，而尤喜啖獼貍。雍正間，從軍出塞，經山丹道上，見獼貍數十頭，皆人立，連臂而趨。折下馬逐之，獼貍翻身反面，向折長跪，聲啾啾可辨，同聲曰：「饒命饒命！」折與同行四人共聞之，大以為異，遂捨去。是夜，露宿於野，聞帳外簌簌聲，出視，見群獼各挾草葉裹沙棗，置垣畔而去，收之，得二斗餘。折乃誓不食獼。後有人勸之，折曰：「吾曾受獼貍賄，可復食其類乎？」

詩曰：裹棗贖身類巧狙，老饕大嚼且躊躇；可憐物命貪生共，夜夜溪喧喜趁魚。

出《異談可信錄》

十四、鼠薦卷

諸生李昭嘏，入秋闈。主司晝寢，忽寤，見一卷在枕前，閱之平平，殊不當意，令吏置架上。復寢，睨視，有碩鼠銜其卷，復呈枕前，如是者三，勉錄取之。李榜後來謁，主司問其故。李曰：「先人陰德不可知，但三世不養貓耳。」主司曰：「此鼠報德也。」李來春聯捷。

【附錄】

《宣室志》云：寶應中，有李氏子，亡其名，家洛陽，屢世戒殺，未嘗畜貓。迨其孫，亦克體先人意。一日，李氏集親友，會食於堂，既坐，忽門外有數百鼠俱人立，前足相鼓，如甚喜狀。家僮驚異以白，群趨而聚觀，堂忽圯，其家無一傷者，已而鼠盡去。悲乎！鼠微物也，尚能識恩而知報，況人乎？如是，則施恩者宜廣其恩，報恩者亦宜力其報也。

詩曰：家家貓喜食魚肥，世庇茅廬報棘闥；不俟簾官三度薦，點頭卷已拔朱衣。

十五、鼠捧珠

宋景平中，東陽大水。永康蔡喜夫，避住南壟。夜有大鼠浮水而來，伏蔡奴床角，奴愍而不犯，每以飯飼之。水勢既退，蔡返故居，鼠以前足捧青囊，有徑寸許珠，留置奴床前，聲啾啾，狀如欲語也。

詩曰：陽侯驅迫共高原，患難相憐豈市恩；自愧青囊珠徑寸，千金一飯有王孫。

出《異談可信錄》

十六、鶴銜珠一

噲參，事母孝。有鶴中矢，窮而歸參，乃收養療治，瘡癒，放之。後鶴夜到參門，秉燭視之，雌雄各銜一明珠，投地而去。參易緡數萬，因是致富，得備孝養焉。

詩曰：銜珠孝子舊衡廬，蒙憫傷弓負痛初；海碧天青無限意，春暉長願奉潘輿。

出《感應篇註》

十七、鶴銜珠二

張禧，除燉煌令。有鶴負箭集庭，以甘草湯洗之，傅藥，留養十餘日，飛去。月餘，銜赤珠二枚置前。

按《搜神記》云：隋侯於道左，見大蛇傷，以藥塗之。其後蛇於江中銜珠以報，徑寸純白，光可燭室，故世稱「隋珠」焉，是蛇銜珠報德也。《三輔決錄》云：昆明池中有神泉，武帝夜夢一魚，乞去其鉤。明日，詣池上，見大魚銜緡向前，帝命去其索。後三日，池側得明珠一雙，是魚銜珠報德也。

詩曰：驚弦鶴墮憫嘒嘒，靈藥回生手自調；不待三年拜君賜，銜珠充佩傍王喬。

出《張氏家傳》

十八、夢雉拜

後魏裴安祖，行值溽暑，憩樹下。有鷲鳥逐雉，雉急，觸樹而死。安祖愍之，取置陰涼地，護視良久，得甦，喜而放之。夜夢繡衣丈夫，向安祖再拜云：「感君垂救，故來謝德。」

詩曰：驟逐鷹鷂墮殺風，倖留殘喘返幽叢；感君無量纏綿意，都在深深再拜中。

出《北史》

十九、雀銜環

漢弘農楊寶，甫九齡，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為梟搏墜地，困於螻蟻，深愍之。取歸置梁上，又慮蛇齧，移巾箱中，採黃花飼之。羽毛既成，朝去暮來，忽與群雀俱至，哀鳴環繞，數日乃去。一夕，夢黃衣童子再拜云：「我西王母使者，往蓬萊過此，為梟所搏。感君拯救，數承恩養。今當受使南海，不得朝夕奉侍。」流涕辭別，以白環四枚與寶曰：「君子孫潔白，

位登三公，當如此環矣。」光武高其行，封「靖節先生」。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四世三公，果應白環之數。

李斯義曰：無論人物，凡在危急中，皆當引手救援。靖節先生積之厚矣，伯起之「畏四知」，叔節之「三不惑」，則更久而彌芳，銜環特其驗耳。

鶴子曰：黃雀銜環，隱寓「天道好還」微旨。

詩曰：瑤池奉使到蓬山，小劫紅塵喜再還；童子何知知惻隱，幾曾奢望報銜環。

出《警心錄》

二〇、雀獲盜

宋井陘尉何經，廣昌人，性仁慈。每出，見捕雀者，輒毀其具。見活雀，必買放之，戒其人易業。三年代期將近，鄉民有被盜劫殺者，上官督捕甚急，不能獲。忽群雀數百，飛迎馬首，何異之，既而群雀集百步外茅舍上。何領卒搜索，見七人醉臥未醒，及贓伏在旁，擒之，乃真盜也。遂解郡，正典刑焉。後擢東陽令。

【附錄】

余晦齋曰：明道先生為上元主簿，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始至邑，見人持竿道旁，以黏宿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弗為。及任滿，停舟郊外，聞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由程子之言推之，人於此心，能時懷不忍，視人物如一體，扶人不以手，利人不以口，凡天地間有萌可生，有氣可吹，必求長養，無使零落，大生廣生，在吾心內，方是儒者氣象。

李斯義曰：人果能積功累行，遇萬難了結之處，定有奇緣巧合。經擢為令，自是仁慈之報。第非獲盜免罪，又烏能得此超擢哉！

詩曰：何來群雀馬前迎，獲盜謳歌四境清；又聽仁聲程主簿，滿腔慈愛豈邀名。

二一、黿報恩一

唐江西觀察使韋丹，年近四旬，舉五經未第。嘗乘蹇驢至洛陽橋，見漁者得一黿，長數尺，置橋上，呼吸餘喘。丹憫然，問其值，答以二千。時正隆冬，計衣襖無可當者，乃以所乘驢易之，放水中，徒行而去。

時有胡盧先生，占事如神，韋因問卜。先生忻然曰：「吾友元長史，談君美不容口，求識君，可偕行。君之福壽，當自詳之。」相與至通利坊，見小扉，叩之，應門者延入，見大門宏麗非常。俄一修偉老人，鬚眉皓然，

自稱元濬之，向韋先拜。韋驚拜曰：「貧賤鯀生，不意丈人過垂採錄，實所未喻。」老人曰：「老夫垂死之命，蒙君倖生，敢不報德？」款留竟日，既暮，辭歸。老人袖出文字一通，曰：「知公問卜，輒於天曹錄得一生官祿行止，聊以為報。」又謂胡盧先生曰：「幸借緡大衍之數，以充韋君改置一乘，早決西行，是所願也。」韋再拜而去。

明日，胡盧先生如約。因覽其文，具言明年五月及第，又某年授某尉，歷十七遷，皆有年月日時，最後某年遷江西觀察使，至御史大夫，後三年，廳前阜茨樹花開，當有遷改，可北歸矣。後歷官果如其言。

元和八年，韋在洪州，廳前阜茨樹生花，遂解組，至途而卒。其子宙，尚書僕射，同平章事。岫，福建觀察使。

李斯義曰：長史能通天曹，錄文書，幾不免洛陽之厄，殆亦白龍困於豫且者耶？丹為急救，即得好報，故凡遇善事，不可當面錯過也。

詩曰：謁祠我幸識公孫，軼事曾聞德報龜；長史蠡湖勞入夢，西江鴈戶共沾恩。

出《警心錄》

二二、黿報恩二

江西軍吏宋某，嘗市木至星渚，見漁人得大黿，以千錢贖之，放江中。

後數年，泊舟龍沙，忽一蒼頭至云：「元長史相召。」宋茫然。

既至，見府君出迎與坐曰：「君尚相識乎？」宋思之，實未謀面。又曰：

「君記星子江中放黿乎？頃有罪，帝命謫為水族，微君之惠，骨朽矣。今忝為九江長，相召者，有以奉報。君兒某，命當溺死，今有一人姓名正同，亦當溺死，取以代君兒，宜速登岸。」宋謝而出，數日果遇風濤，宋兒竟免。

李斯義曰：為九江長，權有所屬。其子當溺，及時而救。恩不忘報，安問遲速耶！

詩曰：豫且脫網拜嘉多，欣晤龍沙掛席過；救物哪知還救子，免教老淚灑西河。

出《警心錄》

二三、鼃報恩三

康熙七年，松江黃浦漁人，獲大鼃，有徽商以銀三兩買放浦中。

漁人窺見多銀，夜即劫之，船家及小僮，悉被殺死。商跪乞命，盜縛其手足投浦中，即若有物負之，逆流而上，行二十里許。

天明，有船至，大呼救命，乃巡兵也。見大鼃負一人來，撈起問故，共疑盜即漁人。鼃遂順流下，眾隨之，至買鼃所，鼃沒水中，而漁舟尚在分銀。兵悉擒之，追出銀四百餘兩，不失一釐。解盜松江府問罪。商因舟子、小僮被殺難歸，求太守起批知會。同謀漁人立斬，無一脫者。

詩曰：憐鼃失水費徘徊，孰料慈心伏禍胎；何待招魂勞宋玉，逆流負客翦濤來。

出《果報聞見錄》

二四、白魚書

陵陽子明，銓鄉人，嘗釣於旋溪，得白龍子。明懼解釣，拜而放之。後得白魚，腹中有書，教以服食法。遂走黃山，採五石脂，沸水服之，三年，龍來迎去。

李斯義曰：子明自有仙骨，與龍有緣，故得服食法。不然，世之鍊服食者夥矣，何每每受害也？法貴得真，仙亦有種耳。

詩曰：放生一念已仙胎，謝罪龍宮釋釣回；三載黃山飽風月，此身瀟灑即蓬萊。

出《警心錄》

二五、龍宮方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隱太白山，鍊氣養神，精究醫藥，以濟物為心。偶出行，見牧童擊一小蛇出血，脫衣贖之，以藥封裹，放草澤中。

後月餘，道遇白衣少年，邀至宮殿。有幘帽絳衣者出，欣然相接曰：「前小兒獨出，為人所傷，賴道者贖救。」又一妃，率青衣小兒，再三謝命。殷勤設筵，留三日，以輕綃金珠贈行。辭不受，乃出藥方三十，曰：「此可以助道者濟世救人矣。」命僕馬送之。

既歸，歷試皆效，乃編入《千金方》中傳世。至永徽三年二月十五日，晨起沐浴更衣，遂屍解焉。

李斯義曰：志在濟物，是學道根基。辭金珠而受藥方，去世俗何啻千萬！

詩曰：大德淪肌浹髓深，龍宮秘授勝千金；利人濟物渾忘報，但盡區區一寸心。

出《警心錄》

二六、龜引路

唐劉彥回父，官湖州刺史。有下僚於銀坑得一龜，長一尺，持獻刺史。群僚畢賀云：「得此龜者，壽可千齡。」使君謝非其人，遂騎馬送龜至坑。後十餘年，刺史亡，彥回為房州司士，將家屬之官。會山水泛溢，平地盡沒，一家惶懼，不知所適。俄有大龜來引其路。與家人謀曰：「龜乃神物，今來相導，當非無因。」於是三十餘口，隨龜而行，所經悉是淺處。歷十餘里，乃至平地，舉家驚喜。是夕，彥回夢龜云：「昔在銀坑，蒙先使君之惠，因此報恩。」

李斯義曰：壽當千歲，獻龜者諛言耳。送還原所，便是知足，種下善根。其後三十餘口得脫水難，雖云靈龜之報，其實使君自致之福。

詩曰：爭介湖州刺史后，愀然五馬送靈龜；十年夢示銀坑事，恰遇郎君失路時。

出《廣異記》

二七、龜授方

黃叔達，宋時人，同社友得一龜，將剖其殼，黃憐而買放之。後病亟，其子入京省視，途遇一老人，曰：「予姓歸，前日將被殺，幸荷尊君垂救得全，此恩未報。今尊君疾，因食魚過多，停積胸次，急用薑附湯治之。」言訖不見。後服果癒。叔達因悟所遇老人，即前龜化身耳。

李斯義曰：子省父病，如何急切。得方療病，如何欣慰。則放生竟是救病良方，為人子者，當寶之不失。

詩曰：老人道左致纏綿，好慰高堂病即痊；憐物十分生意滿，危時物亦十分憐。

出《警心錄》

二八、禹門鯉

莊麟，山右永寧州臨縣鄉人也，年三十，未婚。暑浴於河，見大鯉困網中，約重百餘斤，軒鰭若訴，麟憫而脫之。鯉游行作回首狀，躍波而逝。後麟隴上假寐，夢秀才騎從甚都，皆翩翩俊逸，揖麟而言曰：「予德子甚，已請於家君，將以妹適子，幸勿辭。」麟曰：「僕山澤之癯耳，素未識荊，何德之有？矧喬野不稱，敢妄結絲蘿乎？」秀才曰：「子不憶河上之鯉耶？」

予乃禹門龍王第三子也，化魚出遊，為漁所困。微子，將鱸於市矣。舍妹淑慎，可云佳偶，子何拒之深耶？」麟聞之，心惴曰：「水府路殊，蒙君厚意，是速僕死也，敢辭。」秀才色恚，懷中出水晶一顆，贈麟曰：「倘旱魃為虐，子以此禱，甘霖可立至也。」及寤，而晶在手，遇旱輒效，號曰「雨師莊老」。凡州縣贈遺皆卻焉，遠近甚德之。

順治初，年七十餘。臨歿前三日，復夢秀才曰：「君數將盡，晶應見還。」麟探懷與之。秀才曰：「子仁且介，當廟食茲土。」土人立祠河干，顏曰「放鯉」，肖麟像其中，禱雨猶驗焉。

詩曰：無心放鯉締奇緣，不願龍宮坦腹眠；羅拜祠前旗捲雨，靈風颯爽尚年年。

出《好生傳》

二九、鯉報延齡

梁劉之亨，仕南郡。嘗夢二人姓李，詣之亨乞命，之亨不解其意。既明，有人遺生鯉兩頭。之亨曰：「此必夢中所感。」乃放之。其夕，夢二人謝恩云：「已令君延壽算矣。」

華梧棲曰：能入人夢，能延人算，此二鯉者，殆龍種耶？

詩曰：刀砧折算怨何人，入夢分明信有神；奚俟延年雙鯉告，生機活潑滿懷春。

出《渚宮故事》

三〇、放鯉增紀

屈師，於元村遇得雙鯉，買放之。後夢龍延至水府，謂曰：「君本壽盡，以君救放，增壽一紀。」

李斯義曰：遇赤鯉，不知其為龍也。買放，非以求福也。偶爾放生，便得是報，即不必有是報，亦當留心放生。

詩曰：買鯉元村喜動天，慈悲無限寄長川；放生都笑渾閒事，不易延生十二年。

出《警心錄》

三一、鯉負舟

江南諸生某，夜夢環介冑者，長跪請曰：「詰朝有難，在公某友家，幸垂憐往救。」生驚寤亟起，造友家，見一奴攜竹籃入。問：「何物？」曰：「市得魚，充早膳耳。」前視，則活鯉也，鰭鬣張動，潑刺不休，目光爍

燂，若乞憐者。向友白其故，放之江中。逾年，渡揚子江，陡遇狂飆，飄船至山下，石傷船底，瞬息將沉。眾呼號莫措，咸謂無生理矣。頃，隨風鼓浪而前，若有物負而行者。水雖盈舟，行益疾，竟達於岸。回望之，一巨鯉搖尾而逝。

鶴子曰：不入夢友家，而轉求往救，此友必非仁心為質者。然述夢即放江中，還是善根路上人。

詩曰：今朝江上魚援我，去歲江中我放魚；百丈飛濤負舟起，回頭相視樂何如。

出《異談可信錄》

三二、群魚解毒

李景文，嘗就漁人貨其所獲，仍放水中。景文素好服食火煉丹砂，積熱成疾，疽發於背，藥莫能療。昏寐中，似有群魚濡沫其毒，清涼快人，遂獲瘥。

李斯義曰：恍惚中得群魚解其疽毒，是自躋清涼世界也。

詩曰：同在清涼世界行，臨淵底事殺心萌；求仙不少丹砂誤，哪識長生即放生。

出《警心錄》

三三、定風珠

昔有遠宦者，於署中偕內子食，見窗前大蜘蛛，每下就食，內子分食之。食已，仍緣絲而上，如有年。及罷官，乃遺一珠於案而去，蓋酬德也。宦者歸，值風濤大作，他舟皆溺，獨此舟無恙。識者謂：「舟必有寶，吾望氣而知之。」宦檢篋得珠。其人曰：「此定風珠也，可度水厄。」

詩曰：布帆無恙謝蜘蛛，飽德難忘每飯俱；平地波濤何處度，人心各有定風珠。

出《韻圃群芳》

三四、蟻入闈

明胡僖，字伯安，家蘭谿，官至按察使，生平全活龜鰲螺蛤之屬無算。初為諸生時，入省試，謀徙僻地，得潘氏園。群蟻聚於室，以數十萬計，童子構火將爇之。公蹙額曰：「以吾一夕安，傷數十萬命，不忍。」亟返故邸。暨入試，文思窘甚。至暮，蟻戢戢筆端，麾不去。久之，思忽泉湧，七藝立就，蟻遂不見。既獲薦，司試者謂有神助。公心知為蟻報，好生戒殺，行之彌力。

李斯義曰：士子窗下屬文，筆花騰采。及入場屋，往往江郎才盡，豈非天奪其聰也耶？此際當自猛省。

詩曰：宋郊救蟻又胡僖，萬命回生寸念慈；下筆颯馳有神助，報恩多在入闈時。

出《警心錄》

雪冤鑑第十二

(三十一案)

千卿什事，恨深骨髓。旁觀快心，當局切齒。
恩怨分明，寔哉俠士。輯雪冤。

一、毗陵猴

萬曆中，毗陵有乞兒，日繫一猴，至街坊施技索錢，積數歲，約有五六金。偶與同伴一丐飲，醉中誇詡。丐忽起惡心，置毒於酒，強灌之而死。取其所藏，瘞屍於野外，無人知覺。獨猴不順從，丐日加捶楚，猴勉隨之，一日，忽失所在。時縣尹張廷傑，初下車，升堂，瞥見一猴突入，跌坐堂前，向令叫號。張異之，命一隸隨其去向。猴至養濟院，覓丐不獲，復扯隸行，沿途乞糕餅與隸點心。行至大市橋遇丐，雙手拽住，跳上丐肩，批頰抓面，丐不能脫。隸擁至縣，張鞫問再三，丐始伏辜。命隸押丐取銀，包裹宛然。乃於野外爬開浮土，將屍入棺火厝，煙焰方熾，猴向隸叩頭，跳入火中焚死。隸復命，張驚異，因作〈義猴記〉，刻石以垂不朽。

詩曰：拜謝幽明恨已伸，悔教懷璧竟戕身；漫將一死看輕易，赴義從容世幾人？

出《堅瓠集》

二、金華猴

汪學使可受，初尹金華。有丐者行山中，見群兒縛一小猴，虐之。丐者買而教之戲，日乞於市，得錢甚多。他丐忌且羨，因酒醉丐者，誘至空窯，椎殺其中。異日繩其猴，復使作戲，而汪公呵導聲遽至，猴即齧斷繩，突走公前，作訴冤狀。公遣人隨而往，得屍窯中，亟拘他丐鞫問伏法，闔邑駭而悼之。買棺焚丐者屍，烈焰甫騰，猴哀叫躍入死矣。

詩曰：何幸抽身訴長官，金華仙尹亦心酸；碎軀粉骨非奇事，也當逢場作戲看。

出《聖師錄》

三、馬兪復仇

宋開禧間，九江戍校王成，見病駒，收秣之。嘉定庚午，峒寇李元礪犯龍泉，成戰死，駒屹立不動，悲鳴屍側。寇將顧曰：「是良馬也。」獻之元礪弟。弟喜，日乘之，復犯永新。駒識我軍旗幟，冒陣馳歸，勒控不能止。軍士識之，共擒乘駒者，譟而進，寇大駭，遂敗。

李斯義曰：收秣之恩可報，戰死之仇可復，稱曰良馬，真良馬哉！

鶴子曰：擒馬上賊，兵也，非馬也。而突陣怒馳，血膽報主，功歸之馬，誰曰不然？嗟乎！風塵困頓中，豈乏超群奇駿哉？真賞如王成者，何寥寥也。成畜駿而以為德，寇贊駿而以為仇，認得真，處得當，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也，武侯所謂「漢賊不兩立」也。

詩曰：驍騰誰識凌波馬，身紫心丹世所無；望幟馳歸蜚捷電，生擒吐谷萬人呼。

出《警心錄》

四、牛報兩世仇

義牛者，宜興銅棺山農人吳孝先家牯牛也。力而有德，日耕山田二十畝，雖饑甚，不食田中苗，吳寶之。令其十三歲子希年牧之，希年跨牛背，隨牛所之。牛方食草澗邊，忽一虎從牛後林中出，意欲攫希年。牛知之，即旋身轉向虎，徐行齧草。希年懼，伏牛背不敢動。虎見牛來，且踞以俟，意相近，即攫牛背兒也。虎將迫，牛即遽奔以前，猛力觸虎。虎方垂涎牛背兒，不及避，踣而仰偃隘澗中，不能輾，水壅浸虎首，虎斃。希年驅牛返白父，集眾舁虎歸，烹之。他日，孝先與鄰人王佛生爭水，佛生富而暴，素為鄉里所怨，皆不直之，而袒孝先。佛生益怒，率其子毆死孝先。希年訟於官，佛生重賂邑令，反杖希年。希年斃杖下，無他昆季可白冤者。孝

先妻周氏，日號哭於牛之前，且告牛曰：「曩幸藉汝，吾兒得免果虎腹，今且父子俱死於仇人矣，皇天后土，誰為我雪恨耶？」牛聞之大怒，抖擻長鳴，飛奔至佛生家。佛生父子三人，方延客歡飲，牛直登其堂，竟舐佛生，佛生斃。復舐二子，二子斃。客有持杆與牛鬥者，皆傷。鄰里趨白令，令聞之，怖死。

外史氏曰：不共戴天之仇，而人子不能報者，比比矣。乃是牛，竟能為吳氏報兩世殺身仇。噫，牛亦義矣哉！

鶴子曰：孝先父子之斃於仇也，牛不待周氏哭告，度其熱血填膺，靜以觀變，久矣。不然，睨虎且若鼠子，詎尚畏撻仇人之鋒哉？吾不知憤憤此令，森羅殿如何對簿也。

詩曰：牛背兒誰脫虎牙，沉冤兩世雪仇家；不圖戴角披毛輩，也有英豪古押衙。

出陳定九《義牛傳》

五、牛白冤

齊河縣洪店，有盜殺人於王臻戶前，眾執臻，已誣服久矣。知縣趙清過洪店，一牛奔清前，跪而悲鳴，久不肯起，若有所訴。清曰：「誰氏之

牛？」眾曰：「王臻牛也。」清曰：「臻其有冤乎？」抵邑，即辯釋臻父子。後鞠劇盜王山，得其殺人狀。齊河人稱神明焉，作〈義牛記〉。

詩曰：赭衣誣服枉誰憐，牛淚空懸定讞年；不肯望塵輕乞訴，車聲預識使君賢。

出《聖師錄》

六、牛報怨

姚安公官刑部日，德勝門外，有七人同行劫，就捕者五矣，唯王五、金大牙二人未獲。

王五逃至灤縣，野田中阻深溝，唯小橋可通一人。有健牛怒目當路臥，近輒奮觸，退覓別途，乃猝與邏者遇。

金大牙逃至清河，橋北有牧童驅二牛，擠仆泥中，怒而角鬥。清河距京近，有識之者告里胥，縛送官。

二人皆回民，皆業屠牛，而皆以牛敗，豈非宰割慘酷，雖畜類亦含怨毒，厲氣所憑，借其同類以報哉！然而遇牛觸仆，猶事理之常。無故而當橋，誰使之也？

詩曰：戾氣纏身不自知，一牛慘死萬牛悲；冤冤狹路相逢巧，古往今來放過誰。

出《閱微草堂外集》

七、犬斷仇頭

浙西有宦裔某甲，與某乙居相接也。甲貪乙產，誣乙與盜通，而指所有為己物，悉乾沒之，斃乙於獄。

先是，乙有高犬，絕愛之。自是，常往食甲家，夜則歸故宅悲泣，時作詬聲。年餘，甲寢疾，犬忽躍登床，斷甲喉。家人驚救，以刀斷犬首，其齒猶切切有聲。

吾謂犬於是乎忠臣。感恩圖報，物誠有之。顧豢養可期，安能擇主，雖或情深，久將易念，事新忘故，仇或為親。而乃含怨忍志，卒得當以報故主，犬於是乎亦志士。

李斯義曰：唐人所記紅線、聶隱娘劍俠之事，不謂異類亦能之。

詩曰：慟傷主死未分明，滿意躊躇事竟成；犬斷仇頭頭亦斷，尚聞切齒不停聲。

八、犬殺狄靈慶

袁粲，值蕭道成將革命，自以身受顧託，謀起義，遂遇害。有兒方數歲，乳母攜投粲門生狄靈慶。慶曰：「吾聞出郎君者厚賞。」乳母號呼曰：「公昔有恩於汝，故冒難歸汝，若殺郎君以求利，神明有知，行見汝族滅也。」兒竟死。先是，兒嘗騎一大寧毛犬戲，死後年餘，忽有犬入慶家，遇慶於庭，齧殺之，併其妻，即向所騎犬也。

鶴子曰：豈犬殺靈慶哉？粲殺之也。豈粲殺靈慶哉？天殺之也。豈天殺靈慶哉？靈慶自殺也。而庾公之斯，視逢蒙天壤矣！

詩曰：烈烈寧為袁粲死，悠悠不作褚淵生；負恩畢竟飲仇血，快極仰天雙淚橫。

出《聖師錄》

九、寺僧犬

滁州一山僧，被盜殺死，徒往報官，畜犬尾其後。至一酒肆中，盜方群聚縱飲，犬忽奔噬盜足。眾以為異，執之至官，立訊，伏法。

詩曰：環滁無處不青山，犬吠僧旁盜斬關；歷歷分明心眼裏，何須大索遍塵寰。

出《聖師錄》

十、崔仲文犬

安帝義熙年間，譙縣崔仲文，與會稽石和，俱為劉府君屬吏。仲文養一犬，以獵麋鹿，無不得也。和愛之，願易以丁奴，不與。和及仲文入山獵，至草中殺仲文，將取犬。犬齧和，守其主屍，爬地覆之。後諸軍出獵，見犬守屍，人識其主，因還啟府君。和假還至府門，犬牽衣號吠，人復白府君：「此人必殺犬主。」因錄之，拷問得實，遂殺和。

詩曰：愛根難割兩忘軀，業鏡相看懊悔無；會獵山前怕重過，寒煙蔓草血模糊。

出《廣古今五行記》

十一、武林犬

武林門外有二孀婦，共撫一子。子十二歲，日賣角黍於市。里有潘三者，故無賴，利其頸上銀鎖，誘之入水閣，命妻以衣蒙其頭，縊殺之，縛石沉於水。孀婦求弗得，越二日，控於縣，按驗，無佐證。先是，家有黃犬，

隨童子出門，已而犬歸，狂吠不休。時孀婦方叫號失子，無心理犬。及是，犬數數牽二孀婦裾，如欲出門然。二婦微悟，即如所牽以往，徑入潘三之門，至水閣，犬即跳入水銜一鞋出。孀婦大哭曰：「賊果殺吾子！」四鄰聞哭聲咸集，以狀報縣。典史至，命人入水取其屍，面猶生也，一訊即伏。童子死，為康熙丁卯五月初三日，在赦詔後，夫婦論如法。

詩曰：慢藏誨盜禍誰貽，塊肉無餘倍愴悲；可惜報仇猶未快，當時撲殺更揚眉。

出《曠園雜誌》

十二、太原客犬

順治丙申秋，有太原客，南賈還，策一衛，橐金可五六百。偶過中牟縣境，憩道左，有少年人，以梃荷犬至，亦偕憩。犬向客咿啞，若望救者，客買放之。少年窺客裝重，潛躡至僻處，以梃搏殺之，曳至略洑水濱，蓋以沙葦，負橐去。犬見客死，陰尾少年至其家，識之。卻詣縣中，適縣令升座，衙班甚肅。犬直前，據地叫號，若哭若訴，驅之不去。令曰：「爾何冤？吾遣吏隨爾。」犬導吏出，至客死所，向水而吠。隸掀葦得屍，還報，顧無從得賊。犬亦復至，號躑如故。令曰：「若能知賊乎？我且遣吏隨爾。」犬又出，令又遣數隸尾去，行二十餘里，至一僻村人家，犬竟入，

逢一少年，跳而齧其臂，衣碎血濡。隸因縛之到縣，且供殺客狀。問其金，尚在，就家取之，因於橐中得小籍，知其邑里姓字。令乃抵少年辟，而籍其橐歸庫。犬復至令前吠不已。令因思曰：「客死，其家固在，此橐金安屬？犬快，將無是乎？」乃復遣隸直往太原，此犬亦隨去。既至其家，方知客死，又知橐金無恙，大感慟。客有子，束裝偕隸至，賊已瘐死獄中，令乃取橐驗而付之。其犬仍尾其子，至扶櫬偕返，往還數千里，旅食肆宿，與人無異。

論曰：夫人赴幾在智，觀變在忍。禍起倉卒，張皇震懾，而不知所出，智不足也。不忍忿忿之心，蹈義赴難，而規畫疏略，志雖誠而謀卒無濟，忍不足也。故曰成事難。使犬當少年戕客之時，奮其齒牙以與賊角，糜身巨槌而不之避，烈矣，然於客無補。銜哀茹痛，疾走控籲，而於賊之窟宅未能曉識，縱令當事憐而聽我，荒畦曠野，於何索之？冤雖達，賊不可得也。唯明有報賊之心，而不驟起以駭之。知縣之可訴，而姑忍以候。逡巡追躡以識其處，賊已在吾目中，而後走訴之。已落吾彀中，而後奮怒於一齧，而仇可得，金可還，太原之音可通，而客之櫬可以歸矣。其經畫細穩，不必痛之遽伸，而務其忠之克濟。是荊軻、聶政之所不能全，子房、豫讓諸人所不遂，而竟遂之者也。豈獨狴訟公庭，旅走數千里外之奇且壯哉！夫人孰不懷忠，而遇變則渝。孰不負才，而應猝則亂。智取其深，勇取其沉，以此臨天下事，何弗辦焉？予既悲客，又甚羨客之有是犬而勝人也。

贊曰：一飯猶償，而況生我。庭訟何奇，稿誅竟妥。矢力唯堅，用智在瑣。惜不鬚眉，雖犬亦可。

詩曰：橋畔深蘆哭旅魂，待誰申雪犬鳴冤；扶棺萬疊雲山外，一路悲隨到太原。

出徐仲光《義犬傳》

十三、西華門外犬

有友自京師回，云：雍正三年間，有過客於西華門外曠野，遇屠者牽一黃犬就屠。客見其觳觫而哀之，向屠買放，屠允，遂解囊與值。屠見其囊富，遂乘其無備而殺之，且攫其囊。越日，鄉保見屍報縣，縣令往驗，見一犬守屍旁。驗畢，犬來搖尾盤旋，如有所訴。令異之，曰：「爾知此冤乎？」犬又搖尾點頭。令曰：「果知此冤，即引差役往捕殺人之人。」犬去，差隨之，至一村落，犬入草廬內，有一人臥，撲而齧之，役即捕獲。其人見犬驚愕，直吐實情。令立申報，正以法，並禁屠犬者。

原跋曰：《湧幢小品》亦有類此者，可見古今事之相同也。

詩曰：屠雖抵法恨難伸，眼見揮刀未敢瞋；一念前恩應萬死，為誰贖命自忘身。

十四、范翊犬

范翊，河東人，以武藝授裨將。養一犬，甚偉異。有親知陳福，亦署裨將。翊充使淮南，命市綢綺，時福副焉。翊因中酒，恃氣蔑福，因成仇恨。乃構翊罪，潛申主帥。帥不審其由，謂其欺實，乃停翊職。翊飲恨而歸，福獲補署。其犬見翊廢置，徑往福舍，伺寢時，斷其首，銜歸示翊。翊驚，將福首及犬，詣帥請罪。帥詰之，以前事聞，還翊本職，遂留犬府中。

詩曰：鼓簧奪印不須臾，怒目臣癸帳下趨；瀝血斷頭情過激，膽寒亦足懾讒夫。

十五、犬魂白冤一

唐開元中，高都主婿崔惠童，其家奴萬敵者，性暴，忍於殺害。主家牝犬名「黃女」，失之數日。適主召敵，將有所使。黃女忽於主前，進退咋敵，他人呵叱不能禁，良久方退，呼之則隱，主家怪焉。敵自首云：「前數日，實烹此犬，不知何以至是？」初不信。敵云：「現埋首某所。」取以為信，由是知其冤魂。

詩曰：主前搖尾淚潸潸，回首依稀滅沒間；對簿莫言無赤據，銜刀待汝鬼門關。

出《廣異記》

十六、犬魂白冤二

乾隆年間，于公可齋家，所畜犬為軍犯杖殺其一。軍犯故棲縣署右側，距于公家甚遠。是日，犬入軍犯處，犯遂以杖擊之，應手而斃，蓋欲寢其皮而飽其肉也。正擬奏刀，犬忽甦，奔逸，血淋漓，至地保家，又至仵作家，又至捕廳署中，遍歷大堂二堂，復至縣署大堂，始歸。歸家時，屋前後皆遊遍，若負創訴主人，並冀眾目共驗者然。俄頃死，尚不識為誰殺也。是時捕廳為陳公錦，見而異之，令人因血往跡。地保、仵作，已查明為于公之犬，被某軍犯杖殺。因同役繫軍犯到案，無可抵賴，擬枷杖焉。

或問：「畜類何知，竟能訴冤，豈果知覺不昧，抑或有物憑之歟？」愚謂：有生之物，莫不惜命，張元論之詳矣。蓋喜怒哀樂之情，人有之，物亦有之。予以食，則搖尾而至者，喜也。食既飽，則帖然而臥者，樂也。施以稅，則嗥者，哀也。投以骨，則狺者，怒也。生死之際，尤喜怒哀樂之大者，其乞憐於人，乃其真情發現之處，宜其不稍殊於人，不過物有時

而昏耳，奚必有所憑藉哉？夫犬尚不肯安心就死，彼人之被人恃強殘害，一時死無人知，或巧伏機阱，使之死而無詞者，九泉之下，詎能甘心乎？

詩曰：刀底逃生浴血來，訟庭歷遍有餘哀；薄懲草草難銷案，一路呼冤徹夜臺。

出《亦復如是》

十七、豬道人

鳳陽賈某，販豬為業。內一豬甚馴，似識人意者，某愛之，留為樣豬。每豬結隊行，此豬為前導，豢養十數年矣。一日，至宿州徐溪口，憩逆旅。主人利其金，殺之，投屍智井，人莫知也。鬻豬於屠，逸，追之。值州牧出，豬伏輿前啼，若有所訴。官異之，命役隨所往，奔至智井側而嗥，探之，得一屍。詰屠，曰：「不知。」問豬所自，曰：「買之某店者。」往喚，以久出告。豬突入其室，齧店主人衣不釋，捕至，一訊而伏。豬送廟，日給粟升許。牧升任去，新任者不復給。僧憂食乏，呼豬募化，豬點首，若會意狀。懸袋豬項，導入市，眾皆樂施。次日，豬即自往，已給者不更討，未給者守之不去。眾曰：「此豬道人也。」自是風雨無間，有以「豬道人」呼者，即搖尾奔至。給瓜果，不食，欲人併入袋中負歸，人益奇之。

垂三十年，僧賴以活。乾隆戊子，豬老斃，僧以棺葬廟後，表曰「義豬墳」。

鶴子曰：前後報主，曲折分明，眾以道人目豬也，豬已人矣。特筆紀斃之年也，又匪直以尋常人等之。

詩曰：披毛乃以道人呼，跳出刀山快意無；靈蠢原來同佛性，何曾依樣畫葫蘆。

出《異談可信錄》

十八、大鳥助鶴

天津某寺鶴，巢於鴟尾。承塵上藏大蛇如盆，每至鶴雛團翼時，輒出吞食淨盡，鶴悲鳴數日乃去。如是三年，群料其必不復至。而巢如故，約雛長成，即徑去，三日始還入巢，啞啞哺子如初。蛇又蜿蜒而上，甫近巢，兩鶴驚飛鳴哀急，直上青冥。俄聞聲蓬蓬，一瞬間，天地似晦，眾駭共視，乃一大鳥，翼蔽天日，從空直下，以爪擊蛇，蛇首立墮，摧殿角數尺許，振翼而去。鶴從其後，若將送之。巢既傾，兩雛俱墮，一生一死。僧取生者置鐘樓上，少頃鶴返，仍就哺之，翼成而去。

鶴子曰：逾三年而後報，釀毒深矣，太史公所謂「怨毒之於人甚矣哉」！

詩曰：多載恩勤付子虛，九霄控告也欷歔；乍伸玉爪蛇頭落，笑殺張樵中副車。

出《聊齋志異》

十九、小鳥助鸛一

西湖靈隱寺，有鸛巢於古松之上，新雛出殼。未幾，清晨見巨蛇三丈餘，從下而上，欲食其雛。鸛雌雄磔磔作聲，張喙向之，蛇則昂首咋舌，相持片時，蛇始下，如是者數日。一日，雄鸛不知所之，薄暮，背負一鳥來巢，羽色灰，小於鸛三之二。明晨，二鸛翱翔雲際，負來鳥則與雛巢居焉。少頃，蛇復上，昂首向巢。負來鳥喔然一聲，略伸其喙，蛇即豁落。少頃，雄鸛仍負鳥去，自是蛇不復來，鸛巢乃寧。旬日餘，僧舍臭穢不堪，莫知所自，啟地板，見巨蛇死，而腐潰其中。

詩曰：古剎風腥白日昏，長蛇肆毒冤誰伸；豈知短小偏精悍，未到松巢氣已吞。

出《見聞錄》

二〇、小鳥助鸛二

潤之焦山，有鸛巢於松者，生三子，羽將成。一日，鸛從外覓食，有巨蛇長丈餘，緣松巔入其巢而吞其子。忽鸛歸，知為蛇也，繞樹悲鳴，三日乃去。去之七日，有僧坐殿前，見鸛率群雀至，前後以十數皆繞殿飛。一小鳥獨入殿中，啾啾向梁間語，梁間忽有巨蛇昂首直出，將攫小鳥而噬之。小鳥則忽近忽遠，若相誘者，蛇遂出半身以攫鳥。忽一鳥從佛後突出喙，長利如錐，霍然破其腹而去，蓋先伏以伺者。蛇遂腸裂，墜殿前死。鸛入殿，翱翔不已，群雀皆噪，久之乃散。僧異其事以語客。客曰：「蛇所噬不知凡幾矣。夫鸛固食蛇者也，飼之以子，無可如何。率群雀以攻，而復仇者，乃得之小鳥，異哉！」

詩曰：杏梁慘霧接松雲，虺腹彭亨盡鳥群；誘敵楚羸潛鹽腦，公然黃雀亦能軍。

出《排悶錄》

二一、鴉集鈴索

晉京兆尹溫璋，置鈴索廳前，使冤訴得以速達。一日獨坐，屢聞鈴聲，跡之無人，如此者三，乃見一鴉飛集其上。璋曰：「是必有人探其雛，故來訴耳。」命吏隨鴉所在捕之，其鴉盤旋引吏至城外樹間，果有人探其雛，尚憩樹下。吏隨拘至，璋以事異於常，重杖之。

李斯義曰：鴉固善訴，尹亦神明，想其行縣錄囚，多所平反可知矣。

詩曰：公庭兩造判分明，無怪慈鴉訴不平；幾見循良京兆尹，風傳鈴閣遍仁聲。

出《警心錄》

二二、盱眙鴉

盱眙有商，乘蹇就道，而驅者隨之。見二鴉爭枝墜地，驅者攫其一。商曰：「是不足當一嚮，可縱之。」驅者難之。商曰：「吾以一嚮資給汝，可乎？」發囊而金現，頗饒，驅者睨之。遂抵前僻途，近夜，推商墮地，以鞭撞殺之，置深阱而挈其囊去。明發，鴉噪邑令堂，若有訴。令異之，遣健卒視鴉所往，鴉故低傍人，引而至阱所，乃得屍並鞭以白，然莫知其誰何也。鴉復噪若有訴，又視鴉所往，而至驅者家。其人甫歸，而金尚未發，顧見鞭而色沮，遂吐實。令抵其罪，而籠鴉以飼之。

詩曰：囊金宛在旅魂依，引隸門前賊乍歸；客死淒涼緣底事，傷心不忍故巢飛。

出《闡義》

二三、綠衣使者

長安富民妻劉氏，與鄰李弇私，共殺崇義。將葬，戚黨麀至，有鸚鵡大呼堂側，曰：「殺主者，劉氏李弇也。」遂敗。明皇聞之，封為「綠衣使者」。

李斯義曰：鸚鵡為主報仇，忠矣。乘會葬白其事，不亦智哉！真不愧「使者」之封。

詩曰：胸中懷恨欲號呼，事有難言且緩圖；人世覆盆冤不少，繡衣曾聽綠衣無。

出《春渚紀聞》

二四、鵲銜草衣

魯山令元汝之，公庭判事，胥隸畢集，忽一鵲銜草衣墮庭前。元立命物色之，果有人脫草衣上樹，覆巢取雛。元命笞之。

詩曰：靈鵲含冤欲訴難，草衣擲下眾驚看；傷心縱遇神明宰，巢覆何能卵再完。

出《第一功德錄》

二五、烏銜誣牒

宜興陸某，繞宅皆茂林修竹，百鳥咸集，不許獵人彈射。遇雨雪寒沍時，取米穀散佈林中以飼之。順治三年，仇家陷以逆黨，入衙門嚴訊，時械繫共千人，眾詞積案。忽百鳥盈庭，喧噪震天。及訊至陸，一鳥飛至案頭，銜所誣首陸詞一紙而去，群鳥始散。問官驚詫，刑訊陸之仇人，知其誣而出之。陸構「義鳥亭」於郡中，以識其異，今在毗陵城中。

詩曰：亭標義鳥德難忘，銜牒高飛釋桁楊；若果化身訟庭遍，如何六月下金霜。

出《果報聞見錄》

二六、高平縣雞

順治丁酉秋，有行腳僧，過高平縣南關。一雞自肆中出，飛撲之，啄其面碎，傍人驅斥終不捨，已行，尚追趕十數步，眾以為怪。他日，僧再過，雞再撲啄如前，流血被體，眾益怪之。有兩捕卒執詰之，僧支離喪魄，遂送官拷鞫，具言，半月前，於某鄉餅店借宿，見有贏錢在橐，因殺主人，攫之去。再問此雞從來，則主人死後，其家鬻於市，南關人買之。此事已曾報官，但以遠村無從究緝，是僧亦漸心安，謂人無復知者。不意遇雞見窘如此，乃知雞為主人報仇也。

徐仲光贊曰：其質羽毛，其氣桓糾。我仇在前，致死敢後？鼓喙代言，鋤凶假手。張椎豫劍，悲壯一偶。

詩曰：疑案何從緝僻村，餅師孰殺久沉冤；縛雞豈乏淮陰力，暗有幽靈褫衲魂。

出《曠園雜誌》

二七、龜訴客冤

盧文璧，字伯玉，至正初，尹荊山。忽一巨龜登廳前，兩目瞠視，若有所訴者。令卒尾之行，去縣六七里，有廢井，遂跳入。既得報，往集里社汲水，獲屍乃兩日前，二人同出為商，一人謀其財而殺之，遂掩捕抵罪。死者之家屬云：「其人在生不食龜，見即買放，故為之雪冤。」

李斯義曰：使無巨龜，商命誰抵？使非放龜，商冤誰雪？以無形跡之死，而得償其死。以不期然之報，而得食其報。可見德無不酬，果必有因耳。

詩曰：龜雖介屬久通靈，張目含冤叩訟庭；恨未當時全客命，累拋智井血風腥。

出《警心錄》

二八、丹陽蛙

蘇州同知王君，道經句容，將近丹陽，忽見群蛙數百，輿前叫喧跳躑。君停輿告曰：「果有冤，指我處。」眾蛙遂群集一所。君命人掘之，得一屍，口塞一鞭，鞭上有腳夫名。至丹陽，一詢而獲。立屬縣令拷問，乃一商買蛙放生，露白，而被腳夫害也。斷為抵命，吳人因呼君曰「田雞王」。

出《現果隨錄》

【附錄】

房壯麗，巡按蘇松等處。一商客舟行，遇一人捕蛤蟆數千滿舟內，將剝鬻之。客見蛤蟆鳴躍無已，意甚惻然，問所值，因取笥中銀，如價與之，取蛤蟆悉置水中。而囊內白金燦然，其人心動，夜乃劫至僻所，殺商客，埋沙中，盡有其資。一日，群差以捕他盜，夜經其地，見蛤蟆數萬，環列而鳴，其人怪之。視其土裒然，掘之，得客屍以鳴府。而客家認其屍，捕舟人至，始知以劫見殺。蛤蟆之感義如此，人為作〈義蛤蟆說〉。

詩曰：埋鞭賈禍爾何癡，蛙控輿前孰使之；不少沉冤泉下哭，問誰憐物切慈悲。

二九、蝌蚪呼冤

紹興郡丞張公佐治，擢金華守，去郡，至一處，見蝌蚪無數，夾道鳴噪，皆昂首若有訴。公異之，下輿步視，而蝌蚪皆跳躑為前導，至田間，三屍疊焉。公有力，手挈二屍起，其下一屍微動，命湯灌之，逡巡間復活，曰：「我商也，道見二人肩兩筐適市，皆蝌蚪也，意傷之，購以放生。二人允，復曰：『此淺水，雖放之，而人復獲之，無益也，不如與爾至清淵。』我從而至此，則斧出，遂被害，不知何幸，得不死以見公。其二人，我僕也，隨後尚遠，有腰纏，必求之不獲，解金以購，而纍纍者見，故誘至此，並殺而奪之也。」因命急捕之，人金皆得。以屬其守石公崑玉，一訊吐實。抵死，而歸其腰纏，皆蝌蚪力也。

詩曰：五馬欲行悲不行，路旁蝌蚪何縱橫；似呼冤枉一齊哭，慘霧濛濛輿畔生。

出《闡義》

三〇、百獅池蟹

藩伯治前，有百獅池，甚深廣。順治八年季冬，群兒繞欄嬉戲，忽見赤蟹浮於水上，共訝嚴寒，焉得有此，遂鉤取之。有囊吞鉤而起，舉之甚重，視之，一肢解人也。報藩伯，藩伯陳姓，曰：「蟹具八足，此間豈有行八

之人，與名八之地乎？」一卒曰：「去司不遠，八足子巷中有丁八。」藩伯曰：「逮捕之。」至則遁矣。廉得巷中有皮匠婦，與丁八有私，而匠復數日不見，鄰人疑而舉之。捕匠婦，一訊而伏，誠與丁八成謀，以皮刀礮匠，而沉之池，將偕奔，而未逮也。獄成，究不得八。藩伯旋開府粵西，偶至一山寺，寺僧具迎。隨開府者一童子，忽執一僧曰：「殺人丁八在是矣！」僧失色。開府曰：「若安識之？」童子曰：「余鄰也，雖變服，而貌不可變。」童子蓋浙人，而挈之以適粵者也。既得八，械送之浙，同伏法。窮凶冤債，雖髣髴萬里之外，安能避乎！

詩曰：翛然飛錫罕人知，血污遊魂不暫離；共倚石欄風雪後，誰教蟹現百獅池。

出《湖壩雜記》

三一、蠅集筆端

王五，京師酒保。釀酒時，蠅每投其中，王覓炭灰數器於旁，遇溺者，輒取置灰次，俟翅乾飛去，所活無數。後遭陷官法，置之死，執筆欲判，蠅輒群集其筆端，揮去復來，不得下筆。乃知此人有冤，為解其獄。

李斯義曰：人果好生，隨在可婉轉護持，以行方便，豈必定費物力哉？

詩曰：甘酒忘軀禍若斯，仁心甫動帝天知；筆頭落紙陰飆起，慎重秋曹
斷獄時。

出《警心錄》

知幾鑑第十三

(十三案)

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問何以知，物莫能語。
知幾其神，靜者領取。輯知幾。

一、荊州馬

晉時司馬休之為荊州，宋公遣使圖之。休之未覺，常所乘馬忽連鳴不食，注目視鞍。休之試韁之，即不動。韁訖，還坐，馬又驚跳。遂騎馬，驟出門，顧使已至矣，去而獲免。

詩曰：紅塵飛騎向荊州，刺史堂前馬注眸；去去跨鞍追使到，一鞭風助四蹄秋。

出《渚宮故事》

二、慕容廆馬

慕容廆，有赭白馬，常自乘之。石虎圍急，將韁馬逃去，馬見鞍輒啼齧，乃止。俄而鄴使至，石虎國有難，虎旋歸。

李斯義曰：禍福將至，皆有幾焉，人不知而物知之，亦造物者示之端倪也。嘗見有人積惡已稔，一切凶兆，毫無見聞，彼方揚揚得意，謂高枕可以無虞。一旦禍臨，身亡家破，豈非天奪其鑑耶！

詩曰：城下蜂屯遍鄴師，刀光叢裏著鞭馳；不勞謀告烏棲幕，望氣蒼黃馬預知。

出《廣古今五行志》

三、陸糧長馬

天順中，嘉定姚生，性險異，嘗構怨於母弟陸某。陸充糧長，乘馬自本都夜歸。姚候至中途無人，操刀伏橋下。馬覺之，至橋躑躅不進，陸加鞭楚，馬始進，而已殺橋下矣。是夜，月色黯淡，寂無知者，馬逸歸，對陸妻驚嘶不已，若有訴狀。妻知夫必死非命，持燈尾馬後，至曠野，夫果死焉。哭謂馬曰：「吾夫屍得矣，然正犯不得，何以雪冤？」馬即前行，首撞姚門，見姚齧之蹴之，遂聞之官，姚棄市。

鶴子曰：其度橋不行也，何其智。其見仇立齧也，何其勇。

詩曰：蹄卻不前君竟行，揮刀橋畔月初更；蹴仇筋斷齧仇肉，喜躍哀嘶風怒生。

四、牛前知

明江山朱愷，字壽仁，性淳力學。其家不食牛犬三世矣。少失怙，體羸善病，啜牛湯即瘥。因貧，課徒鄰村，端節得束脩八金，歸途避雨古廟。見壁黏二紙，一殺牛果報，一食牛果報，讀之辭旨慘切，慚汗彌襟。憮然曰：「我今二十九歲，尚未遊泮，未必非食牛之故也。況違祖父之戒，不孝，食有功之畜，不仁，恣口腹之欲，不義，睹茲果報而不痛戒，不智，犯此四罪，禍且至矣，尚何功名福澤之有？」即叩禱神前，誓不食牛。雨霽將行，適村屠尤光字入廟。朱問：「何來？」云：「近買一瘦牛，慮虧本，特來求籤。」問：「牛何在？」云：「在廟外。」朱出視之，牛雙膝跪地，淚下如雨，朱惻然心動。問其值，言七金，如數付之。尤嫌色低，復索三錢，朱益之。既成，朱書「神明放生」四字於版，懸牛項，遂解鼻繩，縱牛去。是歲，朱遂遊泮，贅於鄉中王賢家，王固望族也。一日，樽酒間，與翁談放牛事，蒼頭報：「門外有牛，項懸版，麾之不去。」朱出，認是己所放生者，令引住後圃空房。先是，鄉有積賊，渾號「人獼猴」者，素稔王家。因窺女妝豐，夜傍牛住空房，穴牆而進，徑至朱房，囊捲衣飾。將出，牛突入，闖倒奩案，聲甚厲。朱驚醒，大呼有賊，盡室亦驚呼。賊懼，趨牛腹下過，牛怒，舉蹄絆囊，呼聲又急，賊棄囊而遁。翁視囊物無

恙，甚德牛，仍繩鼻，住牛空房，由是翁家永戒不食牛。已而雨夕，賊復至，破後圃扉，見牛若怒狀，因前被牛敗，不敢入。隨牽牛出，拋所懸版，售屠，獲四金。適朱代翁收債，經屠門，瞥見所放牛，叩其由，屠以實告。牛向朱跪泣如前，朱如數又買之，另懸一版，書「雷電放生」，復解繩，縱牛去。越數載，館古田富室鐘寬家，近村有盜，鳩眾劫掠，鐘甚恐。朱代畫策，俾繕高垣，以備不虞。忽小僮報曰：「何來一牛，項懸版，久立館外。」朱瞿然曰：「是吾放生牛也，素靈警，渠來，盜將至矣。」遂與鐘縷述翁家禦賊事，促嚴防之。待三日二鼓，盜果至，持刀放火。鐘梯望之，火光中睹一牛，怒吼衝擊，四蹄如飛，舐輒披靡。比家人麇集，而群盜竄。當是時，牛憊甚，仰天躑躅而死。牛旁橫二屍，燭之，尤光字、人獼猴也。縛送縣，捕緝餘黨，盜悉平。鐘德牛，瘞之，碣表「義牛墓」，由是鐘家永戒不食牛。未幾，歲值大比，朱赴秋闈，卷落歸安令某房，閱朱卷不愜意，置之。夢牛跪地，且哭且求。覺而覆閱，文殊不佳，曰：「是必有陰德。」強薦之，竟中。揭曉，謁房師，師問：「何陰德？」朱曰：「無之。」再問，朱述近年放牛事。師歎異，因告前夢。及聯捷南宮，房師亦有異兆。選授商邱令，有政聲，嚴禁屠牛，備示義牛顛末，婉勸部民，民多化之。後擢顯秩，乞歸養母。母享年九十一，朱年九十六。子二，俱登仕版，至今子姓蕃衍焉。

鶴子曰：憫牛買放，竟出於舌耕寒士之手，較多金者功加一等矣。獨不解盜賊未至時，牛何以預知之？且何以既放之牛，而知朱生住足之所哉？豈鬼神使之歟？抑義牛之靈光炯炯也。

詩曰：殘碑幾度蘚花秋，傳說朱家舊放牛；熱血黃泉埋不得，尚騰靈氣暮山頭。

出《慈航人天度》

五、鄭韶犬

隋煬帝時，左散騎常侍鄭韶，出授閩中太守，憐愛一犬。從者數十人，內有薛元周者，韶未達之日，已事之，及遷太守，略無恩恤。元周忿恨，屢思陰害，未得其間。時在閩，朝廷有使到，韶排馬往迎之。其犬銜拽衣襟，不令出宅。館吏馳告云：「天使入郭矣。」韶將出，為犬拽衣不放，韶怒，令縛之柱。韶出，犬齧斷繩而走如前，拽衣不令去。韶撫犬曰：「汝知吾有不測之事乎？」犬乃嗥，飛躍元周隊內，咬殺元周。韶遣搜元周身，衣下隱藏短劍，拂之，鋒芒逼人。

詩曰：小人難養聖言深，覆雨翻雲怨積心；誰料肘旁隨刺客，馬前殺氣晝沉沉。

六、劉都督犬

劉巨麟，開元末，為廣府都督，養一犬，有力而馴。巨麟嘗夜迎使，犬忽遮護，不欲令出。巨麟悟曰：「犬不使我行耶？」徘徊良久。役至，白：「使近。」巨麟叱曰：「我行部從如雲，詎有非意之事？」使家人關犬而出。上馬之際，犬又隨之，忽咋斷一從者喉，立斃。巨麟驚愕，搜死者懷中，得利匕首。初，巨麟嘗鞭笞此僕，故修其怨。私欲報復，而犬逆知之，是以免難。

詩曰：星輶火急駐雙旌，遮護門前阻莫行；匕首懷中猶未現，賊顱已墮寂無聲。

七、秦氏犬

秦邦，永樂時人，家豐，子幼。將貿於京，卜之不利，妻諫弗聽，遂解纜。家有白犬，銜衣裙，若阻行者。邦不悟，挈之偕行。舟次張家灣，有寇王甲王乙者，執刀登舟，遂被刺死。犬乃從後艙躍出，齧乙手幾隕，持刀逐犬，犬赴水遁。二賊悉捲其資，埋邦屍水滸而去。犬潛尾二賊抵家，

而還守邦屍。晝則乞食，夜伏其側，殆數月，人咸異之，莫測也。巡河御史呂希望，駐節道旁，犬號呼而向，若有訴者然。呂異之曰：「此得毋有冤耶？」吏從犬守處視之，則犬以足爬土，掘地而見屍焉。呂曰：「必故主被害耳。」因問犬曰：「能知害者處乎？」犬搖尾，欣然引吏卒，行里許，至一戶，二賊方與眾聚飲，犬先入齧甲衣裙，次齧乙履。吏因縛至御史前，拷掠未服。俄一人啼而至，曰：「屍，吾主也。予與俱被刺，以落水，幸不死，乃有今日哉！」二賊遂伏法，而追還其資。僕乃扶舁主柩歸，犬亦隨之，仍晝夜伏柩旁，時時悲號，見者無不墮淚。及厝柩，犬復隨柩至墓所。葬甫畢，犬猝觸樹而死，人為埋主塚旁。

詩曰：飛蓋巡河御史來，沉冤一旦雪泉臺；白楊已拱魂猶戀，落葉秋風片片哀。

出《闡義》

八、潞安犬

潞安某，父陷獄將死，搜括囊蓄，得百金，將詣郡關說。跨驪出，則所養黑犬從之。呵逐使退，既走，則又從之，鞭逐不返，從行數十里。某下騎，趨路側私焉，既乃以石投犬，犬始走去。某既行，則犬欻然復來，齧驪尾，某怒鞭之，犬吠不已。忽躍在前，憤齧驪首，似欲阻某去路。某以

為不祥，益怒，回騎馳逐之。視犬已遠，乃返轡，疾馳，抵郡已暮。及捫腰橐金，亡其半，涔涔汗下，魂魄都失，輾轉終夜，頓念犬吠有因。候關出城，細審來途。又自計南北衝衢，行人如蟻，遺金詎有存理？逡巡至下騎所，見犬斃草間，毛汗濕如洗，提耳啟視，則封金儼然。感其義，買棺葬之，人以為「義犬塚」云。

詩曰：何獨前知力效忠，行行日暮悵途窮；郎君不諒牽衣意，死抱遺金蔓草中。

出《聊齋志異》

九、分水犬

淳熙中，王日就，字成德，分水縣人。少負俠氣，夜獵，從騎四出，有畜犬鳴鳴銜衣，捶之不卻，且逐且前。怪之，亟隨以歸。明日，復視其處，虎跡縱橫。歎曰：「犬，畜也，猶知愛主。吾奉父母遺體，不自愛可乎？」遂散徒讀書。

詩曰：退步常懷蹈虎憂，孰教俠氣一時收；帶來慧業轉頭快，幾個人間周孝侯。

出《聖師錄》

十、靈貓覆酒

山右富人所畜之貓，形異而靈且義。其睛金，其爪碧，其頂朱，其尾黑，其毛白如雪，富人畜之，珍甚。里有貴人子，見而愛之，以駿馬易，不與，以愛妾換，不與，以千金購，不與，陷之盜，破其家，亦不與。因攜貓逃至廣陵，依於巨商家，商亦愛其貓，百計求之，不得，以鴆酒毒之。其貓與人不離左右，鴆酒甫斟，貓即傾之。再斟再傾，如是者三。富人覺，挈貓宵遁，遇一故人，匿於舟後。渡黃河，失足溺水。貓見主人墮河，叫呼跳躑，撈救不及，貓亦投水與波俱汨。是夕，故人夢見富人云：「我與貓不死，俱在天妃宮中。」天妃，水神也。故人明日謁天妃宮，見富人屍與貓，俱在神廡下，買棺瘞之，埋其貓於側。

原跋曰：嗚呼！蟲魚禽獸，或報恩於生前，或殉死於身後。如毛寶之白龜，思邈之青蛇，袁家兒之大獐犬，楚重瞳之烏騅馬，指不勝屈。若貓之三覆鴆酒，靈何如也。呼救不得，殉之以死，義何如也。又豈畜類中所多見者耶！然其人以愛貓故，被禍破家，流離異域，復遭鴆毒，非貓知幾，先有以傾覆之，其不死於毒者幾稀矣。及主人失足河流，叫跳求援，得相從於洪波之中，以報主人珍愛之恩，以視夫為人臣妾，患至而不能捍，臨難而不能決者，其可愧也夫！其可愧也夫！

鶴子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旅獒》二語，包孕古今來國家天下，無限公案。偏之為害，釀毒無窮，如石季倫之嬖綠珠而夷族，鄭子華之好鷓冠以殺身，可慨也！

詩曰：識疏捍主憾如何，烈烈靈風黯黯波；無數神鴉迎水府，天留正氣壯黃河。

出《見聞錄》

十一、燕培城

魯有群燕數萬，銜土培城，魯侯乃大城曲阜。方訖，而齊師至，不克而還。

詩曰：一丸信可塞函關，萬燕銜泥倦不還；卻敵何須煩展喜，回看雉堞彩雲間。

出《北涼錄》

十二、鸛留箋

周宏正，字思方，幼時於林下見一鸛，為彈所傷，取歸養之，俟其癒縱去。後數日，夜讀書，聞有物擊其扉，啟視之，乃向所縱鸛也。背負金串卸於地，串中結紙條，上書云：「始於博士，終於大夫。」後果然。

詩曰：微禽風義與雲高，一串黃金亦足豪；寸楮分明未來事，不知何自錄天曹。

出《淵池說林》

十三、蛤知不第

鎮江邵彪，久未第，夢至一所，見大釜煮蛤蜊，皆作人聲，呼彪姓名，曰：「汝之不第，以此故也。」彪遂念「南無阿彌陀佛」，蛤蜊皆變黃雀飛去。彪醒痛戒，廣勸世人，後乃及第，官至安撫。

華梧棲曰：見人殺生，有錢買放，無錢念佛，是亦救生一法也。

鶴子曰：「莫管他事，且食蛤蜊」，至今傳為美談。然細味釜蛤「不第」一語，憔悴青衫，豈特邵生一人已哉？雀入大水為蛤，是飛而潛矣。此則蛤化為雀，是潛而飛矣。陰陽變化，不可思議，類如此。但不知釜蛤何以能言，且能知人禍福也。

詩曰：幻中復幻幻中真，戒殺分明示鬼神；會得蛤蜊言外意，升沉何必問嚴遵。

出《感應篇註》

通慧鑑第十四

(二十九案)

這點靈光，清淨本體。人性物性，渾然一理。
舉指見月，月不在指。輯通慧。

一、天狐指竅

太和中，處士姚坤，性仁愛，居東洛萬安山，其側有獵人網取狐兔，輒買放之，凡數百。坤有莊，質於嵩嶺菩提寺，持價往贖。其知莊僧惠沼，嘗於闐處鑿井，深數丈，投黃精數百斤，求人試服，以觀其變化。乃飲坤沉醉，納於其中，覆以礧石。坤醒，無計可出，但茹黃精而已。數日，忽有人語井上曰：「我狐也，感君活我子孫，故來教君術。我初穴於塚，因上竅窺天漢，有所慕焉，遂凝盼注神，久之不覺飛出。君但能如此精確，不三旬自躍而上，雖竅至微無所礙。」坤依行一月，忽跳出礧孔。僧見之大駭，詰其事。坤曰：「但於中餌黃精，自然身輕能飛，竅所不礙。」僧然之，乃遣弟子以索墜下，約一月開視。及期視之，僧已斃矣。

按蓮池《放生文註》載此事，云：「其人入井，狐俯井語之曰：『我狐之通天者，穴於塚上，臥其下，目注穴中，久之則飛出，《仙經》所謂神

能飛形也。君其注視磨盤之孔乎！吾昔為獵夫所獲，賴君贖命，故來報恩耳，幸無忽也。』人從其言，旬餘，從井飛出。」餘略同。

李斯義曰：坤躍井，狐拯之也。僧入井，自斃之也。故必死者不死，而貪生者不生。是仁愛者生，而陰險者死，天道往往如此。

鶴子曰：人人各有妙竅，只緣逐妄迷真，閉塞不通，良可惜也。《心印經》云：「知者易悟，昧者難行。」大士云：「一個人心一個天。」回仙云：「念開妙竅通靈慧。」無垢子云：「悟得心經道眼開。」如是如是。按：白舫太史，學問淵博，惜善根複雜，少擇法眼，故於似是而非，三教籠統等外道言論，無所分曉，皆與佛法等視，在所難免。祈閱者諒之。

詩曰：黃精辟穀可飛形，不助陰功藥不靈；觀定天光開妙竅，存無守有悟仙經。

出《警心錄》

二、豬得舍利

唐開元十八年，京師菩提寺，有長生豬，體柔肥碩。在寺十餘年，頗馴靜。後豬死，僧焚之，火既燼，灰中得舍利子百餘粒。

詩曰：寂靜光中坐十年，達摩面壁印真傳；寒灰舍利分明在，各自靈臺種火蓮。

出《紀聞》

三、豬修行

僧戒顯曰：「黃梅石氏子，牧一豬，前二足五爪。因請道士作醮，乃以豬售於屠人，取資酬道士，明晨將殺矣。石氏之母，忽夢東禪寺六祖誠曰：『汝家所賣五爪豬，此殺不得者，可急贖回，不爾，有奇禍。』母問：『師何人？』祖曰：『我六祖也，汝家連日在我殿上作醮，道士無知，妄以三清像蒙我面前，汝還不知耶？』母懼然而醒，念果有此事，方為歎異。是夜，屠人亦夢豬身服人衣，謂屠人曰：『昨石氏賣我在汝家，我非豬，人也，不信，試看我足五爪。汝殺不得者，可急急還我本主，送我至東禪寺修行。』屠人夢覺，大驚，不敢殺。凌晨，牽豬還石氏，互相述夢，大為詫怪。乃共語豬云：『汝既有靈性，任爾到何處修行去。』豬即出門，望東禪寺投奔，並無人引導也。主人鐵壁師，命之曰『夢修』。不論親疏，呼『夢修』即應，余乃與授三皈五戒焉。係甲辰五月初三事。」

詩曰：大千熱鬧逐紅塵，說到清修冷笑人；去去東禪猶怕晚，可憐石火電光身。

四、鼠聽經

一畝田，在武林門內，有某菴者，僧靜然主之。靜然晨夕焚修，誦經不怠。於順治戊子元旦，方宣梵唄，有鼠窺於梁。嗣後每扣木魚，鼠即至，漸乃由梁及戶，由戶及几。僧呼：「鼠子，汝亦知聽經耶？」鼠即點首，蹲伏金經之右，經止，乃徐徐去，率以為常，如是逾年。一日，復來聽經，經畢，向僧頂禮，俄寂然不動。僧撫之曰：「爾圓寂耶？」已涅槃矣。越數日，體堅如石。有栴檀香，僧為製小龕，塔而瘞之，如浮屠法。

張山來曰：余亦曾於講院聽經，竟不解所謂。而婦人女子，見其作點首會意狀，殊不可解。然異類往往能之，則婦人女子，聽經會意，又不足奇矣。

詩曰：無量佛中種善因，木魚敲處點頭頻；且看腐鼠堅如石，信否金剛不壞身。

五、念佛鳥

唐韋蟾《岳麓道林詩》：「靜聽林飛念佛鳥，細看壁畫馱經馬。」王得臣《塵史》：「安陸有念佛鳥，小如鵲鴿，色青黑，常言『一切諸佛』。宋元憲詩：『鳥解佛經言。』張齊賢守郡日，作古詩一篇以紀之。」

按《華山志》云：念佛鳥，音韻清滑，如誦佛聲，一名「念佛子」。

詩曰：鳥能念佛入三摩，人不回心奈若何；一聽佛聲雙淚墮，前身我豈老頭陀。

出《池北偶談》

六、佛現鳥

蜀大峨峰普光殿，有佛現鳥，狀如鵲鴿，其聲圓轉，山僧名為「佛現鳥」。

按《彌陀經》云：「極樂國有迦陵頻伽共命之鳥，晝夜六時，出和雅音。」

詩曰：有生佛各現心頭，幾見彌陀念不休；夜闌禽聲聲入妙，峨眉月白滿輪秋。

出《峨眉志》

七、鶴檢書

衛濟川養六鶴，日以粥飯啖之，三年識字。濟川檢書，皆使鶴銜，取之無差。

詩曰：牙籤萬軸鄴侯居，六鶴分司甲乙廚；勿訝羽禽聰穎甚，前身曾校玉堂書。

出《金城記》

八、鸚鵡警夢

晉張華，有白鸚鵡，華每出行還，輒說僮僕善惡。後寂無言，華問其故。曰：「被藏甕中，何由得知？」華後在外，令喚鸚鵡。鸚鵡曰：「昨夜夢惡，不宜出戶。」華強之，至庭，為鸚所搏。教其啄鸚腳，僅而獲免。

詩曰：饒舌休論是與非，聰明自古伏危機；脫身幸未踐妖夢，何似冥冥黃鵠飛。

出《異苑》

九、鸚鵡念經一

天寶中，嶺南獻白鸚鵡，頗聰慧，上呼為「雪衣娘子」。每與嬪御及諸王博戲，上稍不勝，左右乃呼「雪衣娘」，即飛至，鼓翼以亂其行列，或

啄嬪御及諸王手，使不得爭道。一日，飛貴妃鏡臺上語曰：「昨夜夢為鷲所搏，將盡於此乎？」貴妃授以《多心經》，記誦頗精熟，日夜不息，若懼禍難有所禳者。後上與貴妃遊別殿，置鸚鵡輦上。既至，命從官較獵於前，鸚鵡方嬉戲殿檻，瞥有鷹擊之而斃。上與貴妃嘆息久之，命瘞苑中，立鸚鵡塚。

李斯義曰：至人無夢，世之蠢蠢者曾不知夢，鸚鵡亦知夢耶？唯其聰慧，故多一番恐懼，而究數不能逃，聰慧何益哉！

詩曰：課經宮靜月斜廊，漫道無靈謗法王；豔福十分暗磨折，埋香不僅雪衣娘。

出《明皇雜錄》

十、鸚鵡念經二

東都有人養鸚鵡，以其慧也，施於僧，僧教之誦經。每在架上，不言不動。問其故，對曰：「身心俱不動，為求無上道。」及其死，焚之，有舍利。

李斯義曰：鸚鵡之慧者能言，此卻不言不動，而又能言人所不能言，可謂聰明內用，參透元機者。

詩曰：心生無住悟曹溪，得意忘言直到西；多少聰明成底事，如如不動即菩提。

出《警心錄》

十一、鸚鵡念佛一

韋南康鎮蜀時，有一鸚鵡甚慧。養者曉以佛理曰：「若欲念佛，當由有念以至無念。」即仰首奮翼，若聽若承。及使念佛，則默然不答。或詰其不念，則唱言「阿彌陀佛」一聲。意若有悟，以有念為緣生，無念為真際也。一日，不震不仆，斂翼委足，奄然而絕。焚之，有舍利十粒，公立塔瘞之，號曰「鸚鵡塔」。

李斯義曰：無念豈易言哉！中州劉石渠，靜者也，一日，論養生曰：「心靜則氣調，令主人翁常在腔子內，養生之道，思過半矣。」予聽受而勉行之，而心之遁也無跡，覺復收來，來復遁去，真如猿之跳躍而不定也。予唯從事於「知止」之說，庶幾或有得歟。

詩曰：無念心空月滿山，自來自去白雲間；腳跟止處知何在，各認生初第一關。

出《警心錄》

十二、鸚鵡念佛二

淳熙間，麻成忠客荊南，有長老壽普來，相見良久，成忠入室取《圓覺經》。一鸚鵡忽鳴曰：「樊籠三年，無緣解脫，望師慈悲。」普曰：「小畜，誰教爾能言？」鸚鵡頓悟，不復作聲。勸成忠放使自如，徑赴普老坐側，啁啾致謝。普戒之曰：「宜高飛深林，免再墮羅網。」又求教，普令誦「阿彌陀佛」。少頃，即去。後歷八載，普遊至桃源，一小兒來謝曰：「昔為麻家鸚鵡，今已在西鄉蕭家作男子矣。」

李斯義曰：唯慧故能言，能言故受繫。不言則自如，自如則解脫。

詩曰：幸脫雕籠結淨因，未空福報又迴輪；卵生不及胎生好，總是拖泥帶水身。

出《警心錄》

十三、鸚鵡念佛三

嶺南有士人，養白鸚鵡，每晨必誦觀音寶號、〈白衣咒〉，兼能誦〈歸去來辭〉、〈赤壁賦〉，及李太白等詩。或晨課未畢，導以詩文不應也。一日，謂士人曰：「我從西方來，還從西方去。」是夕，奄然而化。

鶴子曰：謝靈運以心多雜念，不入遠公蓮社。鸚鵡每晨清課，旁觀者導之不應，是屏除雜念也，是湛然常寂境界也。予近寄老友韋子淨菴詩云：「《六祖壇經》一字無，無中字字現明珠；靈臺直接靈山路，萬里澄空海月孤。」偶書所得，附識存參。

詩曰：無來無去了空空，藐爾鸚哥慧性通；都恨西方塵世隔，西方只在此心中。

出《見聞錄》

十四、鵲鵲念佛一

宋時天臺黃巖寺僧，畜一鵲鵲，隨僧念佛。一日，立死籠中。僧葬之，生紫色蓮華，穿土而出。大智律師為之頌曰：「籠中立死渾閒事，化紫蓮華也大奇。」

詩曰：不敲魚子不袈裟，念念西方認舊家；願化億身供養佛，一枝先放紫蓮華。

出《語林》

十五、鴈鵠念佛二

崑山清華寺僧，養一鴈鵠，性馴，嘗隨僧念「阿彌陀佛」。一日，低頭斂翼而終。僧憐之，葬之後山，不數日，葬處忽生青蓮一朵，芬馥異常。啟視之，蓮花正從鴈鵠舌根迸出，合郡往觀。郡守設齋題偈云：「天產飛禽八八兒，解隨僧語念阿彌；飛禽尚證無生理，我輩為人豈不知。」

李斯義曰：佛家所謂「舌吐青蓮」，乃見之鴈鵠也。觀其低頭斂翼，綽有來去自如之妙。

鶴子曰：隨僧念佛，非無眾衲子，何獨讓八兒之頓悟哉？一惺惺，一昏昏也。按：古今來，衲子念佛往生之記載，汗牛充棟，因衲子念佛往生為平常，八兒往生為稀有。知此，自知鶴子此失言。

詩曰：念佛無他念自心，信根全仗慧根深；低頭直入三摩地，冉冉香來薈蔔林。

出《警心錄》

十六、雞念佛立化

閩僧多茹葷，桐城吳國琦雪崖為司理，諭止不聽。一日，雪崖在禪堂，聞雞念佛聲，異之。因詰僧曰：「汝云寺中無雞，何以有雞念佛聲乎？」

索之果得，痛責之。後送此雞於丹陽海會菴，旋立化。子宏安，順治壬辰翰林，諸子皆秀立。

詩曰：兗州刺史昔談玄，不謂家禽亦解禪；一片江南乾淨土，翛然此去喜登天。

出《第一功德錄》

十七、明宇寺雞

明宇寺有一雞，在佛前晨夕聽經，如是四十年，化去。一夕，見夢老僧曰：「弟子已託生武岡王府，三年後，師可來相視。」僧異其言，及期往武岡郡，王生子，適三歲矣，不能言。見老僧至，忽問訊曰：「別師三載無恙乎？」僧歸，紀其事於石。有吳君者，從軍湖南，至寺親見之。

詩曰：人身難得展歡顏，鼎食鐘鳴幾閉關；四十年來風雨苦，不知何日到靈山。

出《池北偶談》

十八、鵝聽經一

明侍中鍾公復秀、徐公遵壽，俱住羅家巷，奉佛，持《金剛經》。別潔一佛堂，二公聯坐而誦。鐘家有雙白鵝，聞其念佛，輒尾二公後，作聲而行，逐之不去，亦不近逼。其行其止，皆隨魚子聲。嚴寒行多，鵝掌凍裂露骨，強行益力。逾數年，雙鵝並對經案立化。二公為瘞於淨業寺後地，號「聽經鵝塚」。

淨因居士曰：二鵝亦僧爽白雞、八八兒之類，物猶如此，人奈何不精進耶！

詩曰：同來同去認家鄉，蹙蹙忘疲意味長；淨業寺旁僧引客，聽經鵝塚帶鑪香。

出《第一功德錄》

十九、鵝聽經二

靖州觀音寺，與副將某署相鄰。一日，廚人宰鵝，鵝忽飛上寺殿鴟尾。僧異之，因乞施寺中。每朝夕課誦，鵝輒上殿諦聽，日食蔬飲水而已。自順治至今二十餘年，尚在。

詩曰：入道多從憂患餘，鬼門躍出佛天居；廿年蔬水生涯樂，日侍僧旁聽木魚。

出《池北偶談》

二〇、鵝聽經三

淨因寺沙門慧遠，養一鵝，嘗隨聽經。每聞講經，則入堂伏聽。泛說他事，則鳴翔而出。

詩曰：聞到妙來心即神，香雲花雨幸皈身；此間未許談風月，不似孤高鶴傲人。

出《兩京記》

二一、鵝聽經四

明萬曆二年，無錫秦貞，中年無子。時屆蒲節，家人將宰鵝。貞見羽毛潔白，冠足如硃，偶動慈念，遂不宰，送至北禪寺放生。越三年，貞夢鵝來謝曰：「蒙君不殺，在寺聞講誦《金剛經》，特來報恩。」貞醒，妻腹痛，遂生子，名夢奇。聰明清秀，年十二入泮。

詩曰：六道無常疾電催，明珠老蚌孕慈胎；青衫一領休看易，三載聞經佛座來。

出《感應事蹟》

二二、魚知經數

東川降魔寺，僧吉祥，魁梧多力，受飯五鉢，日夜誦經九函。池中魚喜躍，似知經數。以名召之，皆出水面，使去即沒。

詩曰：魚解琴聲出水聽，未聞知數解聽經；耳根各有波羅蜜，不在堂堂策策靈。

出《蜀普錄》

二三、萬魚念佛一

唐天寶中，丹徒漁人劉成、李暉，載魚往丹陽販賣，泊舟浦中。李他往，劉遽見船上大魚，振鬣搖首，稱「阿彌陀佛」。劉驚，奔於岸。俄聞萬魚俱跳躍念佛，聲動天地。劉大恐，盡投魚於江。李至不信，劉即用己財償之。明日，於荻中得錢萬五千，題云「還汝魚值」。

鶴子曰：魚念佛，奇矣。還魚值，尤奇。

詩曰：萬魚念佛幻耶真，還汝煙波自在身；何處飛蛺蝶花裏，請君回櫂問江濱。

出謝肇淛《五雜俎》

二四、萬魚念佛二

彭蠡湖側，有李進勅者，販魚於金陵，夜泊三山之浦。偶步岸，聞舟中有千萬人念佛聲，察之，乃魚也。

詩曰：梵唄聲聲徹太空，卵胎濕化佛心同；月高籟寂三山浦，大地光明法界中。

出《搜神記》

二五、萬魚頂經

黃梅汪靜峰居士，名可受，官大司馬，長齋事佛。偶舟次江潯，日色將晚，忽見萬魚頂一木匣浮水面。公命舟人攬起，置於船頭。一夜蹴踏有聲，似有天人朝謁，心甚異之。早起，劈開木匣，乃一部篆書《金剛經》也。三十二分，每分各篆文一種。公立請書家洪公度，摹勒刊板，自作序流通。以係龍宮物也，仍焚香頂禮奉還江流。至今刻本流傳於世焉。

鶴子曰：紫氣東來，曾駐青牛之駕。彩雲西望，不勞白馬之馱。厥有汪倫弭櫂，河伯送經。龍象蹴騰，事雖奇而且幻。人天感應，理固常而非虛。漫等蜃樓之觀，可資龜鑑之助。試念舳艫千里，豈乏載寶陶朱。何為蝌蚪一編，獨贈長齋蘇晉。借問因果於微波，萬魚無語。莫訝荒唐之公案，諸佛唯心。

詩曰：祇園多劫禮金仙，才得龍宮貝葉傳；不負西來萬魚捧，法施無量度人天。

出《現果隨錄》

二六、萬螺還經

相傳唐朝王待制，不記名里，精持《金剛經》不輟，積有年矣。一日，自川中下漢江，暴風欵起，波濤洶湧，其船將次就沒，舉家惶怖。待制不得已，將平日所持經函，捧向江心而祝之曰：「豈老龍王欲取吾經，故相試耶？吾當出此經奉施可也。」言訖，遂舉經函沉之於水，風波驟息。既得濟，待制追憶失經，鬱鬱不樂。還至金山下，見船尾百步許，有物如毬，出沒水中。須臾漸近，急命停船，諦視之，是螺螄一隊，幾數萬結成大團，浮至船傍，蜿蜒欲上。待制呼左右撈取，劈而開之，乃前所沉《金剛經》，宛然在也。漢江至京口，相距二千里而遙，梵夾寶函，不濕一字。蓋昆蟲

之異，以龍象故，而共護持焉，人弗若矣。待制驚喜不自勝，遂拜而受之，召寺僧作佛事，津濟螺螄而去。

【附錄】

《金剛經果報》云：嘉靖四十三年，東南郡縣大侵。蘇州洞庭山寺，有唐白樂天所書《金剛經》全卷，為鎮寺至寶。是年寺眾饑，主僧不得已，取此經質山塘王宦米五十石為食。越歲，王宦呼主僧至家，願捨前米齋僧，以經還寺。僧歸過湖，對眾稱王德。舟眾共求一看，才展卷時，風忽大作，竟揭經前數頁，飄空入雲而去，僧懊悔不已。三年後，忽有上官聞此經名，陷主僧以他事繫獄，逼獻經。及見經非全卷，不愜意，釋僧罪，仍以經還之。僧過湖，風又大作，時已昏黑，艤舟入一深村避風。登岸索火，詣一老漁戶家，壁間黏前所失經數幅，毫無傷損。漁戶姓姚，詢之，但云：「前三年有火光一道墮田中，驚視之，乃是字紙，因黏於壁。」僧向經悲泣，頂禮呼「護法韋天」不休，曰：「非兩番神風顯異，此經必入權門，不得完壁鎮寺矣。」因備述顛末。漁父驚感，遂改業務農，又出重資裝裹。每歲遇得經還經之日，必往寺展禮，後壽八十二。

詩曰：割愛投經悵逝波，漢江帆送好風多；二千里水函無恙，揚子船頭拜萬螺。

二七、蜘蛛龕

公安袁伯修，弟中郎、小修，俱奉佛。母龔氏，常虔誦《金剛經》。一日，有巨蜘蛛自梁而下，繞案頭經數匝，俄蹲伏。母曰：「爾聽經來耶？」乃誦經，至「六如偈」，蜘蛛微動，若作禮狀。終卷視之，已化去矣。因為龕葬之，築小塔焉。

詩曰：聞經妙處輒神怡，妙處難言妙慧知；度脫是經還不是，有為法已悟無為。

出《新異錄》

二八、蜘蛛塔

京師城西慈慧寺，有蜘蛛塔，萬曆中，少詹南充黃公平倩輝書碑。平倩耽禪悅，與僧愚庵善，嘗住此寺。一日，方誦《般若經》，一蜘蛛緣案上，向佛而俯，驅之復來。黃曰：「爾解聽經耶？」為誦終卷，又為說情想因緣竟，蜘蛛立蛻化去。因以桑門法起塔，復書碑記其事云。

詩曰：化身經畔復精藍，袁宅蜘蛛舊有龕；不掛一絲向何去，生生長願禮瞿曇。

出《池北偶談》

二九、蜈蚣聽說法

蓮池大師，掛搭一菴，有人擒蜈蚣數條，以竹弓弓其首尾，師贖放之。餘俱半死，唯一全活，急走而去。後共一友夜坐，壁有蜈蚣焉，以木尺從旁擊而驅之，竟不去。師曰：「昔所放者，得非爾耶？爾其來謝余耶？果爾，吾當為爾說法，爾其諦聽。」乃告之曰：「一切有情，唯心所造，心狠者化為虎狼，心毒者化為蛇蠍，爾除毒心，此形可脫也。」言畢，令去，則不待驅逐，徐徐出窗外。友人在座，驚歎稀有。

鶴子曰：同一放生，而餘者皆死，唯一獨活，宿孽有淺深也。孽淺者，一撥易醒，孽重者，萬呼不應。

詩曰：慈恩起死荷山邱，聽法慚惶去復留；最毒蜈蚣知懺悔，人心虺蜴幾回頭？

出《竹窗三筆》

張修五跋

年來世變日亟，人心悔禍，戒殺放生之說，風起雲湧，印行新舊各書，不下數十種，大都苦口婆心，旁徵博引。其中《淤溪戒殺公言》，尤覺娓娓動聽。《好生救劫編》，薈萃諸說，成一家言，由淺而深，無慚述作。

而其別開生面，不言戒殺放生，而人自不能不戒殺放生者，其唯徐白舫太史之《物猶如此》。其書內分十四鑑，以物類之克踐五倫八德，雪怨報恩等為標目，雜採史傳、稗官諸說以證之。有類似者，附列於後。加之詳贊，係以小詩，詩亦典雅可誦。作因果書讀可，作類典書讀亦可。即酒後茶餘，藉資談助，亦無不可。簇簇生新，引人入勝。他書散見一二，或易忽略。此則分門別類，如數家珍。讀此而不動心者，是無人心也。惜原槧遠在川中，不易多睹。今鄔君崇音，為之鑄板流通，俾大江南北，耳目一新，又不知保全幾許生命也。校印既葺，為贅數言於後。時在乙亥仲秋，誌於滬江護生報社，張海祉修五氏謹跋。此跋民國二十四年秋，道德書局排版時作。

物猶如此 終

中華淨土宗協會
淨土宗文教基金會

11059台北市信義路五段150巷22弄41號

電話：02-2758-0689

傳真：02-8780-7050

E-mail：amt@plb.tw

淨土宗網站：<http://www.plb.tw>